



· 集曲戲的孤沁翰約

郭鼎堂譯述

約翰沁孤的戲曲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 後

我這兒譯的六篇劇本是愛爾蘭的文士約翰沁孤(John Millington Synge)做的。他生於一八七一年，死於一九〇九年，他在愛爾蘭文藝復生的運動中是一位頂重要的作者。他短短的一生之中只有二十七首詩，六篇劇，還有些散文和翻譯，以下依着年代的順序，替他表列出來：

- * Riders to the Sea (1903)
- *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1905)
- * The Well of the Saints (1905)
- * 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1907)
- The Aran Islands (Prose, 1907)
- * The Finkler's Wedding (1908)
- Poems and Translation (1909)
- * Peairde of the Sorrows (1910)

他的全部的著作只有這八種，頂端附有標記的六種，便是我這兒譯出的他劇曲的全部了。最初的一篇『戴黛兒』是他未完成的作品，他死後經他的友人格雷哥里夫人（Gregory）們纂集起來的。

他的一生僅僅三十八歲，而他活動於文藝上的歲月又僅七年，但他的成就是怎麼樣？他的生命是不是爲這簡短的時間所限制了？這些問題，我想讀他這六篇劇本的人便會自行解答的。他的態度是很謙遜的，他所同情的人物都是下流階級的流氓和乞丐。他的每篇劇本裏面都有一種幻滅的哀情流溢着，對於人類的幻滅的哀情，對於現實的幻滅的哀情。但他對於現實，對於人類也全未絕望，他雖然沒有積極的進取的精神鼓動我們去改造這個人類的社會，但他至少是指示了我們，這個虛偽的，無情的，利己的，反復無常的社會是值得改造的。他的世界是很狹隘，但是世間上那一處的世界和他這兒所表現的是兩樣的呢？在這個世界未能根本地改造以前，他所藉以爲唯一的安慰，唯一的解脫的，是人類心中尙未完全消滅的一點相互間的愛情。愛的力量他是極端地尊重着的。『谷中暗影』裏面的那個浮浪人，便是他這個世界中的救世主。

雖然是消極的，但也不容你不消極。

我譯他這部劇曲集很感困難的便是在用語上面。因為沁孤的用語多是愛爾蘭的方言，據他自己說，劇中人物的說話幾乎沒有一句是他自己創作的。蕭伯納有一篇獨幕劇“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他是有意嘲弄着沙士比的；他說這位詩人記性不好，每逢和人對話，一聽着有甚麼笨笨的語句，便立刻寫到鈔本上，以備做戲劇時採用。蕭伯納這個莫須有的想像雖是出之譏嘲，但其實根本上是道破了偉大的作家的秘密。沁孤的態度使幾乎全盤是這樣。他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杜撰（當然是經過作家的「綜合的再現」——這個字是我自己想出的，我的意思是說由種種的經驗的有機的組合），每個人物所用的話幾乎都是山實地得來，所以我們讀他的著作，一點也不覺得矜持，一點也沒有甚麼不自然的地方，他寫出的全部的人物都是活的，一個個的心理，表情，性格，一點也沒有虛假。他是把寫實主義（realism）的精神，澈底地應用在戲曲上面成功的。

但是我一邊譯他時便要感不少的痛苦了。我們中國的語言是有千差萬別的，究竟該用那

一種方言去譯他？要單用一種方言逐譯時，又恐怕看的人不懂。沒有法子我只好仍拿一種普通的話來逐譯了，這在使多數人能够了解上當然可以收些效果，但於原書的精神，原書中各種人物的精神上，恐不免要有大大的失敗了。不過我在這兒想出了一個調濟的方法，便是沁孤這些劇本，假使在我國各地方有上演的機會時，我希望各地方的人再用各地方的方言來翻譯一遍，我想在舞臺上是定可以成功的。

愛爾蘭人的發音和英文大不相同，譬如 *Sullivan* 我譯成「沁孤」或許便會引起讀者的懷疑，但這正是愛英兩地發音不同之一例。劇中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我也不十分知道愛爾蘭的正確的發音——我大概依我自己的方便，任意音譯了。我想在翻譯的工作上有一種「翻案」(adaptation) 的辦法已是一般承認了的，這些些小的隨意思來不會成爲問題。

還有我譯用的語氣，只從我們中國人的慣例，很有些地方沒有逐字逐句地照原文死譯的。至於有力量不到或許疏忽了，以致有錯誤的地方的時候，我希望有見到了的人能够加以指正。

一九二五年五月廿六日誌於上海。

約翰沁孤的戲曲集

目錄

- 一 悲哀之戴黛兒 (Deirdre of the Sorrows)..... 1
- 二 西域的健兒 (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八二
- 三 補鍋匠的婚禮 (The Tinker's Wedding)..... 一八五
- 四 聖泉 (The Well of the Saints)..... 二二三
- 五 騎馬下海的人 (Riders to the Sea)..... 二九五
- 六 谷中的暗影 (The Shadow of the Glen)..... 三二七

第一幕

華德山上羅華香之家。左手有戶口通內室，右手有戶口通外界。背面有窗，一幅未完成的繡幕纏在架上，背面壁次又有一個大的櫃子和重實的櫥木箱。室中修整清潔，但無裝飾。羅華香，五十歲的女人，在繡架旁刺繡。老嫗從左手進來。

老嫗 天都黑了，她還沒有回來嗎？

羅華香 她還沒有……（藏着自己的憂慮）西南方雲佈了，所以這樣黑，不過時候不見得比平常還遲呢。

老嫗 的確是遲得多的，並且我聽見人家說，烏師南家的公子們，南意和他的兩位兄弟這兩三天正在山上打兔子，是從月亮圓了的時候起頭的。

羅華香 （更形憂慮）菩薩們要不使他們看見她纔好——（無可奈何的光景）他們就使不見

了她，不是我想把他們引來，也不是我可以把他們打發開的。

老 嫗

（非難的神氣）就算不是你怎麼弄出的，你總該好生管束着她的啦，她看看就要成了女人，將來是一國的國母的呢。

羅華香

像她那樣放縱的人誰能够管束她呢？就算沒有卜筮的警告在前，像她那樣只想着自己的美貌，只在山上亂跑的人，一位老了的國王要討她，她的將來是够你担心的呢。

老 嫗

我們的確是沒有辦法……康秋坡大王也並沒有多麼大的年紀，她就嫁了他，難道還不會滿意嗎？我不曉得我們那大王爲甚麼要把她送到這樣的荒山裏來，要叫我來替她弄飲食，而她對於飲食是一點趣味也沒有的。（看出去）

羅華香

是她從谷裏回來了嗎？

老 嫗

不是她，啊，沒說話——有兩個漢子從棣棠花裏來——（叫出）那是康秋坡國王和費古師，康秋坡今晚會担心的，她不在家裏。

羅華香

（匆忙地整理居室）他們已經走捕來了嗎？

老嫗 在過河了，哦，她從山邊上回來了，帶着一捆柴。等他們還沒有看見她之前，我可以跑去叫她修飾一下麼？

羅華香 不可的。大王是會看見你的，他這人就是看見一隻老鷹清早在她頭上飛着的時候，也是要吃醋的。（看出）你走到爐子邊上去，你裝着甚麼也沒有看見過光景，用心去做着事情就好了。

老嫗 （坐下打磨盃盤）今晚會有災難的，看我們國王的走路的樣子，擺手的樣子，他是定在發脾氣的。

羅華香 （一切的事情都毀了的樣子）今晚上國王總會生她的氣，趕快把這件事情結束了，那倒是再好也沒有的呢，我站在他們兩人的中間實在是太可憐了。（走向繡架旁）啊，他們已經走到門口了。

康秋坡與費古師走入。

康秋坡與費古師 你們可好麼？

羅華香 (起身行禮) 菩薩保佑你，使你們無災無難。

康秋坡 (環顧) 戴然兒在那兒呢？

羅華香 (努力用着很平靜的口吻) 到外邊山上去了。她是總愛在山上採些野花，採些栗子的，有時候還要採些枯柴；不過她這樣是能保持着健康的，我想來不該去干涉她，所以我就聽其自便了。

費古師任一邊與老嫗談話。

康秋坡 (硬直地) 這樣要打雷的夜裏不是可以出去的。

羅華香 (更覺不安) 這山上的無論那一條大路小路他都是熟習的，就是電閃恐怕也不會把她那樣的一位美人燒壞呢。

費古師 (快暢地) 康秋坡呀，她說的是不錯的，你請坐罷，休息一會兒，(從大衣中取出一個袋子來) 我要把我帶來的東西數一數，放在裏面的櫃子裏面。

借老嫗走入內室。

康秋坡 (坐下四望)我送給戴鳳兒的地氈、窗帷、銀鍋，都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羅華香 地氈和窗帷是放在櫃裏的。她說，她不想弄髒了牠們，她一進一出腳上都要帶些泥和草的，自從冬祭的晚上以來，每天都在下雨的。銀鍋和金盃我們是鎖在這木箱裏的。

康秋坡 把牠們拿出來，從今天起就好用了。

羅華香 好的，我們就這樣做罷。

康秋坡 (起來走到繡架旁)這是她的嗎？

羅華香 (高興地說到這上面來)是的呢。他們都在說，請到繡人物，講到在紅色上繡紫色，是沒有人敵得過她的，她又總愛用綠色或者是金色來滾邊子的。

康秋坡 (有些不滿意)我自從前回來過之後，她依然是聰明勤謹的嗎？她回野芒城去過活的準備已經有樣子了麼？

羅華香 (沒精打采)這個問題我們兩來都沒有適意的(決心地說出)我假如把實話對你說的時候，她纔滿二十歲的人，要嫁給一個年紀大的國王，她近來是長得太聰明了我勸

你不要見怪，你今晚上就看見她也沒有甚麼好處，不怕我怎樣勸她，她這兩三月來終更放縱了。

康秋坡

（嚴肅地，但也覺得安心，因為沒有甚麼更壞的事情）你不教導她使她適合於未來的生活，不是太不行了嗎？

羅華香

我已經服事過你四十年的，我今晚上要對你說，她在外面有小烏兒們教她，她在太陽光裏洗着澡的河水，流向池沼裏去，那池沼也要教她，一位老婦人的話她是不當心聽的。我告訴你，你假如看見她雪白的皮膚，鮮紅的嘴唇，青水和羊齒在她周圍的時候，不怕你就是怎樣地貪色，你或者可以知道，她不是為你生下地來的呢。

康秋坡

管她是為甚麼生下來；她總要成為我的妻室。

檢查她的線針箱。

羅華香

（又沉落在悲愁裏）別人都說她是禍水，我也很有些害怕，因為我看見一位明白的人把愛小孩子的愛和愛成了人的婦人的愛，同時加在她那樣一個女孩子身上，這不是

甚麼好的事體；並且看見一位大王今天就是這個樣子去玩弄她的針，數她的線，這也不是甚麼好的事體呢。

康秋坡（立起來）不客氣的話你少講些罷，你這老婆子（從室中走過又轉來）甚麼禍水不禍水的話她自己是曉得的嗎？

羅華香（又回到以前的聲調）我時而也對她說過，不過我就給對着一匹生下地來七十天，只在山裏跑着的羊子說話一樣呢。……甚麼死呀艱難困苦的話是不能駭她那樣的。

康秋坡（看出去）她回來了，你進去罷，叫費古師不要出來，我要和她談一會兒話。

羅華香（從左手走下）我的話就算衝撞了你，我望你頂好不要責備她。

康秋坡（極硬直地）我是無從責備她的，她的嬌靈活潑，我倒很喜歡呢。

羅華香（聽他這樣說有些不高興的樣子）你很喜歡嗎？帶着一種鼻音的譏笑）像我這樣的人會談真話，聰明的人總是談假話，真是奇怪的事情。

走進左室。康秋坡在鏡前收拾了一會，稍稍走向左邊去等候着。戴黛兒穿着很樸素的裝束走入，肘上掛着一隻小囊和一捆柴枝。看見康秋坡吃驚了一會，然後向他施禮，泰然地走到爐邊。

康秋坡 戴黛兒，我們又好久不見了呢。我從野芒城給你送戒指和寶石來了。

戴黛兒 多謝你了。

康秋坡 你從山裏帶了甚麼回來？

戴黛兒 (泰然自若地) 一袋栗子，一捆明天清早好燒的乾柴。

康秋坡 (不由自主地焦燥起來) 你這就是預備將來做國母的風範嗎？

戴黛兒 (稍稍有些抗意) 我並不想做甚麼國母。

康秋坡 (幾乎是冷笑的神氣) 你是想穿起你那茶色的灰色的衣裳，去餵鴨或者趕你的牛兒

歸窩——就給散在山谷裏向的一般的女人一樣。

戴黛兒 (大不高興) 我倒不見得。(走到繡幕去工作起來) 一個姑娘生下地來像我這樣的人

誰也是想嫁一個和自己相像的男子的……一個男子頭髮要和烏鴉一樣的黑，皮膚要和雪一樣的白，嘴唇也像血凝在雪上的一樣。

康秋坡（覺得自己錯了，停了一會吐着敵媚的聲調說，一面看着她刺繡）不管你想的是甚麼，像你這樣精巧的選色繡花，沒有一位女王能夠趕得上你的。（逼近去瞻視）你繡的是甚麼人物呢？

戴黛兒（明亮地）是三位青年在茂盛的山谷裏打獵。

康秋坡（差不多是哀願的神氣）不久你便帶銀練子來牽狗，在野芒的林子裏打獵呢，我替你養了許多白狗，也在烏爾斯達，百里塘，密爾各處地方去收了許多頂好的灰馬。

戴黛兒（不動如前）我聽說在烏爾斯達，在百里塘，在密爾的各處地方，南意和他的兄弟是勇猛無敵的，頂會打獵的啦。

康秋坡（很莊重地）你一面話着南意兄弟，一面又繡着他們，不是奇怪的事體嗎有人豫言到他們和你的事情的，你是聽見說過的。你是還沒有甚麼見識的，不過我並不以為不好，

從此以後我要用我的力量來輔助你，你用不着去求見識，就沒有見識也用不着介意的。

戴黛兒 你一定是很有見識的啦。

康秋坡 像我這樣的人見識是太豐富了，重得有些駭人了。所以我纔選擇着你這樣年青而且快活的人的……我想，你周年四季每天每日都怕很高興，很活潑的罷？

戴黛兒 我怕也不盡然的。我們這兒也和別的地方一樣，有時白天很淒涼，有時夜裏很寂寞的。不過那種淒涼的日子你一定很少，就和我的快樂的日子很少的一樣。

康秋坡 我聽老媽媽說，馴良的小孩子和國王一樣幸福，你爲甚麼要時常到我們這兒來呢？

戴黛兒 在野芒城外枯葉一被風吹落下來的时候，我每年每年只覺自己老起來，我怎麼會幸福嗎？不過這一晌我看見野芒城外的棗棠花迸發出來，鴉鵲一對一對地坐在山旁的槐樹上的時候，我就說戴黛兒也一年一年地大起來可以做我的配偶，我的伴侶了，我於是乎就真的很高興的。

戴黛兒 (差不多是自語的光景) 我是不想在野芒做你的配偶的。

康秋坡 (沒有留心她) 你到野芒去是很可以高貴地幸福地過活的，不怕就有年青的男子會打獵，但和像我一樣的人做配偶，你不久便會曉得，你可以得到一種很珍貴的見識呢。我們所必要的就是安全和華麗的地方，在兩三天之內你進了野芒城就可以得到那種地方了。

戴黛兒 (吃驚) 兩天！

康秋坡 我已經把房間準備好了，你隔不兩天便要接到野芒城去，做我的后妃，做愛爾蘭五國的后妃。

戴黛兒 (驚愕地立起來，歎願着) 我是寧肯留在這兒的呢……你讓我留在這兒罷，這兒的大路徑我都認識，山谷裏向的人我也認識的……我生來的確是適宜於這種生活的呢。

康秋坡 你到野芒和我同住，你會更幸福，更高貴的。我是願意做你的伴侶，我要保護你，不使那

豫言着的災難實現的。

戴黛兒

我情願在這些山邊上自由自在地過活，不願意到野芒去做你的后妃。

康秋坡

我是想把你火速帶去的；我想着你被人接下來，在我那宏廠的朝廷上面走着的日子，我是想倦了。我爲了要你，把甚麼事情都準備好了，不過我心裏還有一層恐懼的，便是我終怕要失掉你，使那大亂子終覺要實現。所以我求你呢，戴黛兒，求你火速去；你信我這位丈夫的話罷，我是再沒有說過白話的，我的心裏爲了你是這樣混亂的呢。

戴黛兒

我是不肯去的。

康秋坡

（得意的腔調）我是高興把你帶去的，我堂堂一個男子漢在烏爾斯達的王位等了你好久了。你與其住在這兒永遠做一個小孩子，難道不高興做我的伴侶，將來你會成爲奕美和美芙一樣的吗？

戴黛兒

你是不曉得我的，你就娶我也沒有甚麼快樂的。……日月在我的身旁很迅速地跑過，我已經守看着好多年辰了。我所以也好久就成了一種性癖，我是想永遠這樣過活的。

康秋坡（無情地）去叫費古師來和我一道走了。今晚上是你住在這華德山上的最後的一晚上。

戴黛兒（哀顫地）你讓我再留一會兒罷。一切的災難既是已經豫言着的，你要迫着我下去，不是太可憐嗎？你留我再住一年罷；我這點請求是不算甚麼的。

康秋坡 還不算甚麼嗎？我在野芒等你下山已經等了好幾年了，你住在這兒一天一天地孤癡起來，羞怯起來。我是一個成熟了的男子，我是熱愛着的，而且我是烏爾斯達的國王呢，戴黛兒（立起來）我叫費古師來，明天清早就可以把野芒那面準備好。

走向左手的門次去。

戴黛兒（喚着他）你不要叫費古師罷……許我再住一年……我只求你一年的呢。

康秋坡 你今年推明年，明年又可以推後年了。（呼喚）費古師！費古師！（向着戴黛兒）年青的女孩子們總是遲鈍的；總要等她們的愛人們先說話。（呼喚）費古師！

費古師同羅華香同老嫗三人走入，戴黛兒急急地離開康秋坡。

康秋坡（對費古師說）暴風雨快起來了，我們頂好是回去，夜還不甚深。

費古師（高興地）你好啊，戴黛兒。（對康秋坡說）我們是太遲了，雨一落山溪水會漲起來的，翻山滑石地去走路，不是一國的大王所能辦到的呢。

幫着康秋坡穿上大衣。

康秋坡（高興他自己起了決心——向羅華香）你照着你的舊規矩再住兩天，我以後便要把你們接回野芒城去了，你和戴黛兒一同。

羅華香（恭順地）你的規矩我們是始終保守着的。

康秋坡 好，請了。

同費古師走出。老嫗閃閃。

羅華香（望着把面孔藏着的戴黛兒）我不是說過你是要敗陣的嗎？你不聽比你更聰明的人說的話，你自己把婚禮提早起來了。

戴黛兒（心緒不寧地）並不是我提前的。羅華香喲，你不把我從這兒帶出去，安全地把我藏在

這山裏向嗎？

羅華香 等不上半天他便會把我們找出的，你呢還是做你的王妃，我和我的家族會只好永遠破滅了。

戴黛兒 (被這迫到臨頭的現實所脅迫) 這兒沒有人能夠敵得過康秋坡的嗎？

羅華香 只有康腦脫的美芙女王和他那一樣的人能夠。

戴黛兒 費古師不肯敵對他嗎？

羅華香 在他激動了的時候，或許能夠。

戴黛兒 (忽地興奮起來，低聲地說) 南瑟和他的兄弟呢？

羅華香 (不耐煩地) 你不要想甚麼南瑟和他的兄弟了……說到盡頭終沒有人能夠敵得過

康秋坡的，我們還要說這樣的話真是蠢人呢，因為無論甚麼人要對敵康秋坡的都只有得着悲哀，縮短自己的性命。

羅華香 走開了，戴黛兒興奮着屹立起來，走去望出窗外。

戴黛兒 石步上有山溪水流過嗎，羅華香？今晚上在這山裏起不起暴風呢？

羅華香 (驚訝地看着她) 石步上的確有山溪水流着，今晚上的暴風，我想來是頂大的，我們這幾年來會不曾遇見過。

戴黛兒 (打開櫃子，把衣服和帷幕拉出) 把這些地毯鋪起，把窗帷掛在窗上，把那銀鍋拿出來，還有我們的金盃，還要兩瓶葡萄酒。

羅華香 你要做甚麼呢？

戴黛兒 (收起一件衣裳來) 你趕快把那些鋪好掛好罷，我們不要把今天晚上空混過了。趕快把牠們弄好來；我要進房間裏穿頂好的衣服，帶上那從野芒送來的寶石。

羅華香 在這樣的時候穿衣服，這麼遲，而且在下這麼大的雨，你是發了癡嗎？

戴黛兒 (興奮到頂地，把她的東西抱起來) 我要穿來就給丹地爾甘的女王娉美，或者是康騰的女王美芙一樣。康秋坡既是要把我弄成后妃，那我就應該有宰制臣下的后妃的權限，我要隨心所悅地做事，我要把四海之內鬧得天翻地覆……把地毯和窗帷趕

快鋪張起來，等我今晚上看。把康腦脫的仔羊皮鋪起來，把西方的山羊皮鋪起來。我不是小孩子，也不是玩物；我要穿頂好的衣裳，因為我不能夠如像古秋蘭拖他的馬上鞍，康南爾把盾牌掛在肘上一樣，那麼輕易地便被人拉到野芒城去；從今天起要把愛爾蘭全國的男子弄得天翻地覆，就給風吹着寇頭一樣。

走進內室去。羅華香與老嫗面面相覷，老嫗走過去，從門縫中去窺窺戴黛兒，又當心地把門掩上了。

老嫗（扭心着私語）她把身上穿的舊衣裳通通脫掉了，她是脫得一個精光；她把她的頭髮梳成很發亮的辮子。她是瘋了嗎？羅華香，還是他真個要成為女王，就給美美一樣嗎？

羅華香（十分地憂慮把窗帷掛好）不僅是她發了癡，也怕我有點發癡呢，不過她和別人一樣，只要高興，不怕就把全世界糟蹋了，也可以任意的。

老嫗（幫着她）我們不等她轉來的時候，趕快弄好罷……她平時是那麼安靜的，今天我們突然要在她面前奔走起來，這個誰會想得 outcomes 呢？我們的大王得了她的歡心嗎？我假

如是康秋坡大王，我是一定不和她那樣的人結婚的。

羅華香 把那張來掛在窗上罷。那必定可以使她喜歡。衆人都在說，像她那樣的人在最後是要估勝利的。

老嫗 (在窗旁) 天空裏向黑得就給一片山一樣，地上好些年辰以來從沒有落過這樣大的雨。康秋坡大王在路上真辛苦呢。他今晚走上走回城的時候，一定很可憐的，他滿心以為在兩三天之內他就可以擁抱着她了。

羅華香 我想，這件事情一弄到結局的時候，恐怕不僅是康秋坡一個人辛苦可憐就能了事了呢。

右手的門上有猛烈的扣門聲。

羅華香 (吃驚) 是甚麼人呀？

南 煮 (在外面) 是南煮和他兩個兄弟。

羅華香 我們是些沒人手的婦人，你們在這黑夜裏有甚麼要事呢？

南 焱 我們在林子裏面遇見過一位年青的姑娘，她告訴過我們說，山溪水漲得太大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借宿。

老嫗驚愕得拱起手來。

羅華香 (大驚) 你是不能進來的。……誰也不能在這兒借宿，我們這兒也沒有那樣的年青的姑娘。

南 焱 讓我們進去躲躲風雨罷。讓我們進去，雲頭一散開了，我們就走的。

羅華香 你繞着道兒朝東走去，走到一處小房子的地方，你便可以在那兒借宿了。你是不能進來的。

南 焱 (大聲地扣門) 把門打開罷，不然我要打破進來。(門扇搖動)

老 嫗 (畏怯着私語) 讓他門進來罷，今晚不要等戴黛兒出房門來。

安理與雅丹 (在外面) 打開啣！打開！

羅華香 (對老嫗) 你進去不要放她出來。

老 嫗 我是擋不着她的。我一點力量也沒有。頂好是你自己進去，讓我來開門。

羅華香 我不走，我要把他們趕出去。（把頭髮和大衣拉攏來遮着面孔）你進去罷，不要放她出來。

老 嫗 總要望菩薩保佑呀。

跑進內室。

衆 聲 開門喇！

羅華香 （開着門）那就請進來罷，隨你們高興怎樣就怎樣。

南 熹，安理，雅丹走入，驚駭着四望。

南 熹 這是富豪的人家，並不是牧羊的人家。

羅華香 （頭是半分遮掩着坐下）不是的呢，你們頂好是趕快走罷。

南 熹 （把衣上的雨水振落，快活地）在這樣的夜黑裏我們得到高貴的人家來享福，真是好運氣啦！一定是烏爾斯達的甚麼有錢人到這山裏來打獵的。我們可以喝酒嗎？（把酒

瓶拿起來)這是甚麼人的酒我們祝他的健康。

羅華香 沒有一個人你可以曉得的。

南 煮 那嗎就祝你福壽康寧了。(將酒傾出三盃，三人飲酒。)

羅華香 (很不高興地)你門真是不知禮的小孩子，不歡迎你們的地方你們滿不客氣，不該問的事情你們偏要問……假如你們有一座好玩的幽靜的地方，打比說有一位優雅的女王住在那裏，一些年青人要來頑皮說笑，你們心裏是怎麼樣呢？在我還是做姑娘子的時候，烏爾斯達的大人們還要更曉得禮節一點，他們也不過像你們三位這樣的人，剛好是頂好頑皮的年紀啦。你們今晚上做的事體，一傳出去恐怕不好聽罷，說你南煮是一位酒徒，而且是強盜，安理是偷別人家的酒瓶的人啦。

南 煮 (十分快活地，在她的旁邊坐下)在你這樣的年紀你該是曉得的，每每有些晚上就是康秋坡大王也要在他的手環上吐口水，有許多女王會向東昇的月亮伸舌頭呢。我們今天晚上就是那個樣子的，我們不僅是要酒喝的那告訴我們可以在這兒借宿的午

青的姑娘往那兒去了呢？

羅華香 你是在問我嗎？……我們是正經人，不會幫你去吊小姑娘的膀子的，不怕你就把你衣

裳上的金墜子取給我也沒中用呢。

南 焘 （把金墜取給她）她在那兒呢？

羅華香 （以手覆在南焘肩頭，親密地私語）你再回山裏去罷，回到那第二峯的跟前，那兒共總

是有三個尖峯的。你在那兒崖上可以找着一條小路，你可以聽見狗叫的，那狗叫的聲音會把你引到一株槐樹的腳下。那兒有一位年青的不守規矩的姑娘，我想來你找的一定是她罷。

南 焘 （快活地）那嗎我們祝她和你的健康。

雅 丹 我再喝一盃祝你的高壽！

安 理 （吃了鴛的私語）南焘呀！

南焘望起來，安理以手招他。南焘走過去，安理指他手中所執的金盃上的甚麼。

南 熹 (驚愕地看) 這是康秋坡老王的……我在這邊上看見他的符號。康秋坡是在這兒寄宿的嗎？

羅華香 (十分受窘地跳起來) 誰個說是康秋坡的？像你門這樣的蠢孩子—— (十分嚴厲地說着) 爲甚麼要在這兒盤桓，爲了一個無賴的姑娘，你們要把這世界鬧亂嗎？甚麼東西把你們從野芒帶來的？(極很毒地) 你們怕以爲，你們年青人就做了多少蠢事，也不會有人責備你們的嗎？

南 熹 (極認真地) 雨住了麼？

雅 丹 雲已經散開了……我看見下良星在那谷口。

南 熹 (仍然高興地) 把門打開罷，我們走往那槐樹和山間那座小房子去。把門門舉起來，把門拉開。

戴黛兒從左手走出，服飾莊嚴，極美。她立了一會，在開門時柔和地叫出。

戴黛兒 南熹，你不要離開我走呀，南熹，我是悲哀的戴黛兒。

南 煮（被驚愕透穿了的一樣）就是你嗎？你在林子裏面走着唱歌，你的聲音的甘脆使貴眉子也對於天空懷起憤恨了的。

戴黛兒 是的，是我，你和我講過話的。（向着羅華香與老嫗）把這兩位公子安理和雅丹引到我們的小餐室裏去，把些上好的飲食服侍他們。我有許多話想單同南煮說。

羅華香（被她的腔調鎮服了）好的，我要照樣做，我還要求他們原諒。我剛纔欺誑了他們。

戴黛兒（向着安理與雅丹）我要叫你們到小房間裏去停一下，你們不要見怪。你們可以用一次晚餐，康秋坡的廚子做了，羅華香會講許多故事給你們聽，美美的故事，涅濟和羅美的故事。

安 理 我們要請羅華香講你自己的故事，我們是高興聽你的話的。

衆人都走出，只剩下戴黛兒與南煮。

戴黛兒（坐在正中的高椅上）南煮，你坐在這腳椅子上罷（指着腳椅）那雖然是矮，便是康秋坡大王他今晚與其坐在野芒的王位上，寧肯早一刻坐在這兒的啦。

南 熹 (坐下) 你是費德里米的女兒，康秋坡大王把你圈圍了起來，使你和烏爾斯達的男子一概隔絕了的。

戴黛兒 戴黛兒要使烏斯拿的兒子們滅亡，自己把自己葬了，她的故事要永傳不朽，這樣的豫言世間上的人人都曉得的嗎？

南 熹 好久以前他們都在提起戴黛兒了，說她有無限的天賦，說她的美是獨步古今；曉得的人很多，我今晚上的地位有好多國王會以沒大的價值來和我掉換，而你是已經長成了一位女王了。

戴黛兒 南熹，我素來是不肯招呼人的……滿月的晚上我在林子裏走着，我聽着有唱歌的聲音，我便裹起我的裙子起來，從一條小路跑到山邊去，我看見你從下面通過，你穿着你猩紅的大衫，唱着歌，你是被人稱為愛爾蘭之花，你是你兄弟中的表表者。

南 熹 所以你今晚上纔招呼了我們的嗎？

戴黛兒 (聲音低弱) 自從那時候以來呀，南熹，我有時候像一隻母羊失掉羊羔一樣，有時候又

在星宿裏新看出一顆黃金的星子，月亮也帶着一個新的面孔的，而我無論甚麼時候都恨死野芒。

南 熹

（拘謹起來，微微退縮了一下）不過一個人住在這個地方卻是很寂寞的，你生來是和高貴的人作伴侶的。

戴黛兒

（溫柔地）我今晚上算得着全世界的頂好的伴侶了。

南 熹

（仍然有些拘謹）得到頂好的伴侶的要算是我呢，因為你一做了野芒的女王的時候是沒有人能夠親近的呢。

戴黛兒

我是不肯做野芒的女王的。

南 熹

康秋坡是發過誓的，定要使你做的呢。

戴黛兒

說不定怕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纔叫着戴黛兒，無數的悲哀之女兒……因為是你和我兩人的時候，不是可以得到一個快樂的生活嗎？

南熹……即使時間就只有一

刻時候，我想把頂好的頂充足的東西弄到手裏，總會是快樂的事體。

南 焘 (十分受窘的神氣)我們的勝利和勇敢也是只有一刻時候的

戴黛兒 南焘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把我留給康秋坡大王，他是在城裏住老了，他有許多百姓圍着他，有金子也有銀子。(腔調更快起來)我是不想閉在野芒城裏生活的，假使不能辦到，那我們就只好沉默着，只好死呢。(立起來，離開南焘走去)我是在這林子裏一個人住得很久，我是一點也不怕死的，死得很幸福的時候會使太陽嫉妒得發紅而昇上天去；會使月亮嫉妒得蒼白而淒涼，漸漸地消瘦。(又走到南焘面前，把兩手放在他的兩肩上)就使豫言的說我們要滅亡，但這不是並不要緊的事體嗎？無論甚麼人，年紀老了，終歸是要死滅的。

南 焘 不過照那豫言說來我要使你流血傷身，現在不乾淨的坟坑裏，那卻不是適意的事體呢……我們不可以等待一下嗎？我每天黃昏的時候便到這山坡上會你。

戴黛兒 (失望地)他要來接我回去了。

南 焘 接你回去？

戴黛兒 是的，不是明天清早，便是後天。

南 煮 那嗎我們就走罷。就使在一禮拜之內我的坟早替我掘就了，我也不是要把你這樣的人送給康秋坡的人（看出）星帽子出來了，戴黛兒呀，讓我們立刻走罷，星光便是我們的明燈，要照我們好幾夜，照我們到阿爾邦，照我們渡過海中的小島。我們要得着一種快樂會是從來所不曾經驗過的，你和我，每天晚上，每天清晨滿足地享受我們的愛情，一直到太陽當頂。

戴黛兒 但是我在黛兒住久了，我也有點怕離開她的。我們走到遠方去了，一想這兒的山，想到這兒門柱旁邊的洋菜樹到了春來定已發了芽的時候，我不會淒涼的嗎？（想到剛纔的經過不覺有些感動）我把又幸福又年青的你，終竟要毀傷了，我不太可怕了嗎？

南 煮 自從今夜以後，你假如同康秋坡住在野芒城裏，你以為我還可以有命活着嗎？戴黛兒，我自從眼睛裏看見了你的嘴唇，你以為我還可以去追着兔子去嗎？

兩人正在互相擁抱時候，羅華香走來。

羅華香 你是發了癡嗎？戴黛兒。你是要選到今天晚上來把世界鬧翻的嗎？

戴黛兒 (十分自由地) 是康秋坡選着今天晚上叫我回野芒的。(對着南蕙)把安理和雅丹引進來罷，你們快把我從這兒帶起來，我在這兒以後就是聽見兔子的腳步聲也要害怕了。(南蕙走去)

戴黛兒 (抱着羅華香) 我要走了，羅華香，你不要見怪。你真待得我好，我住在這華德山上，你一點也不拘束我，使我分十快活；你總有一天也會好說你是養首過戴黛兒的呢。

羅華香 (受了感動) 你以為我離開了你，我會快活的嗎？你做的事情是太難乎爲情了，但是誰個又有甚麼辦法呢？春天來了，雀鳥們要求牠們的配偶，葉子落的時候，羊子又要思秋，太陽與月亮還在運動着的時候，年青的姑娘是不能不找她的愛人的。

戴黛兒 你明朝要往野芒去嗎？

羅華香 我不去的，我要到南方的白郎東去；在沒事的時候，我可以來來往往地乘着海船來看你，看你做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和你一樣的。

南熹轉來，領着安理，雅丹與老嫗。

戴黛兒（握着南熹的手）我的兩位弟弟，我要和南熹到阿爾邦去，到北方去，去身受豫言着的

不幸了。你們肯回野芒去報告康秋坡麼？

安理 我們要同你一道去。

雅丹 我們要做你的奴僕，做你的獵夫呢，戴黛兒。

戴黛兒 你們弟兄三人都是又勇敢又溫雅的呢。羅華香，你替我們證了婚罷。你是會讚禮，又懂

規矩的。

羅華香 那我不肯的。你們自己去求禍害，我爲甚麼要幫助你們呢？

南熹 請安理替我們證婚罷……他認得些有學問的人，這種規矩他是曉得的。

安理（連接着兩人的手）日月三光，天地神明，戴黛兒配與南熹，我來左證。（他退一步，舉起

兩手來）祝你們無災無難，祝你們海路平安，祝你們無風無浪，祝你們地久天長。

幕

第二幕

阿爾邦。初冬的早晨。戴黛兒與南燕的天幕外一座森林。

羅華香藏在一件大衣裏登場。

羅華香 (呼喚) 戴黛兒……戴黛兒……

戴黛兒 (從天幕裏走出) 啊，你來了……羅華香是甚麼人的船從烏爾斯達來了嗎？我從樹頂

上看見了划槳，我想到怕會是你來了。

羅華香 我是在天沒有明淋着大雨來的。

戴黛兒 還有甚麼人來的呢？

羅華香 (悲哀地) 戴黛兒，你不要吃驚，也不要見怪罷。那是費古師帶着康秋坡大王的平和的

使命來接南燕兄弟回野芒的。(坐下)

戴黛兒 (隨意地) 南燕和他的兄弟都很喜歡這個地方的，甚麼東西能够把他們帶回烏爾斯

達的康秋坡那里去呢？

羅華香

像他們那樣的人就是赴湯蹈火也是要去的。（更加感動地）我是怕康秋坡要你，因而就要殺南熹，這樣便是把烏斯拿的兒子們滅亡了。我這樣擔心或者怕是過慮，不過凡是十分愛你的人，總是要這樣擔心的。

戴黛兒

（較前不安地）野芒對於我和南熹都不是安全的地方。我們平平安安地住在這林子裏面，他們定要來擾亂我們，不是太過分了嗎，羅華香？

羅華香

（用力地）的確是太過分了；不過我要望你聽我的話，你要叫南熹發誓，千切不要回野芒去——不管好歹，凡是康秋坡還做着愛爾蘭王的時候，天塌下來也好，地陷下去也好，千祈不要讓南熹回去……這樣時一定是可以救你們的。

戴黛兒

（沒有甚麼希望的光景）發誓又有甚麼力量呢？要來的事體牠又阻擋不住，從前老人們像言着的康秋坡與南熹的故事，我也沒有力量去變更牠的。

羅華香

（責備地）你沒有力量？那天晚上穿起很好的衣裳，不怕康秋坡和別的貴族們都關

心着你的兇命，而你卻把南燕領着逃走了，你也沒有一點力量的嗎？那天晚上你要去招不幸和悲哀的時候你的力量是太大了，今天我要叫你打救南燕，你纔舉動一根燈草的力量都不肯把來相幫啦。

戴黛兒

（有些高做的神氣）你就使要打救南燕呢，羅華香，你不要說我的壞話罷。

羅華香

（發起怒來）打救南燕嗎？不怕一羣老鴉在明天清早要啄他的大腿骨，我是一點也不管的呢。不過我一想起你在冷床上睡醒的時候，你自己心愛過的人不在了，你一定會絕望，你一定會悲哀，我所以纔這樣急得發癡的。（憤憤地跳起來）不過天地間的男子不僅是南燕一個人，我今天真是大傻瓜，我還以為他的危險一定是够使你擔心的。

戴黛兒

（斬切地）沒再嚇明了；你這樣的話真是傻話，假使有甚麼東西傷了南燕，我是不會活的，你不是十分曉得的嗎？（嘆息起起）我愁着有這樣的一天會來，已經愁了七年了，

就是在夜裏月色很好，我看見小牛兒在草上拖着長長的影子向林子裏走去的時候；（感傷着）或者我睡在太陽光裏，聽見安理和雅丹輕輕地走來，他們說天地間有戴黛

兒這樣的無憂無慮的貪睡的女王嗎？在這樣的時候其實我也是在憂愁着的。

羅華香

（還沒有十分平靜）那嗎，只要南燕喜歡的時候，你便也高興去嗎？

戴黛兒

羅華香呀，其實我就去，就留在這兒，都是一樣地擔心的。像我們這樣平安地過活着的人，這個地方是太寂寞了，我在這兒住着，每天關心着的只是這一天不知道可不可以敵得過昨天，或者是明天不知道能和去年的這一天一樣不一樣，我時常也在奇怪着，我們要活到你那樣的年紀，枯得就和乾柴一樣，甚麼快樂都消失了，不知道還有甚麼意思。

羅華香

你是那樣擔心的時候，我便告訴你罷，不怕年青的姑娘們和詩人們把老年人形容得很壞，但是年紀老了並不是怎麼了不得的壞事體。（激昂起來）年紀老起來並不甚要緊的，不過年紀老了你會回想起來，就給我今天親眼看見的一樣，你看見你心愛的年青人爲些不要不緊的事體操心，那在老年人是最不好過的時候。（走向戴黛兒去）你聽我的話罷，阻着南燕，我今天晚上假如有你那樣的紅唇玉手，同着一位風流的國王

在悄靜的僻路上散步，不消說是會快活的，不過你總有一天要成爲老人，看見你自己的小孫兒們嬉嬉地在膝前纏繞，那時候的快樂是更要高超的呢。

戴黛兒

我從今天起怕年青的婦人的快樂和年老的婦人的快樂都會沒有了罷。南燕在海岸上和費古師一道的，我們說一陣又有甚麼用處呢？

羅華香

（失望地）我的忠告來得太遲了，費古師那人是很會說的，把月亮也可以說轉來，在空中另外走一條新路。（譴責地）你今天到底是不能阻擋他的啦，你在不多的時候，別人家就把自己的性命來掛在你的聲音上的，你纔是他們的禍根苦蒂，這不是稀奇的事體嗎？（不堪悲楚地把大衣披緊在身上）我哭，你不要見怪罷。我不是和一般人一樣，我從前看見過二十具赤條條的屍屍，我也沒有流過眼淚，不過我今天是看見你在快樂的時候，你的快樂的確是快要消滅了，我是很傷心的。

何文迅速地走來，形容頗憔悴，向戴黛兒行禮。

何文

（向羅華香）費古師的手下在叫你，他們看見你在路上走，他和南燕要等你去說話。

羅華香 (不高興地看着他) 今天清早偏要遇見你這樣的背時鬼。作與你就是奸細，我也要去把話說完了回來。(走去)

何文 (向着戴黛兒) 我容易纔碰着你，我在冷漉漉的池沼裏面，候了你三禮拜了，又發寒熱，又喘痰，直到今天晚上纔看見南蕙被費古師拉着了。

戴黛兒 費古師的消息我曉得的了；你從烏爾斯達來是做甚麼的？

何文 (找了半天了，找到一塊麵包，坐下貪婪地吃起來，用一柄大的小刀切着) 月亮圓了，我想來怕是那圓了的月亮把我的頭腦攪亂了的。假如一個人不是發了癡，他能够渡過九重的海浪去追趕一位傻瓜的娘子嗎？

戴黛兒 (心不在焉地) 你大約離開了野芒也有好久了，那兒的人和女王談話是很有禮節的。的確是有好久了。我在這水蕩旁邊同大蝦藝一道住了三個禮拜把甚麼禮節都忘掉了。三禮拜本是很長的，不過你同南蕙和他兩位兄弟耍了已經七年了。

戴黛兒 (着手整理衣裳和首飾) 三個禮拜在你的確是太長，但是七個年頭在南蕙和我卻是

很短的呢。

何文

（嘲弄地）那個時間是短的時候，像你這樣的人天地間也不多。你聽見說過搭拉有位女王每天清早出去，看見一位不相識的人，看見他的眼中甚至生出了情火嗎？你請告訴我罷，（俯瞰着她）你在這七年之間每天清早醒來都很高興地看見同一的一個男子在你身邊馴睡着的嗎？

戴黛兒

（很鎮靜地）你以為我七年之間每天清早看見太陽從樹枝上照過來，我會看厭的嗎？在不久的時刻之內只能看一樣的東西，這在聰明人看來是會傷心的事體。（輕蔑地）不過一個男子是一個蠢人而且愛說話的時候，這個世界也怕是一個無聊的地方了。

何文

（斬切地）好，我就看你走那一條路。你是留在這兒同南烹一道老朽了呢，還是回野芒去配康秋坡大王？康秋坡是一位大腹便便的鵝眉凹眼的傻瓜，眼睛是從他琛爛的王冠下面垂下的；南烹呢也快要發霉，快要倦了。不過別外也還有許多路呢，戴黛兒，我告訴你，我假如不蒙你假一點聲色而苟活，我是寧肯倒在一處水濤旁邊死掉的。一個人

寂寞得連一條野狗的鼻子上也想去接吻的時候是再可憐不過的。

戴黛兒

在野芒城裏像你一樣的能够做你朋友的女人沒有嗎？

何文

(熱烈地)像你一樣的人是沒有的呢，戴黛兒。所以我要問你，今天晚上究竟同不同費

古師一道回野芒去？

戴黛兒

南烹怎樣我就怎樣。

何文

(滿不高興起來)哼，南烹總是南烹嗎？那嗎我就告訴你，你總有一天會看見南烹的兩

隻柔和的眼睛會發出凶光來看你的呢。你不相信嗎？從前我的父親是慣愛風流的，他

和羅華香接吻過的呢，那時候他們在野花叢中坐着，小烏兒在他們頭上唱歌，而今呢

那羅華香可以駭掉一隻立在山坡上的死屍上的老鴉了。(悲切地叫着，使他的聲音

中生出一種莊嚴)戴黛兒呀，女王也是會老的，白而長的手會跑掉了，背會駝起來了。

我告訴你罷，看見一位女王的鼻準吊下來吊到下頤，是最難乎為情的。

戴黛兒

(看出去，有些不安)南烹和費古師在路上走來了。

何文 那嗎我就走了，我假如是和你同住了七年，便是空中的微塵和蚊蚋我也要吃醋的。（把身子裹在大衣裏，語聲中帶着一種警告意）我要出一個謎給你猜：爲甚麼我的父親沒有康秋坡那麼老，那麼醜？你不能答應嗎？……那是因爲南熹殺死了他呀。做出

奇怪的表情）夜裏你睡醒了，聽着南熹的鼾聲，或者你聽見人說我在阿爾邦或者在烏爾斯達做出了怪事情的時候，那時候你請想一想罷。

何文走出，俄頃南熹與費古師自別個入。

南熹 （輕爽地）康秋坡遣費古師來和我們講和了。

戴黛兒 （與費古師寒暄）他來得真好。費古師，你請坐，你走上山來怕走熱了，走渴了。

費古師 你們住的這兒是很暖和的；不過無論甚麼人肯高興跑上山來把你和南熹接回去的。

戴黛兒 （十分敏給地）他們已經答應了嗎？他們要去嗎？

費古師 （溫婉地）他們還沒有的，不過我的年紀還青的時候，我在愛爾蘭能够住四五個月，我就把命丟了也不要緊的；就是如今的老人們，他們一想到愛爾蘭的高朗的天空和清

淨的早晨有小鳥兒在水沼邊上叫着的，他們不久都要丟掉了，他們是再悲哀不過的。你今天動身走罷，除愛爾蘭而外我們易爾人沒有能得到平安的地方。

南燕（很隨便地）的確是那樣的。不過康秋坡還在野芒城裏的時候，我們還是留在這兒的好。

費古師（把書狀給他）這是你們的赦書，有康秋坡蓋的印信。（向着戴黛兒）我還是你們的保人呢。你們不能永輩子都是年青的，你們也到了要為將來你準備的時候了，你們在愛爾蘭的海邊上去築座適意的小城，你們也要準備着你們的男婚女嫁了。年紀老了，青春已經消逝了，你們還是在外邊流浪，那是沒有多麼樂趣的，所以你們今天晚上頂好是動身的好，因為你們伸出一隻腳去，能夠說：『啊，我們是在愛爾蘭呀！』的時候，你們一定是很快活的。

戴黛兒 康秋坡還在野芒城做王的時候，我是不會快活的。

費古師（有點焦燥神氣）你不相信這國王的印信嗎？（從上衣中取出書狀來，遞給南燕，更婉

和地）你一個人住在這山林裏面；你要怕起人來那是容易的，不過一位膽小的婦人（稍稍隱射着戴黛兒）要使烏斯拿的兒子們過不成王侯的生活，那是很說不過去的。
戴黛兒，你想到將來的事情上來罷，你可以看見南燕高齡白髮地做着一位野蠻國王的宰相呢。像你這樣一位女王，除了在太陽光裏和些王子坐着混時候而外沒有別的想法，豈不是大笑話嗎？

戴黛兒

（稍稍高傲地掉過一邊去）我聽南燕自己去選擇。（又掉轉來向着費古師）費古師，我勸你倒不要干預這件事情的好，你年紀已經老了，萬一把南燕和他的兄弟帶去，落到姦人的詭計裏的時候，你在臨死是定要懺悔的。（走進天幕裏）

費古師

一位女王弄得來這樣孤僻，這樣怕見人，真是怪可憐的。（他守視着，等到戴黛兒已經不能聽見的時候）好，你現刻聽我對你說罷，你是應該回到你的男朋友女友的故鄉去的，你不可以逗留在這兒，使你總有一天會生起疲倦來，你的眼睛裏會生出不耐煩的眼光，傷了戴黛兒的感情的……你在這兒已經住了不少年辰了，我說的是真話，你總

了解罷。

該戴黛兒拿着一角盃葡萄酒從天幕裏出來，她聽見南燕開始的兩句話，大吃一驚地呆立着了。

南 燕 (深加思索地) 我是不向你說白話的。前幾天我在釣鮭魚，或者在趕兔子的時候，我到萬一有一天我要把她的聲音聽倦了，(很緩慢地) 而戴黛兒又看見了我疲倦了的時候呀，我心裏便害怕起來。

費古師 (同情但是勝利地) 南燕，我是曉得的……你聽我的話罷，戴黛兒是已經曉得了你的心事的，她從此以後怕在這林子裏面不能安住了罷。

南 燕 (自信地) 她還沒有看見的……戴黛兒是沒有時候想老上來，想到疲倦上來的；就因為那樣所以她和尋常不同，她的精神就是在瘟疫流行着的市鎮裏也是不丢掉勇敢和歡笑的常態的。

戴黛兒把酒盃掉下了，踞伏在原来的地方。

費古師 那種精神會離開她的。不過我們也不要一句話引一句話的太說遠了。你今晚上究竟肯回野芒嗎？

南 熹 費古師，我是不回去的。我雖然夢想過我會老會疲倦起來，失掉我喜歡戴黛兒的心緒；但是我的夢是僅僅是夢的。比起這麻塞因谷中的一夜來，康秋坡的印信，你講的野芒的話，和米斯的蠶人的事情，算得甚麼呢？我們要留在這兒一直同偕到老。這句話請你帶上船去替康秋坡做禮物罷。

費古師 (把書狀收拾起來) 你真的不回去嗎？

南 熹 不回去；……認真說來，我實在是害怕着的，無論夏天冬天，秋天春天，就是小鳥兒們在黃昏的時候在樹林子裏喧囂，我也害怕的；不過我這回和你講話使我的心頭平淡了，我覺得我們還是和嫩樹子上的綠葉一樣幸福，我們就活到和鮭魚一樣的年紀，老鷹的年紀，不列顛的烏雅爾的年紀，我們永遠是幸福的。

費古師 (發怒) 你的兩位兄弟在那兒呢？我來也是爲他們的。

南 煮 他們在水邊上趕獺子，你去看看他們罷。

費古師 (惡辣地) 就把你們當成普通的打獵的一樣，我想來也不會過分。

費古師走下，南煮回向天幕去，看見戴黛兒用上衣把面蒙着踞伏在那兒。戴黛兒走出來。

南 煮 你聽見我對費古師說的話嗎？(戴黛兒不答。沉默。南煮抱着她) 你不要擔心罷，我們今

晚上便到冠德谷去，那兒的鮭魚是跟着潮水上來了。(穿場走過，又坐下)

戴黛兒 (聲音極微弱) 停一晌我們又要跟着潮水走，說不定我們的血恐怕也要跟着流掉的。

(回轉來，吊着他) 一朝一夕實在沒有一些些兒時間，一冬一夏過得實在是快，你和我怎麼能夠永遠保持快樂呢？

南 煮 我們就活到老了，我們的快樂也會不減分毫的呢，費古師不怕就說了多少功名富貴的話，不是都把我們勸不回去嗎？

戴黛兒 你去不是去求功名富貴，只是去求災難的，去求你光輝燦爛的一生早早結束的；像我，我戴黛兒，不能夠挽留着你，不是很可憐的嗎？

南 燕 我是說我要永遠留在這阿爾邦的。

戴黛兒 可以永遠留着的地方世間上是沒有的……我們緊緊地接着吻，我們走上走下地，我們互相偎抱着，我們在六月的茂草的香氣中醒來，我們聽着在頂高的枝頭啼着的小鳥，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好久了……的確我們是過了好久，但是這種生活也快完了。你是要叫我回野芒去嗎？有人要問是甚麼理由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只要如像畫眉一樣從北方飛來，或者如像小鳥一樣向黑暗的海上飛去嗎？

戴黛兒 已經走到盡頭處了這不便是絕好的理由嗎？南燕，在這冬天的時候，太陽是出得低低的，月亮在暗夜裏分外光明，我很高興我們就在這時候出去，我們算住到最後的一天，都是很快活的，明瞭的樹到後面現着背光，鮮紅的芙蓉就給紅牆一樣。

南 燕 假如我們在這兒的生活是走到盡頭的時候，那我們就離開安理和雅丹到東方的山林裏去罷，因為一對情人要專有他們的愛情的時候是應該和一切的人離開的好，我們就走罷，我們是會永遠平安的。

戴黛兒 (傷心地) 南燕呀，我們就走到世界的盡頭處，也不會有平安的地方的……我就在這

很清靜的樹林裏面，也看見他們在替我們掘墳，把泥塊來拋在活着的葉上和枯了的葉上。

南燕 (依然更加熱心地) 戴黛兒，我們走罷，我們不消想到平安的地方，也不消想到墳墓上來，我們走到一處小小的角落裏去送我們的餘生罷。

戴黛兒 (明白而莊重地) 是的我們的餘生正到了黃昏的時候了，我們與其垂着頭，拖着腳，看見我們的甘脆的愛情的生活有一天衰敗起來，我們寧肯走捷路向死的一方面走去的好些呢。

南燕 (惶亂有不能成聲的光景) 假使死是快到了的時候，我要失掉這地球，失掉這地上的星光，失掉你，戴黛兒，你冠冕一切的光燦的女王，我是會怎樣地悲哀，我們走罷，走到平安的森林裏去。

戴黛兒 (徐徐地搖着頭) 使愛情衰敗的門徑很多，就給冬夜裏的羣星一樣；但是就是一刻

時候也好，能够保持生命，或者同時使愛情保存着的門徑卻一道也沒有……所以沒有甚麼東西比愛情還要寂寞的，大多數的愛人都已睡了，牠還是睜着眼睛守着……所以我想我們一等到潮水漲上岸的時候，我們動身回野芒去罷。

南 熹（屈服）你的話或許是不錯的，一對十分相愛的人看着就睡了，老了，的確是可憐的事體。

戴黛兒（更溫柔而熱心地）我們一點也不焦燥，一點也不疲倦地過了七年；那樣又甘脆又美好的七年，菩薩們就想再給我們七天恐怕也難罷，所以我們回野芒去罷，那兒或許有永遠的休息，再不然在那騷擾的人羣中，也更容易健忘。

南 熹（很柔和地）好，我們去罷，免得要看管着我們無上的愛情怕牠消滅。（兩人互相擁抱了一會，南熹又抬起頭來。）費古師，羅華香，和我的兩個兄弟都來了。

戴黛兒走入天幕，南熹垂頭而坐，何文在南熹背後偷偷地跑來，抱着南熹，南熹拂開他，拔出劍來。

何文 (一面冷笑着大叫，一面張示自己的兩隻空手) 哈哈，南燕，你幸得好沒有被我殺死啦。你吃了一大驚罷？我在上邊看着費古師——你不要擔心——我下來是看他垂頭喪氣地走回去的。

費古師和其餘諸人登場。大家都很沮喪，就要去爲女王守喪的人們一樣。

南燕 (納劍入鞘) 他來了呢。(向費古師走去) 我們等潮水一漲起來就回去，我，戴黛兒，和你

一道

衆人 回去？

安理 你要帶起戴黛兒去丟命嗎？她在我們人手少的地方，羅然是使我們都振作起精神的。

雅丹 我同安理爲了你和戴黛兒兩人做奴隸，做繇夫，做了七年。爲甚麼你要帶起她回康秋

坡那裏去？

南燕 戴黛兒要這樣，我就這樣做的。

費古師 你選的這條路就是愛爾蘭全境的聰明人都會歡喜的。

何文 他們回到康秋坡那裏去，是聰明人嗎？我是想阻擋他們，不過南燕是在我父親的肋旁上殺過一刀的，像我這樣的仇人說的話他一定不相信啦。要回到康秋坡那裏種種的陰謀詭計我是知道的，奸細們得的報酬也很多。（投出一袋金幣）費古師，你也受了報酬來的罷？

把金幣散在費古師身上。

費古師 他發瘋了……捉着他。

何文 （穿過衆人中飛跑）你們不要捉。你們都回野芒去好了，不過我要先走一步……招死的人們，招死的人們！你們都是要爲戴黛兒之美而死的；我要比你們先進墳裏去。手持短劍跑下。衆人追之。羅華香獨留，望了一下拱起手來。戴黛兒穿着黑色大衣向羅華香走出。

戴黛兒 怎麼的呢？

羅華香 何文發了瘋呢，他在那邊石坎上把自己的喉管割斷了。今天我看他的眼色總有些不

祥的吉兆的。他是說的時候，他一定甚麼事情都是曉得的。

南熹匆匆地跑轉來，餘人隨後。

安理（很興奮地跑來）他一定是曉得康秋坡的詭計的。野芒我們是不該去的，康秋坡愛着

戴黛兒很恨你。

費古師 一個傻瓜和瘋子說的話你們也相信嗎？

安理 瘋子每每比聰明人還要精明。我們不能信康秋坡的話。

南熹 我和戴黛兒是決定了；我們要同費古師一道回去。

雅丹 我們是不回去的。我們要把你靠在海邊上的船都燒掉。

費古師 我和我的手下要保護我們的船的。

安理 我們把烏斯琴的角笛一吹，我們的朋友都要跑來幫助。

南熹 跑來的會是我的朋友呢。

安理 你的朋友會把你的兩手綁着，你是發了癡的。

戴黛兒急急走上前來，立在安理與南烹之間。

戴黛兒（低聲地）七年以來你們兄弟之間是沒有口角過的。

安理 我們是不許你到野芒去的。

雅丹 康秋坡破壞了我們的中和。

安理（向戴黛兒說）你擋着南烹沒去罷。康秋坡把你一奪去了，我們還怎麼活得下去呢？

戴黛兒 誰也不能把我從你們手裏奪去的。我已經決定了同費古師一道回去。我在這阿爾邦做了七年的你的女王，安理，你今天要和我口角嗎？

安理（突然帖服起來）南烹真不該要把你帶去的。

雅丹 你爲甚麼要去呢？

戴黛兒（對他們兩人和其他諸人）這是我的情願……我想來怕是我不高興使南烹成爲一位老漢，帶着一位老媽子坐在他的旁邊，等年青的姑娘指着我們說：『那就是年青時候很好看的戴黛兒和南烹呢。』或者也怕是我們該把這勇敢的光榮的時期斬斷，就

給我們的祖宗把愛爾蘭的王統斬斷了的一樣；或者也怕是我想去看看那華德山，我從前在那兒翻山過水地跑過的，（向着羅華香）羅華香，我也很想去看看那山上的我們房子背後的那些小萍果樹呢；或者也怕是如像費古師說的一樣，我怕永遠離開愛爾蘭過活，是很淒涼的。

安理

（帖服）從此以後沒有甚麼地方不使我們寂寞的了，我們只要一想起來這阿爾邦住過的七年。

戴黛兒

（向着南燕）我們就住在這兒也終久會寂寞的……你把費古師引到海上去罷。他來是客，並且是和平的使者，我們太待慢了。

費古師

我們去替你收拾船罷，要像一位國王的御船一樣。

費古師與南燕走下

戴黛兒

安理，雅丹，你們把槍矛拿起，你們先下去罷，叫你們的馬夫把我放在門口的大衣擊去。

安理

（服從）以前我們常常高興地替你擊的東西，今天是淒淒涼涼地擊着的了，我們肚子

餓着，我們身上有些冷呢。（兩人把東西掙起來走下。）

戴黛兒

（向着羅華香）你也去罷，羅華香。你老了，我隨後就來。

羅華香

真的我是老了，我滿以為可靠的希望都破得五零四碎了。

怒視着戴黛兒走下。

戴黛兒

（拱起手來）九安的森林，九安的森林，東方的可愛的地土！我們在這兒快快活活地

住了七年，今天我們要回西方去了，今天我們說不定怕是要去尋死的，不怕死的就是一位女王，死總不是甚麼滿有趣的事情啦。

徐徐走下。

幕

第三幕

野芒城下的天幕，敷陳着破爛的毛皮與坐榻。兩側和後面均有門，後門掩閉着。老嫗運食物與水果入，陳諸案上。

康秋坡由右手走入。

康秋坡（斬切地）誰也沒有來報信的嗎？

老嫗 誰也還沒有來的

康秋坡（石她陳設了一陣，查看後門的確是掩閉着之後）你此刻回城裏去罷，這兒用不着你了。（左手有喧嚷聲）是誰呀？

老嫗（走向左手去）那旱霧華香回來了。她真是了不得，在世間上東奔西竄的，我想來她一定是迎接他們去了；但是她又是一個人來的，我那可愛的戴黛兒姑娘卻沒有回來啦。

康秋坡 你走你的罷，不要在這兒多事。

老 嫗 (祈願地) 我是要看看我的戴黛兒的，我聽見人說，她今天晚上要回去。

康秋坡 (不能忍耐地) 你停不一陣終要看見她的，不過我此刻和羅華香有點事情，我叫你給我走了罷。

叫老嫗由右手走出，羅華香由左手走入。

羅華香 (不可思議向西闖環顧) 你纔在這樣的怪地方嗎？這樣的怪地方是拿來迎接南燕和他的兄弟，戴黛兒和他們的嗎？我們一般人走了很長的路，都是走累了。

康秋坡 你是給着她們一路來的嗎？

羅華香 是的，我是給他們一路來的，不怕我是犯不着要走這樣長的路來赴婚禮或者喪禮，或者怕是兩樣一齊。(很疲倦地坐下) 可憐我同你都已經老了，我想你也犯不着要在這兒留連，有傷你的身體呢。

康秋坡 我在這兒只是等着費古師的消息，他到底在北邊停留着沒有？

羅華香：「更嚴厲地」他是聽了你的命令停留着了，我想來你一定是在弄詭計，你今天晚上要把野芒，要把愛爾蘭，要把以東的各國都要關翻。（向康秋坡走去）我勸你頂好還是回城裏去罷，你不要難爲戴黛兒，你走了這許多路，蒙着一身的灰塵，一身的汗，裝束也攪亂了，她是不好見你的。（連嘲帶笑地）啊，康秋坡，美這樣東西在山林裏面真是容易消逝的呢，你今晚上假如看見了戴黛兒，你是定會失望的。

康秋坡：「激烈地」她就長白了，長黑了，我是全不管的，她是我從小養大的孩子。我是有這樣的權利來迎接她，永遠照管她的。

羅華香：你有這樣的權利？瞎子不是也有權利去看戲，跛子不是也有權利去跳舞，瞎子不是也有權利去唱歌嗎？你是也有權利去求戴黛兒嘴上的胭脂的。（慫恿地）我勸你還是回城裏去罷，你今晚上等她適意地過一晚上。

康秋坡：（突然發起怒來）我是不回去的，我一個人在城裏東倒西歪地淒淒涼涼地過夜已經過够了，我說不定比強盜還要可憐……你以為我老了應該曉得事理的嗎？我告訴你，

曉得事理的人，他曉得人老了是會死的，所以他們拼命想去奪來的東西，決不肯隨便地讓牠跑掉。

羅華香

（點頭）你既是年老而識事理，我也和你是一樣，我告訴你，你要想把牠弄到手，你就把人天兩界都毀滅乾淨，你也不能成功的。世間上不怕就是國王，也有不能得到的東西，你今天晚上假如要蠻橫，等不到天亮你是只好使多少人丟命，使你自己帶上一副哭喪的面孔的。

康秋坡

你的話也太說够了。（向右手走去）你曉得何文麼？你在路上沒有看見過他嗎？

羅華香

我是看見過他來的。他替你做好細去紐着南熹，現刻呢蛆蟲們在他身上紐着他了。

康秋坡

（大喜）南熹殺了他嗎？

羅華香

南熹倒沒有殺他。是他自己爲戴黛兒發了瘋，何文把他殺了。傻瓜，國王，學長，在戴黛兒

那樣的女子面前都是一樣，何文自以爲是英雄，你今天晚上在野芒弄的這場把戲他算是第一個丟命的。

康秋坡 其實你倒應該先死的，不過我遣出去別的人手，對於烏斯孛家懷恨着的好漢們都走來了。

羅華香 (失望着倒退) 啊，菩薩們應該保佑我們！

兵士們持武器走入。

康秋坡 (對兵士們說) 安理和雅丹已經同南燕分開了嗎？

兵士們 已經分開了。我們說他們先去整理戴黛兒的房子，把他們打發走了。

康秋坡 南燕和戴黛兒已經來了嗎？

兵士 南燕是來了，有一位婦人跟着他，就好像月亮出土的時候，太陽下山的時候一樣的那

麼好看。

康秋坡 (望着羅華香) 哼，你講她瘦了，不好看啦！

兵士 我還有報告的事情 (指着羅華香) 這位婦人一聽見你要叫南燕到這裡來，她遣了一位馬夫到北邊去叫費古師去了。

康秋坡（向着羅華香）你是因爲有這樣的原故在弄詭計啦，不過你所幹的事情，結局是使兩

嘉早死。（對着兵士們）你們去，叫我的勇士們來，把這位婦人帶進野芒城去。

羅華香 我寧肯留在這兒的。我盡了我的力量，即使就沒有好的結果，我留在這兒服事着她也

是正分的。

康秋坡（激烈地）把她帶進野芒去；她今天弄的詭計太弄多了。（一位兵士向她走去）

羅華香 不準來碰我。（把大衣將身體裹好，執着康秋坡的手腕）我本來是想說話來估着你的

手，等到費古師走來，我就算救了你，救了南，救了野芒城；但是我現在要走到你宮殿裏去了，我要說（做出一種姿勢）你這兒的宮殿荒涼起來，會生野茨，會生薊團，會生酸棗。我要走到你的安寢的地方，你在那兒妄想伸長一個頸子要和女人中的女王接吻的，我要說在這兒會有鹿子來擾攘，山羊來搔頭，羊子睡醒來咳嗽，在那很大的北風吹來的時候。（放開手。康秋坡向兵士們送個眼色）我要走了。停不一會，我要和許多人聽見火簷飛騰的聲音，棟樑倒折的聲音，我要看見野芒城最終的火葬。（走出）

康秋坡 (望出) 我看見有兩個人在林子裏面；那一定是南熹和戴黛兒了。(對着兵士) 你告訴他們，今晚上就在這兒過夜。

康秋坡從右手走出。南熹與戴黛兒很疲倦地從左手走入。

南熹 (對着兵士們) 這兒就是他給我和戴黛兒預備下的嗎？

兵士 紅枝院正在流通空氣，在大掃除，你們停一下就會移到那兒去的；這桌上有水菓和飲食，你們請先用着罷，我們不敢再攪擾了。(走出)

南熹 (四下環顧) 這樣怪的地方要叫我們來住，我們回來是當着朋友看待的人。

戴黛兒 他一定是要盛大的歡迎的，把窗帷弄漂亮些，收拾些華麗的房子；他要用莊嚴的儀式來迎接我們是應該的，你的母親是他的姐姐啦。

南熹 (陰聲地) 我們在山裏住慣了的人，羊齒山溪無論有風無風的時候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用不着甚麼儀式，用不着甚麼華麗的房間，用不着甚麼窗帷呢。

戴黛兒 (在室中盤旋起來) 我們要的只是在野芒城裏我們所能要的(看着帷幕)他是怎樣

盛大地在替我們準備我們不曉得，可是他叫我們等待的這個行營未免太難堪了，四處的帷幕都是破爛的，毛毯是遭了蟲蛀的。

南 熹（稍稍有些不耐煩）我們回到野芒來頭一晚上也顯慮不到甚麼毛毯和毛毯上的蟲眼來。

戴黛兒（快活地）我始終顯慮到這些上來，你是應該喜歡的。我們同住了七年的光陰，你的天幕保持得和蜜蜂的蜂窩，紅雀兒的小巢一樣齊整的，就是戴黛兒呢。假使康秋坡有一位像我一樣的女王在這野芒城裏，他不會把這些破爛擺出來迎接我們的。扯了窗帷一下，窗帷揭開了。那兒地上堆着新的泥土啦，掘就了一個土坑……啊，那是墳墓呢，南熹，那是又寬又深的。

南 熹（走過去，把窗帷攔在一邊，現出墓來）那就是我們在野芒住的房子了……他真聰明，掘在山腳下，倒幾根樹木下來可以遮掉的。他是在費古師回來之前要殺死我們把來埋了的。

戴黛兒 把我帶着逃走罷……逃到甚麼山裏去藏着，天色看看便要黑下來了。

南 嘉 (緊張起來)我是不能把我的兄弟丟掉的。

戴黛兒 (熱心地)他嫉妒的是我們兩個人呢。我們跑到我們住慣了的地方去罷……我們一道藏在很深的羊齒裏面不很有趣嗎？(把南嘉向左邊引去)林子裏我聽見有怪的人聲。

南 嘉 那一定是康秋坡從外國聘來的勇士了。我們來的時候我看見他們走過。

戴黛兒 (又把他引到右邊來)到這邊來罷，你聽！

南 嘉 他們人是很多的……我們是受了包圍了，安理和雅丹又不在我的旁邊。我們三弟兄戰勝過不少的人，到今天來不能一同戰死，豈不是難過的事體嗎？

戴黛兒 (陰沉着)你同我住在這兒掘就了的墳墓旁邊不又是難過的事體嗎？我們在阿爾那的生活真是沒有人過過，那是消逝得太快了。

南 嘉 是很難過的，那樣的日子我們是永遠失掉了；不過一切都走得很快，或許也是好事情，

我一走進了墳墓以後，你不久會疲倦得不能哭出來，你以後的日子就很安逸了。

戴黛兒 你說的話真確不真確，我也不會停在這兒了。

南 熹 他今晚上要殺的只是我們兄弟三人，他把我們殺了，再停得兩三個月他是會來向你求婚的。

戴黛兒 我不會停在這兒了。

南 熹 (堅決地)你頂好是不要接近他的好，時候到了的時候，你到東內格爾西部的甚麼地方去罷，在那兒到了晚來你一個人淒淒涼涼地拉長着睡，到了白天你一個人淒淒涼涼地又醒來。

戴黛兒 你不要說這些比死還厲害的話罷。

南 熹 (稍稍有些不經意地)我只還剩着一句話好說。有一天你在西方的時候，聽見百靈鳥在雲端閃動的羽毛，杜鵑在騷鬧的時候，你假如遇見了一位適意的男子，那時候你不要以為我是滿高興着你要永遠替我悲哀的呢。

戴黛兒 (回轉來望着他) 萬一死了的是我的時候，南熹，你難道又要去找一位婦人來真我的位置嗎？

南 熹 (很悲哀地) 我是甚麼也不曉得，我只曉得要離開這個世界是很難堪很悲慘的事情，離開了讓你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在地面上永遠悲苦，是尤為難堪，尤為悲慘的事體。

戴黛兒 南熹，你死了我是會死的。你不管是生是死，我在野芒總要和你一道，不然我是不從阿爾邦出來的……不過今天晚上你很奇怪，你的話有些反常。

南 熹 天地怕再沒有東西像這新掘的墳墓一樣，能够把一對相愛的人離開的。

戴黛兒 或許是沒有，不過那墳一掩閉的時候是永遠把我們合成一體的，我們這一對愛人相愛了這許久沒有覺得一點倦怠，沒有老，沒有一點甚麼悲哀。

康秋坡 (從右手走入) 南熹，我很高興你回來了。

南 熹 (立起來) 我也很高興的。我們許久不見了。

康秋坡 (隨便地) 我把你留在這個地方等別的房廳準備好，你不要見怪。

南 燕 (忍耐不着) 我們曉得了，別的房廊你是準備好了的。我們曉得你爲甚麼要送印信來，

要遣費古師到阿爾邦，又要命令他留在北部，(揭開窗帷指示着墳墓) 又替我掘了一座墳。我現刻剛要問你，你到這兒來做甚麼？

康秋坡 我來看戴黛兒。

南 燕 你就拼命的看罷，你的工夫高明，你想的人你從阿爾邦誘拐來了啦。你就儘管看罷，你

看飽了，不怕你是一位國王，我的十個指頭要把你斑麻的鵝頸項捏斷。

戴黛兒 (走到兩人的中間來) 哦，南燕，康秋坡說不定是要講和的……康秋坡，他的話你不要介意，他要生氣也是有原故的。

康秋坡 他生氣一點也不要緊，我只要叫一聲，我的勇士們會從林子裏出來……不過你又有什么要說呢，戴黛兒？

戴黛兒 我想說的是我們這樣站在一座墳的旁邊，我們三個都是孤獨的人，在一座新掘的墳的旁邊，沒有人再會想到女人的嘴唇上來，或者想到他所恨的男子上來。你自己的墳

要掘在野芒，也並不要好久的時日了，你假如肯把安理和雅丹叫來，我們好一同在這兒用晚餐，把那個墳坑填掉，那你死的時候可以更安然些，你從今天起也很可以高興着在這野芒城裏得到了四位新的朋友呢。

康秋坡

（向她看了好一會）戴黛兒呀，你這樣娓娓的話，我今天纔聽第一次。像你這樣的人就隨便做點事情都可以認真地使人心服，使人口軟；就是今天晚上我聽你這樣說，南烹把你從烏爾斯達偷了去，我也不再想責備他了。

戴黛兒

（對南烹說）好，南烹，你溫和地回答罷，我們從今晚起就是好朋友了。

南烹

（不平地）除做朋友以外我也沒有法子。我照着你的意思回答罷了。

戴黛兒

（執南烹的手）那嗎你叫康秋坡是你的朋友，你的國王，這人在華德山上把我養大了的。

康秋坡要去握南烹的手時，後面發出叫聲。

康秋坡

是甚麼在鬧？

安理（台後）南熹……南熹……快來救我們；我們遭了暗算，我們受了傷了。

南熹 那是安理的聲音，在接仗。

康秋坡 我今晚上險些兒折服了，現在死已經到了我們的中間。（走出）

戴黛兒（吊着南熹）是沒有打仗火的……你不要離開我呀，南熹。

南熹 我是定要去救他們。

戴黛兒（哀願地）你不要離開我呀，南熹。我們趕着夜黑爬上墳背後去罷。即使有仗火，安理和

雅丹兩人去招架，那些外國的勇士一定會死的。（喊聲又起）

南熹（粗莽地）我聽見雅丹在叫了。你不要擋着我不去救我的兄弟呀。

戴黛兒 你不要離開呀，南熹。不要離開我使我傷心，使我一個人留在這兒。

南熹 我不能離開我的兄弟們的，和王反抗的原本是我。

戴黛兒 我同你一道去。

南熹 你不能去。你不要擋着我不能打戰呢。

幾乎用暴力地把她投在一邊。

戴黛兒 (隱忍地) 你去救你兄弟去罷。你對我和好了七年，但這次是死的兇暴來離散了我們了。

南 燕 (吃驚地看着她) 我到臨死你要使我的耳中聽見你唇裏說出不中聽的話嗎？

戴黛兒 我們做了一場夢，但是今天晚上的確把我們醒轉來了。我是太活長了，多活這一剎那的時候，我們竄到了墳墓邊上，卻把墳裏的平安都失掉了，這豈不是可憐的事體嗎？

安 理 (台後) 南燕，南燕，我們受了暗算，我們丟命了。

戴黛兒 趕快到他們叫你的地方去罷。(冷然地看了他一會) 看看安理和雅丹在林子裏面卻遭了慘死，你還有甚麼面目在這兒躊躇多話呢？

南 燕 (狂態地) 他們的死並不慘，他們只是同男子接仗的。世間上只有戀愛過的婦人是最慘酷不過；我從今天起假如還活在世上。我無論在東方或者西方，只要我遇見的婦人我都要詛咒她，我要詛咒把美貌給了她們的太陽，把她們的衣裳染紅了的茜草和佛

甲草，我也要詛咒。

戴黛兒

（不容情地）南燕死的晚上在這兒沒有人看見他這樣弄出笑話來，我倒是滿歡喜的。

南燕

不會有多少人活着傳出笑話出去的，今天晚上你眼中的譏嘲把野芒的全地都掘滿了墳墓了（走出）

康秋坡

（在外）那便是南燕了。殺（喧鬧）戴黛兒踞伏在南燕的大衣上。康秋坡匆忙地跑進來）他們都死了——那除了你的三位男子，從此以後你是我的野芒的妃子了。

台後男子們的哀叫的聲音

戴黛兒

（驚疑不定地）我不會是你的妃子的。

康秋坡

你要傷心也僅可以傷心一會兒，不過你隔不許久總有一天會憐憫到一個人，年紀老了，又孤獨，而且是一國的大王……你不要怕我能，因為我看你對於你在阿爾邦的三位友人含着哀憐，我是滿高興的。

戴黛兒

是的，我是懷着哀憐的……我一想到南燕上來，我的哀憐要把一位國王的心肝咬壞。

康秋坡 我是曉得哀憐的殘酷的，我就是因為哀憐自己纔把南燕殺了。

戴黛兒 (比前更暴戾) 那是我的無情的話使南燕死了一個古今無類的慘死。(哀嘆起來) 但是她的頸上她的臉已經永遠離開了南燕的嘴唇的戴黛兒，誰個會來憐惜她呢？黃金的時候柳樹變成銀色和銅色，槐樹變成純金，而她失掉了和南燕兩人在林中的逍遙的戴黛兒，誰個會來憐惜她呢？

康秋坡 (望着沒法的光景) 我是會曉得憐惜你，服事你的，我自己苦心慘淡的結果，是使我想到今天晚上假如睡在墳裏的是我，戴黛兒在為我哀哭，年老而無告的倒是南燕的時候，那倒是很好的收穫呢。

哀哭之聲聞。

戴黛兒 (悲哀而狂亂) 無告的纔是我呢；我戴黛兒是活不到我年紀老來的。

康秋坡 你就使孤獨無告也沒有許久的呀，我思念你七年了，每逢天氣好的時候我便這樣說：『這樣好的天氣，戴黛兒在林子裏一定是舒服的；』到了晚上來我又要這樣說：『戴黛

「兒今天晚上不知道是怎樣睡着的？又有風又有雨，打濕了的樹枝樹葉都從北邊吹來了。」我的生命所寄繫着的東西，你千萬不要折毀了罷，你不要苦苦地殉死於悲哀裏罷，歡樂和悲哀都同春風裏吹送着的枯草一樣，立刻就要燃盡的。

戴黛兒

（轉向着他）我同南哀從華德山向北方逃走，張起帆逃到阿爾邦去的時候，你的悲哀就是那個模樣的嗎？

康秋坡

世間上只有一種悲哀是沒有盡頭的——那便是年紀老了，又是孤獨。（極端地哀願的聲調）不過你和我在野芒可以得點快樂呢，到晚上來可以叫人彈着豎琴，叫老人們來說些故事。我已經叫人替我們修了些房子了，赤金的牆，天花板要用青銅來裝飾的。在東方各國從沒有一位女王住過你這樣的房子，那在野芒城裏等着你的。

兵士

（跑進）野芒城火燒了，費古師回來放的火，你趕快去，不然你的國家會丟掉。

康秋坡

（發怒之後又恢復了他的尊嚴）烏斯學的三位男子，已經埋好了嗎？

兵士

他們已放在墓裏了，不過還沒有掩土。

康秋波 等我看看他們。把天幕扯開！(兵士揭開背面的天幕，指示墳地。)我的勇士們往那兒去了。

兵士 他們都回野芒去了。

康秋波 (向着戴黛兒)這兒不會有人來害你的。你留在這兒，我停一下便轉來。

同兵士走出。戴黛兒四望了一會，又緩緩走上坡去，俯視墳坑。踞下，開始前後動搖着自己的身子，低低地哀哭。起先是聽不出話來的，後來漸漸地明亮起來。

戴黛兒 看不見老和死的是你們三人——燈光從山頭熄掉，只剩下星星是我們的朋友，那時候是我的伴侶的你們三人。就因為沒人哀憐而正可哀憐的今天晚上，我要不再想牠，我要回想到那個時分，有株赤楊窳着的地方，一塊乾石的上面，你們把你們的手腕，把你們的大衣，替我做過天幕；不怕我從今天以後我自己的手指要替我做個天幕，下雨的時候我把頭髮散開蒙在我的頭上。

羅華香與老嫗從右手偷偷地走入。

戴黛兒（沒有看見她們）那是我，我戴黛兒要踞在這黑暗的地方；那是我，我戴黛兒同南熹兩人年青過的，把悲哀帶到了野茫城的他的墳裏。

老 嫗 那便是戴黛兒嗎？那麼爽快的人消沉到那麼樣了嗎？

羅華香 是的，她在他們的墳上哭着。（向戴黛兒走去）

戴黛兒 從今以後我永遠在他的墓上悲傷，是我的職分，我哭着一個愛人，會像個照在海邊上的小港上的星星。

羅華香（走回前去）你起來罷，戴黛兒，趁着這兒沒有人看見，趕快走開，我可以替你找個避難的地方，找個友人來保護你。

戴黛兒 我離開南熹又走到那兒去呢？沒有南熹的山林或者海岸還算甚麼？

羅華香（盡心地勸慰着）就是那樣你也請來，等我替你去找一個向陽的地方，你在那兒會出大名，別人家會叫你是悲哀的女王的；夏天一來了的時候，你也可以高興地坐起來休息休息，做做好夢呢。

戴黛兒 到夏天來的時候南燕的聲音是很響亮的，南燕的聲音比笛子吹出的聲音還要清脆，

不過從今天起他的聲音是永遠啞了。

羅華香 (對老嫗說)她是一點也沒有注意我們的。我們很難得把她振作起來呢。

老嫗 我們不把她振作起來，大王會來振作她的，他一定帶着血戰的奮勇走到她旁邊來的，

費古師怎麼能够抵敵過他呢？

羅華香 (用手捫戴黛兒)你的年紀還青，你到底是在你恨着的人的旁邊生活着呢，還是到

西方或者南方去自作生活呢？

戴黛兒 安理和雅丹死了，我是不想再活的。南燕死了，我是不想再活的。

老嫗 (激昂地)羅華香，你看紅枝院點起燈火了。康秋坡和他的手下會趕快拿起火把跑來，

照着她三位的朋友迎她去結婚的啦。

戴黛兒 驚起！趕快把泥土投在我三個朋友身上罷。我們把南燕同安理與雅丹一同掩埋起

來，他們是野芒的健將。(投泥土入坑)南燕是三人中之最強者，是許多健兒中之健兒。

南燕呀，你是死得很乾淨的；我是不離開你的枕頭的，許多個暗黑的夜裏，竹鷄和畦鳩叫着的時候，你和我時常私語過的。我是決不離開你的枕頭的呀，南燕，許多個夜裏我們在魯得谷的分明的樹林裏，石望過星星，或者要落到小山邊上去休息了的月亮。康秋坡的確來了。我看見一股火光，照着他的衣裳。

老 嫗

（熱心地）起來罷，戴黛兒，走到費古師那裏去，不然你永遠會做國王的奴隸！

戴黛兒

（強硬地）我是不肯離開南燕的，他一死，使全世界都枯槁寂滅了。天上沒有光了，地上沒有花了，只告訴我，說南燕是永遠死了，我在這時候是不想走去。

康秋坡

（聲後）她還在這兒。你們停一下。（康秋坡走人，羅華香與老嫗退入左手陰暗處。激昂

地對着戴黛兒）你來罷，我的野芒城化成了爆折了的材木和焦氣，歷代的王冠的寶庫化成了樓臺的堆積，我把牠們拋棄了跑來，你也和我一樣把南燕拋棄了罷。

戴黛兒

（對於四圍的景象更清醒了些）王冠和野芒城又算甚麼？使牠們生出光輝的英雄在這兒死了，他睡在這兒的小石上面，這要做我今晚上睡的寢牀。

康秋坡 南燕的話沒再講了罷，野芒已經燒掉了，我要把你帶到丹德爾甘城去。

康秋坡 想向她面前走去。

戴黛兒 (制止着他的聲調) 你從南燕面前退開些罷，因為他是永遠的青年。你退開些，不準來挨近這些潔白的身體，我把些泥土和枯草來掩埋他們——他們的墳堆，等時候來了的時候，是要做我自己的柩席的。

康秋坡 (兇暴地) 你起來罷，跟我一道走，免得你哭得發癡。

戴黛兒 倒是你自己做了個發癡的事體呢，你回到你自己的部下，去罷，在那兒你的名號是尊大的，你在這兒不過是一位老頭兒而且是呆子呢。

康秋坡 我就算呆，但還沒有呆到那麼田地要把我用悲哀和許多人的生命換來的東西丟掉。
(向她走去)

戴黛兒 不準動一隻手來碰着我。

康秋坡 別人的手會來碰着你的。我的勇士們是在樹林裏面圍着的。

戴黛兒 康秋坡，誰個會同墳墓打仗嗎？並且在這黑夜裏還沒掩埋的。

羅華香 (熱心地) 樹林裏有腳步聲。費古師和他的手下吶喊着來了。

康秋坡 (狂暴地) 費古師也不能奈何我。不怕我就衰老了，我比他還強壯得多。

費古師 (走入到戴黛兒面前，然後現出一股紅光) 我把野芒城燒毀了，我以後要永遠保護你，是我的不明，把南燕帶來送葬了。

康秋坡 用不着你去保護她，我的全部軍士是召集攜來了。起來，戴黛兒，你的確是我的人。

費古師 (來到兩人之間) 我是要求干涉的。

康秋坡 (暴灰地) 我連南燕和他的兄弟們都殺了，我還要同誰客氣嗎？七年之間我在野芒城裏悶得十生九死是你親眼看見的，你現在要來反抗我嗎？

費古師 是的，我是反抗一位強盜，一位賣朋友的姦賊。

戴黛兒 (立起來，看看從野芒城射出的火光) 我正是遭了災難的時候，你們這些蠢東西要鬧架了，請走開些罷。(掉過身子來) 我看見野芒城的火光射上黑夜的天空裏，因為我的

原故，住過王妃，住過軍人，裝過赤金的地方，要變成淒涼的頹牆，會有松鼠野貓走來號叫了，以後會有一個故事流到世間，談說着一座荒城，一位瘋子的國王，一位永遠是年青的女子。（環顧）我看見樹木都把葉子脫光，月亮在照着。小小的月亮，阿爾邦的小小的月亮，你今天晚上怕會淒涼罷，你明天晚上，你隨後隨後的多少晚上，也怕會淒涼罷，你在羅衣谷外的森林上走着的時候，你無論在甚麼地方再也找不着戴黛兒和南慕的一對愛人，互相假倚着安睡着的了。

費古帥

（走到康秋坡的右邊，私語）你走開些，不然你會蒙着強逼一位瘋了的王后的醜名。

康秋坡

瘋了的倒是我呢，把野芒城燒了，把戴黛兒瘋了，把我自己的心子失掉了。

戴黛兒

（高朗而平靜的聲調）我把我的悲哀如像一隻穿破舊了的鞋子一樣脫掉了，我的一生是要被許許多多的人們羨慕的。我把坐在野芒城的宮殿裏的國王們都引動了，不是因為我出身寒微，我被聰明的康秋坡選擇，武勇無雙的南慕鍾愛，也不是甚麼下賤的事體。我免得頭髮翻白，牙齒轉鬆，也是一場幸事。（佔了勝利的光景）我們在清淨的

林子裏面的生活是幸福過來，我們住在墳墓裏向的，確也是平安的……

康秋坡 她想要自殺的光景。

戴黛兒

（出示南燕的短刀）你把南燕的青春鎖閉着的監牢，我有一個小小的鑰匙來開闢的，

退開些，康秋坡；因為支配着你的王上的王伸出手來把我們隔開了。（半分轉向墓去）

別人像言着的是我的悲哀，但我所得到的永遠是沒有的幸福；南燕嘯，但是我妻同你

去的卻是冷的地方了；從前常常是溫暖地抱着我頭子的你的兩手，如今已經冷了……

：我現在對你說話，你的耳朵是聽不見的，真是悲哀的事體呢。康秋坡，你今晚在野

芒做出的事體實在是悲哀；但就等到天荒地老恐怕也是一個快樂，一個凱旋罷。

以短劍插胸，倒人墓坑裏。康秋坡與費古師走上前去。紅光熄了，舞臺十分黑暗起來。

費古師

四個潔白的屍體同睡在一個墓中；四尊清淨的燈光在愛爾蘭國中消去了。（投劍入

墓坑）這是我的劍——我始終最親愛的四位友人嘯，我沒有保障得你們。野芒的火

焰熄滅了；戴黛兒是死了，並沒有人哭她。這是戴黛兒和烏斯擊的孩子們的運命，康秋

坡喲，就在今天晚上我們的戰爭算了結了。（走下）

羅華香 康秋坡，我有一座小小的草房，你可以去休息一下罷；這兒露水是很重的。

康秋坡 （老者的聲音）請把我帶起去罷。我連我眼前的路都看不清楚了。

老 軀 你走這兒來呀，康秋坡。

兩人走下。

羅華香 （在墓旁）戴黛兒死了，南燕也死了；假使橡樹和星星也可以悲哀得把性命去掉時，今晚上野芒的天空是一片暗黑，地球是一望的精光了。

幕

第一幕

鄉村的酒店，極粗鄙而穢濁。右面爲櫃房，上有擱架，放着無數的酒壺和水瓶。有空筵幾隻立在賬房旁近。背而挨近賬房的左邊有一門通外面，更左有一長櫬，其上有幾段擱架，上置酒壺更夥，其次又有一桌，在窗下。左面有大火爐一，燃着泥炭，又有一小門通內室。

培姜一個相率但還美貌的女子，有二十歲光景，在桌上寫字。身上穿的是通常的農家裝束。

培姜（一面寫一面慢慢地唸）做上衣的黃色的料子六碼。皮鞋一雙，後跟要高底，鞋扣要青

銅。結婚用的禮帽一頂。一把細齒的梳。在下次場期的場上送到佛拉赫提家裏來，同時還要三隻酒，請用華勒金彌的籃車運送專此敬頌秋安。瑪格雷佛拉赫提拜上。

克莪松（肥美的青年，在她著名的時候走進店來，當他只看見她一人獨坐，畏縮向四方環顧）
他往那兒去了？

培姜 (沒有看他) 他快回來了。(寫信封) 交克塞巴酒店，麥羅顯木司先生。

克莪 (不安地) 我在路上沒看見他呢。

培姜 你怎麼會看見他呢？(遞了郵花，貼在信封上) 天黑下來不已經半個鐘頭了嗎？

克莪 (又回到門口去) 培姜，我在外面立了一下，我很躊躇，到底還是走過的好，還是進來看你的好。(走到爐畔來) 這晚上一點風聲也沒有，我可以聽見牛兒在嘆氣呢，從橋上到這門口來，一個人也沒有走的。

培姜 (把信箋插在信封裏) 他是到十字路那邊去會克廉飛里他們去了，他們要到克西底凱提家裏去守喪的。

克莪 (呆呆地看着她) 這樣的黑夜他走那麼的長路。

培姜 (焦燥地) 是的，他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山腳下呢。(起來把信放在擱架上，又上起鐘來) 克莪，留一個可憐的女孩兒，一個人在家裏守夜，夜深不是太長了嗎？

克莪 (談話中有幾分畏怯) 不過，我們不久一結了婚，你就不會再訴苦了，我是不想到甚麼

地方去守喪，在這樣黑夜裏也不想出去走呢。

培 姜（嗤之以鼻的神氣）克莪先生，你自以為千真萬確的我會嫁你啦。

克 莪 我們不是已經約好了嗎？我們不是只在等着來里神甫從大教主或者羅馬法皇討許可來嗎？

培 姜（嘲笑地石着他，一面在盥架上洗手）克莪先生，你以為羅馬法皇會當心着你這樣的人嗎？假如我是他的時候，像我們這個地方除掉有斜眼子的抹那罕，拐子的拔卿，從加里福尼亞趕回來的失了本性的麥朗尼一家瘋子之外沒有一個人的，我是再也不管的。像我們現刻的一些怪物什，不配到法皇面前去勞他的大駕呢。

克 莪（生了氣的樣子）我們就算是怪物什，別的地方也怕還是和我們一樣。古時候也怕還是和現刻一樣。

培 姜（輕蔑地）哼，一樣嗎？像那位丹寧，十里芳把一位警察的眼睛打爆了的，你在甚麼地方可以找着嗎？那位死了的坤馬查把許多母羊的腳打斷了，坐過六個月的監房，但他一

講起故事來的時候準定會把愛爾蘭的老媽子們說哭的，你在甚麼地方可以找着嗎？你說，你在甚麼地方可以找着他們這樣的人？

克 莪（怔忡地）假使找不到，那倒是幸福的事情呢；因為（在這兩個字上特別用力）來里神甫是不會許那樣在東奔西跑，和些年青的姑娘們講笑話的呢。

培 姜（不耐煩地，把面盆的水傾到門外）來里神甫來里神甫（學着克莪的口音）的你少講些來擾我了，我問的是像這樣黑的一晚上怎樣纔把這十二點鐘捱得過，免得我害怕死呢。（望門外）

克 莪（怔忡地）我可以替你去把坤寡婦請來麼？

培 姜 像她那樣凶神惡賊的寡婦嗎？你給我算了罷。

克 莪（走近培姜身邊，殷勤地）他曉得你是這樣害怕，我想他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裏的；因為夜深又長，又很黑，並且我在那邊棧棠花的濠溝裏，遇着一種東西，就像一條瘋狗一樣在那兒呻喚，所以你就害怕也是理所當然的。

培姜 (立刻轉向着他)甚麼？你看見是一個人嗎？

克莪 (倒退着)我沒有看得清楚；不過我聽見他在呻喚，很在難過一樣。照他的話聽來定是一位年青的漢子。

培姜 (又走向前去)你簡直沒有去問一問，他到底是受了傷，還是生了病嗎？

克莪 我沒有，培姜。夜太黑了，地方又偏僻，又聽見了他那樣的聲音。

培姜 哼，你真是一位膽大的家伙呢。假如明天別人看見他死在那兒的時候，你對着警察或者檢查官們怎麼樣說話呢？

克莪 (大受驚惶)我簡直沒有想到這件事體呀。啊，培姜，天老爺保佑你，我今晚說的話你千萬不要對人說。你不要對你的老人家說，也不要對他們那些人說；他們一聽到這話的時候，今天晚上就在守喪的時候便會傳播出去。

培姜 我說不說倒不曉得。

克莪 他們已經走到門口來了，你還要做甚麼？

培 你自己倒沒作聲罷。

培 去走到櫃檯後面去。米海爾吉母司，肥胖而魁梧的酒店主，領着克廉飛里（瘦削而多疑的人）和華勒金彌（肥胖而好色，年約四十五歲）走入。

男子們 （一同）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培 大家發財，大家發財。

米海爾（對着走向櫃檯的男子們說）好，你們請坐，請坐。（走到櫃檯旁的克我面前）克我，你是怎麼樣呢？今晚上開西底家裏死了人，你去不去守夜？

克我 我是不去。我想走捷路回去睡覺了。

培 去（從櫃房裏說出來）爹，他倒不錯呢，你真不應該，一個通夜要到外邊去，留我一個人守店子。

米海爾（快活地）我要去遊一個通夜，或者半個通夜，不都是一樣的嗎？我喝了些酒，你要叫我走遊那女鬼堆回來，我想你倒是怪女兒呢。

培 姜 我要是怪女兒，你便是怪老子，你留我一個人守十二個小時的通夜，我一個燬着火，聽着狗叫，聽着牛叫，聽着我自己的牙齒敲得打戰的。

金 滿 (討好地) 你有甚麼怕的呢？像你這樣很結實的好姑娘，會打倒我們兩個男子呢。

培 姜 (漸次興奮起來) 這兒不是有些很好酒食杯的莊稼漢子嗎？十個補鍋匠在東邊的山谷裏露天的居住，有幾千的軍隊——這頂混帳的軍隊——時常在這鄉裏打混。有好些東西實在是有點危險，無論怎麼樣都好，我一個人是不留在這兒的。

米海爾 你是那樣害怕的時候，就等克莪和你一道同住罷。以後他是應得看照你的，我想這是上帝的意思。

衆人都迴顧克莪。

克 莪 (手足無所措地) 我自己是很高興的，不過我有些怕來里神甫罷；假如我這樣做的時候，羅馬的法皇和教主們不知道會說甚麼話呢？

米海爾 (輕蔑地) 哦呀，要命！你點着燈坐在這竈邊上烤火，等她到房裏去睡，難道辦不到嗎？你

是要留在這兒纔行，我聽見說有甚麼一個怪東西在那邊濠溝裏睡着，是要發瘋還是要死都不曉得，今晚上也有一個人留在這兒她纔好一點。

克 莪（無可奈何的哀訴神氣）我實在是怕那來里神甫呢。你們不要等我做壞事，我們不久便要成夫婦的啦。

飛 里（輕蔑到了盡頭的口氣）把他鎖在那西廂房裏罷。這樣他就留在這兒神甫也沒有話好說了。

米海爾（對克莪說，插身在克莪與門之間）好，就這樣幹罷。

克 莪（拚命地喊叫）你們不要留着我罷，不要留着我罷。上帝保佑你們。快讓我出去呀，快讓我出去（想從米海爾身邊穿過去）。快讓我出去，你有災有難的時候，上帝會保佑你呢。

米海爾（高聲地）喂，少鬧些呀，坐在這竈頭旁邊罷。

推了他一掌，笑着走向櫃房去。

克 莪（轉過身來，排着兩手）哦，來里神甫呀，天上的神聖們呀，我今天好逃到那兒去呀？哦，聖

約塞夫，聖北屈里克，聖白里基德，聖吉母司，請打救我罷。

克莪背轉身去，見房門開着，便欲一衝而逃。

米海爾（提着他的衣襟）你想想跑嗎？

克莪（叫出）放了我罷，放了我罷，你不明理的老頭子，放了我罷，不然我就要教士們來處治

你，諸羅馬法庭的紅衣教主們來處治你。

忽地把上衣脫掉，跑出門去，上衣留在米海爾手中。

米海爾（把身子掉轉來，高舉着克莪的上衣）哼，這是一位基督先生的衣裳。在我們的偏僻的

西方今天真是有無上的光榮了；培姜，我們託上帝的恩庇，替你找着一位鐵錚錚的漢

子，以後不怕就有二十個年青的姑娘們要到你田地裏來取草，你也可以不必擔心呢。

培姜（對於自己的所有物辯護起來）他就要拘守禮法，你也用不着就要俏皮他呢，怪可憐

的，反正是你自己不是，你爲愛惜幾個錢，不是連一個幫我看店子的小徒弟也不肯用

嗎？

把克拔的上衣奪去，拿着走進櫃房。

米海爾（呆着了）在甚麼地方去找一個小徒弟呢？你是想要我去請個更夫，在客塞爾巴去搖

着鈴子找嗎？

克拔（把門隙開一個縫，伸進頭來，低聲地）米海爾，吉母司！

米海爾（做效他的聲音）甚麼事呀？

克拔 外邊的那個要死的怪東西在濼溝上面往這邊看呢。我想他會來偷你的母雞的。（掉頭往後看）啊，不得了，他跟着我跑來了（克拔跑進門裏）他假如是聽見了我所說的話，他一定會要我的命的，在這樣夜靜更深我是要一個人走回去的呢。

衆人好奇地看守門次好一會。有人在門外咳嗽。克里司突馬洪，一位瘦削的青年，十分疲倦地，畏怯地，慚濁地，走入。

馬洪（低聲地）恭喜諸位好。

衆人 恭喜你好。

馬洪（走向櫃臺）賢慧的姑娘，我請你給我一杯啤酒。（搜錢出來）。

培姜（把酒遞給他）小夥，你是在那山谷裏向住紮着的鋪鍋匠嗎？

馬洪 我不是，我不過走夠了。

米海爾（寬草地）你到這火邊上來罷。你好像又餓又冷的光景啦。

馬洪 多謝你。舉起酒杯，稍稍向左邊走去，便停止着了，向周圍看望。老板，你這兒是常常有警察來的嗎？

米海爾 你來得不好，正我家裏繁昌的時候，你會看見門上的白色的字跡寫着『本店特許販賣啤酒及其他酒類』。警察還要來管我們做甚麼呢？並且在這四十幾里的境內沒有一家像樣的店子，所以每個善男善女除掉一個寡婦之外都是老好人呢。

馬洪（放心地）這樣說，這兒是很太平的了。

嘆息着呻吟着走到櫃旁，坐下，把酒杯放在旁邊，開首噉起燕苔來，他太困乏了，不暇顧到旁人都在驚奇地看着他。

米海爾 (走到馬洪面前) 你在問警察，是你自己怕他嗎？你怕是有人追索着的罷？

馬洪 追索着我的人很多。

米海爾 像這樣年辰不好，戰火又不打了，這樣的人一定是很多的。(拾起些襪子等物，散佈在竈旁的，悄悄地拿開了。) 我恐怕是做了強盜罷？

馬洪 (沉痛地) 我記得是別樣一個名字，還要大一點的。

培姜 你真怪呢。小夥，你沒有讀過書嗎？連自己做的事情的名字都不曉得。

馬洪 (害羞地) 我的記性很遲，成績也是不很好的。

米海爾 你就再蠢，強盜是偷人搶人的一回事體你總曉得罷。你是因為這樣纔有人要捉你的嗎？

馬洪 (表示出身不賤的神氣) 像我也是一位正派的農家的兒子呢。(突然煩悶起來) 我的老頭子假如是不死，從他的衣包裹搜點錢來，便全盤把你這家老房子買了，一點也算不得甚麼呢。

米海爾（感服的神氣）不是儉了人，當然是大一點的事體了。

馬洪（得意起來）唉，正是大一點的事體呢。

金彌 看他的樣子是一位不良的少年。大約在夜裏向追趕過那家的姑娘的罷。

馬洪（受不下的神氣）哼，說那兒的話；我老正是正經的漢子呢。

飛里（轉向金彌）金彌，你這人真蠢。他纔說他的老頭子是一位莊稼人戶，而他此刻淪落到這個樣子。大約田地是歸了公罷，他總是做了甚麼一位正經人常做的事體啦。

米海爾（向着馬洪，疑問地）是跑公事當差的嗎？

馬洪 說那兒的話。

米海爾 是代理人？

馬洪 說那兒的話。

米海爾 是地主？

馬洪（不耐煩地）唉，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像那樣的事體，你在芒斯達市的小報總會看見的。

不過像我做過的事體，我想無論是有錢人，沒錢人，裁判官或者推事，都是沒有人做過的。

大家都高興起來，很稀奇地更走到他的旁邊。

飛里 唔，這位傢伙倒很有趣啦。

金彌 就是丹大衛的曲馬團，他會把牠打倒，向着人說人的不好處的，牧師也怕敵不過他。飛里，你再試驗他一下罷。

飛里 難道你是造了假錢，把假金來造成了金幣嗎？

馬洪 我沒有幹過那樣的事情呢，老兄，就是一個銅板的假錢也沒有造過。

金彌 難道你還是討了三個婦人嗎？我聽見說過，北邊一帶的新教徒們很有不少的人這樣幹的。

馬洪 (害羞地)我連一個老婆也還沒有討，何況說兩個三個呢。

飛里 或者你怕是去替波奕耳人打過仗火來，像那邊的一些人是該凌遲碎割的。小夥計，你

是不是跑到東邊去來，去幫助克魯格人打過仗，去幫助波奕耳人獨立過的呢？

馬洪 我生下地來一直到前禮拜三，我沒有出過我的鄉村一步。

培姜 (從櫃房走來) 那嗎，他是甚麼也沒有做過的了。(向馬洪說) 你又沒有殺過人，又沒有做過壞事，又沒有造過假錢，又沒有做過強盜，又沒有鬧過亂子，這是沒有一件事情值得你要逃走的了。說了半天你是甚麼事情也沒有做過的了。

馬洪 (傷了感情) 對於一個出門的孤兒說這樣的話，未免太沒良心了，我後面有監獄，前面有死刑，地獄張着口要吞噬我的呢。

培姜 (遞一個眼色叫諸人沒作聲) 你不過這樣說罷了。你是甚麼也沒有做過的。像你這樣一位馴善的小夥子就是一條豬的喉管，你也怕是割不斷的。

馬洪 (憤慨) 你在瞎說啦。

培姜 (故意生氣) 我在瞎說嗎？你怕要想我把掃帚頭打你罷？

馬洪 (躲閃着她，放聲的驚呼) 你不要打我罷。前禮拜三就是我的老頭子要打我，我纔把他

殺了的啊。

培姜 (大吃一驚) 你殺了你的老子?

馬洪 (氣餒了) 的確我是把他殺了, 啊, 大慈大悲的聖母喲, 你超度我父親的靈魂罷。

飛里 (同金彌倒退着) 真是厲害的傢伙啦。

金彌 啊, 真是了不得!

米海爾 (大表敬意) 小朋友, 你這的確是值得受絞罪的。你這樣做定然是有甚麼原故的罷。

馬洪 (極自然的語氣) 他那人真是太凶了, 他年紀老了, 頑固得不堪, 我所以簡直不能忍耐了,

培姜 你是用手鎗把他打死的嗎?

馬洪 (搖頭) 我甚麼兇器也沒有用。我是沒有軍火的護照的, 我是一個知法的人呢。

米海爾 你怕是用的是長刀了? 我聽見說過, 外邊的人都用着一種很兇的刀子的。

馬洪 傷了感情, 大聲地說你以為我是殺牛的屠戶嗎?

培姜 你總不會像金彌一樣把你父親絞死的罷? 金彌絞死一條沒有領護照的狗, 那狗在繩

子頭上吊了三點鐘，又叫又掙扎，他自己以為死了，警察又說是沒有死。

馬洪 我倒沒有那樣做。我一下把鋤頭舉起來，劈頭就砸在他的腦袋上，他就好像一隻空口袋一樣倒在我的腳底下，連一聲也沒有呻喚地便死掉了。

米海爾 (給個手勢叫培姜替馬洪斟酒) 你怎麼又沒有被人捉着呢？你立刻便把他埋了嗎？

馬洪 (籌思着) 是的。我當時便把他埋了。我那時不是正在挖山羊嗎？

米海爾 你攪了這麼一天，警察都沒有來追趕你嗎？

馬洪 (搖頭) 一個人也沒有，我正大光明地在官道走，不管是狗也好，豬也好，惡魔也好，我目中無人便走起來了。

飛里 (好像見識很廣的一樣點着頭) 他們那些傢伙所敢動手的只是平常的一種人犯罷了，像他這位漢子，一動了氣的時候，一定是可怕的。

米海爾 他一定是那樣的呢。(向馬洪) 小兄弟，你幹出了這件事情的地方是在那兒呀？

馬洪 (疑惑地望着米海爾) 老板，是在一處很遠的地方呢，在那遠處的高山下一個彎曲的

角上。

戚里（點首贊成）他真是一位很周到的人，他的確是不錯的。

培姜 爹爹，你真的要找一個徒弟的時候，就找這位小夥計，他倒有所羅門一樣的智慧呢。

戚里 夥計們都是怕他的，你假如把這位夥計收在店裏，不怕你圍子裏用養缸偷竊着的私造酒就有狗來舔着，他們也沒有一個人敢來哼哼鼻子的。

金滿 在這偏僻的地方，孔武有力的人便是寶貝，我想一個人能够殺死他的老子，就在地獄的門前他一定敢和一個拿着投槍的惡魔招架的。

培姜 他們說得不錯，我假如有這位夥計留在店裏，我也不怕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退伍的軍人，我也不怕遊魂厲鬼了。

馬洪（出於意外地佔了勝利，高興起來）唷，真說得上勁啦！

來海倫（殷勤地）小朋友，你留在我這兒做個徒弟怎麼樣呢？我們要多把些錢給你，少叫你做些事情。

克我（不安地前進幾步）像培姜這樣的姑娘住着的正經的清靜的店子裏面，不該把一位凶惡的人留下啦。

培姜（極嚴烈地）你不開口嗎？誰個在同你講話？

克我（退縮着）像他這樣一位凶手……

培姜（叱咤着他）我叫你沒作聲呢；我們不會上你這樣的人的當的。（甘媚地向着馬洪說）夥計，你呢，我想你是肯留在這兒的，我們盡力地供養你啦。

馬洪（大為詫異）我留在這兒，不會受警察捉捕嗎？

米海爾（大為詫異）我留在這兒，不怕你，這兒的警察們都是些沒中用的酒鬼，他們在黑夜裏不先放一個哨子就連一隻野狗也不敢動手的。

培姜（極親切而妮婉地）無論如何你在我們這兒留一會兒罷。你的腳不是已經走起了血泡，你的臉也就給威克老的羊子一樣應該洗一下呢。

馬洪（滿足地向周圍看望）房子倒很不錯，只要你們不是說的假話，我便留在這兒也不要

緊啦。

金彌 (跳起來) 好極，託上帝的福，今天晚上有一個殺老子的人在這兒守門，她也可以放心

了，好，米海爾，我們走罷，再遲一下他們會把上好的酒喝乾淨了的。

米海爾 (同二人走至門口) 朋友，對不住得很，你叫甚麼名字呢？我想記着一下。

馬洪 我叫克里司突，馬洪。

米海爾 好極，上帝保佑你，你今晚上請安安然然地睡，我們明朝上半天再見。

馬洪 上帝都保佑你們。

諸人出，只剩下克我一人，在門口躊躇。

克我 (對着培姜) 你不要我留在這兒保護你嗎？

培姜 (不快與地) 你不是說過，你怕來里神甫嗎？

克我 我想我現在就留在這兒也不要緊了，他也是在這兒的。

培姜 用不着你的時候你不要留在這兒，你趕快走罷，這時候不希罕你了。

克 我不是說過，來里神甫是……

培 好，你趕快到來里神甫那兒去罷（帶些嘲笑的口調），請他把你弄成一個獨身的僧侶，把那位夥計留在我這兒。

克 假如我碰見坤寡婦的時候……

培 你趕快走罷，你不要把我們吵得不能睡呢。（推克我出去，把門掩上了。）那位夥計會把多少聖人的靈魂超渡了的。（匆忙地四面跑尋着，繼後把腰圍解下來，作為窗帷釘在窗上，馬洪膽怯地看着她。她接着走到他面前來，很高興地同他說。）小大哥，你在火旁邊去息一下罷。你一定是走累了。

馬 洪（又害起羞來，脫着長靴）我的確是走累了，亂跑了十一天，到晚上來又怕得不能睡覺。把自己的腳舉一隻起來，捫着腳上的泡，自己哀憐着自己的樣子。

培 姜（立在他的旁邊，愉悅地看着他）我想來，你家裏的人一定很高貴的罷，你的腳這麼小，你的姓名又優雅，好像是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華族和貴族一樣。

馬洪 (自鳴得意地) 我們是高貴呢，很肥的曼斯特的土地我們有好幾百畝。

培姜 你的面孔不是很好看嗎？額堂是很高的。

馬洪 (喜出望外地) 我嗎？

培姜 是呢。你是從西邊或者南邊來的，你沒有聽見過年青的女娘們向你這樣說嗎？

馬洪 (苦澀地) 唉，從沒有聽過。像我生長着的那個荒僻地方的人簡直是說白話不要命的呢。

培姜 就算是那樣，我想這幾天總該聽見過的，你沿路走着對着些年青的姑娘和老媽子們一面講着你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馬洪 姑娘，我一直到今天晚上從不曾講過我自己的事情，我今天晚上隨口講出來了，我或許太蠢了呢；不過你們都是老實人，我想你也是一位很和氣的女子，所以我也一點也不怕你們。

培姜 (把麥草裝在口袋裏面) 這樣的話你在路上在每家小店子或者農家裏面，遇着年青

的姑娘的時候，你一定說過的罷。

馬洪

（走到她面前去，漸漸把聲音提高來）我一直到今天晚上從不會在甚麼地方說過呢；我足足走了十一天，左邊一條淺的溝，右邊一條深的土埂，在石子縱橫着的田地裏面，在泥炭池的池邊，都可以看見些輕浮的年青姑娘，走路賣風騷的婦人，在和一些男子說笑，但從沒有看見過你這樣的人。

培姜

你假如是沒有走累，我想來你一定會像蘇里芳，或者丁格白的那些詩人一樣，會說許多故事，許多笑話呢；我聽見過好些人說過，詩人就像你這樣的人一樣的——一發了氣的時候便都是有威可畏的人。

馬洪

（稍稍又挨近了她些）你帶着很多的戒指啦，我這樣問你或者怕失禮罷，你還是獨身麼？

培姜

我這麼年青的爲甚麼不是獨身呢？

馬洪

（放心地）那嗎，我們是一樣的了。

培姜（把口袋放在長椅上，敲打着）我倒還沒有殺我的老子呢。我是害怕做得，不過冒起火

來我心裏很難過是和你一樣，我想來結果的時候，你們一定鬧過大亂子罷。

馬洪（生下地第一次和女子暢談，覺得非常快活）我們倒沒有。心腸不好的婦人從山那邊

過來的；我老人家素來是頑固的人，那心腸不好的婦人又嚇使他，不怕就有魔鬼來，就有祖宗的陰靈四個人來，也是把他沒法。

培姜（奇異着）有人不會怕你，這不是出乎意外的事情嗎？

馬洪（極開誠布公地）一直到我殺死父親的那一天，愛爾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我是甚麼人的，他們只以為我是平常一般的人，曉得吃，曉得喝，曉得走路，曉得睡覺，沒有人把我看上眼的。

培姜（從懷裏取出一條破褲來，放在口袋上）我想姑娘們是一定當心着你的，你同姑娘作要的時候，一定是頂拿手的罷。

馬洪（搖着頭，質樸地說）我是不向你說白話的，就是姑娘們也不把我看上眼的呢。在我家

鄉裏除掉那田地裏向的不說話的畜生，是沒人把我看上眼的。（在火旁坐下。）

培 姜（失望地）我是以爲你和一位那威國王，或者東方的國王一樣過活着的呢。

她把麵包和牛奶瓶放在桌上後，走來坐在他的旁邊。

馬 洪（可憐地笑着）像和國王一樣嗎？我從早做到晚挖泥，掘窖，動手，動腳，沒有一刻工夫玩耍過的，不過我只有到夜裏來上山去偷打兔子罷了，我偷打兔子的確是很厲害的呢，（極真率地）有一回我拿糞叉去叉魚，受了差不多六個月的監禁。

培 姜 夜裏向你一個人到外邊去，這就是你說的玩耍麼？

馬 洪 是這樣的，可憐得很呢，不過我看見北極光在北邊或者霧子的稀薄的地方動着的時候，等我聽見兔子噉噉地叫起來了，我便跑到棗棠花裏去，我就和聖馬丁的祭日的太陽光一樣歡喜。等我玩够了，我又走下山來，在大路上你可以看見有些鴨子和鵝兒在那兒伸長着睡覺，我還走不到糞塘的時候，便聽見我的老頭兒在打鼾了——他只要一睡熟了，總是要打着很大聲的，怪難聽的鼾聲；醒來的時候，他這人是始終冒着火

的，就好像又愛罵人，又愛狂叫，又愛賭咒的亡八軍官一樣呢。

培姜 啊，這真難受呀！

馬洪 的確是你說的那樣呢，你還沒有看見過他嗎？他喝酒接連喝着好幾個禮拜，在紅日東昇的時候，或者天還沒有亮便起來，就給五月間的槐樹一樣，一絲不掛地走到院子裏面去，向星宿子的臉上投些泥塊去，鬧到小豬兒和叫着的母豬都駭得要死一樣呢。

培姜 我想來恐怕我也是害怕他的。你們家裏就只有你們兩個人的嗎？

馬洪 除此而外還有甚麼呢？就算他有多少兒女分散在五洲萬國去，到了今天，想來也不會有一個不咒他的，在半夜裏醒來他們就喀一聲嗽，打個噴嚏，也要咒他的。

培姜 （點着頭）你們真是奇怪。我不怕已經活滿了二十歲，我倒從沒有這樣咒過我的父親的。

馬洪 不過像我的父親你是咒過的呢，我的父親他不和人為難的怕只有他因為打了警察，欺負了人，受了二三個月的監禁，或者是投在瘋人病院裏的時候罷（沈抑着），就這樣

他倒等我犯了沒大的罪過，弄到那個禮拜二的時候，我終把他的腦袋子破成了兩半呢。

培姜（把下放在他的肩頭上）不過你在這兒總可以過些好日子了，不會有人再作難你的

呢，像你這樣一位好漢原是應該享些快樂的時候了。

馬洪 是的，時候是到了，我這樣一個人是有氣力，也是有胆量……（有人在外面扣門）

馬洪（換着培姜）喂呀，怎麼好這樣遲了還有人敲門，我這一向是怕警察和鬼的呢。（又在

敲門）

培姜 是誰呀？

聲音（在外）是我。

培姜 是那個我呀？

聲音 坤寡婦喲。

培姜（急於跳起來，把麵包和牛奶給馬洪）好，你趕快吃，裝着睡的樣子呢，她一曉得你是會

說話的時候，她那個話匣子打開來會扯到天亮呢。

馬洪吃麵包，養住地背着房門坐着。

培 姜（開門，喜興地說）你怎麼的在這樣夜深你有甚麼事情嗎？

坤寡婦（踏一步進門來，看見馬洪）我剛纔在下邊碰見克莪和來里神甫的，他告訴我你家裏有位稀客，他們怕他此刻會喝醉了酒在和你吵鬧呢。

培 姜（指着馬洪）你看他是不是在鬧呢，他拿着麵包和牛奶一面貪着磕睡。你請去告訴來里神甫和克莪罷。

坤寡婦（走進來）我不再去會他們了，因為他們叫我把那位夥計引到我家裏去。

培 姜（大吃一驚）就在今天晚上嗎？

坤寡婦（走到側邊來）是今天晚上呢。神甫說，『像他那樣的人在你孤單單的一個姑娘家裏過夜，是不很好的。』（向着馬洪）你這位先生好嗎？

馬洪 你也好啊！

坤寡婦（半分有趣地怪看着他）啊，你不是這麼一位和氣的小夥子嗎，你會暴躁起來殺人，那

一定是逼得太難過了。

馬洪（狐疑）唉，怕是那樣罷。

坤寡婦怕不僅是『怕是』呢，我看見你這樣馴善地坐着吃着喝着，我的心都軟了，你這樣的人與

其說是殺了父親，倒不如在教堂裏唸經還要相稱呢。

培姜（在櫃台上洗酒盃）他就和世界上的英雄豪傑們也可以並排起抬頭呢，你少說些廢

話罷。你走了，不要糾纏他，他是從前禮拜三就走走得很倦了。

坤寡婦（泰然地）等他把飲食用過了我們就可以走呢，好朋友，你要曉得我們正好是同伴，在

八月的節會上唱着歌討錢的詩人們，他們唱的就是我和你一類的事體呀。

馬洪（無嫌猜地）你也殺了你的父親嗎？

培姜（藐視地）她殺甚麼嘍。她把一隻瓦鋤頭打了他，就中了鐵鏽的毒，漸漸衰弱起來，終久

就死了。那種殺法真是不值錢的，就是小孩子們也不會稱讚她呢。（走到馬洪的左邊

去。

坤寡婦

（快興地）就算沒人稱讚，不過像我這樣的寡婦，死了兒女，丟了男人的，比起你來對於年青的人倒是好朋友呢，像你這樣的姑娘，在路上被人家給你一個眼色，你便立刻追
着人家。

培姜

（大發雷霆）坤媽，像你配說這樣的話嗎？你不是就想看這位人的面孔，連命都不要地便跑下山來的嗎？

坤寡婦

（嗤笑）我嗎？哼，來里神甫要把你們分開，到底還是聰明。（拉馬洪起來）殺過老子的人真是逼人愛啦，小朋友，我們頂好走了，你趕快站起來和我一道去。

培姜

（握着馬洪的手）他是不準走的。他是我這裏的店徒，我老人家不在的時候，不準甚麼人把他偷了去，把他誘拐了去。

坤寡婦

白天做了工，晚上還要守店子的，沒有那樣的瘋子，好，你跟我走罷，我的小房子不遠一點，就在那邊的山坡上。

培 姜

馬洪，你等到明天再走。你等到明天來就可以看見她的破房子是個甚麼物什了，亂草長得一地都是，比她所有的一點地面倒還要好喂山羊呢，替她收拾家裏的人就連一個痞子也沒有。

坤寡婦

馬洪，你去看見我所收拾的花園，你會相信上帝是專於把我造來過單身生活的呢，你看我蓋房子，看我割草，看我剪羊毛，你會曉得這麻城地方沒有我的敵手。

培 姜

（大聲地嘲笑）不錯，上帝是專門把你造來做工夫的。你把自己的奶子拿來喂一匹黑的山羊，康諾德的大教主把來煮來吃的時候，帶着了人的臭味，這不是很有名的事體嗎？你又替一位法蘭西的狡猾的水手剃了鬍子，你就給捉着一個在山上跳着的野山羊把牠的肝臟取了的一樣，得了一點錢和一管煙，這也不是很有名的事體嗎？

坤寡婦

（有趣地）小朋友，你聽見沒有？再隔一禮拜她就要這樣罵你的了，你聽見沒有？

培 姜

（向馬洪說）你不要理她呢，你叫她趕快回她的豬窩裏去，不要糾纏我們。

坤寡婦

我是要走的，不過他要和我同走。

培 姜 (搖着他) 喂, 你是啞子嗎?

馬 洪 (羞怯地向坤寡婦說) 我很感謝你; 不過我是這兒的店徒, 我留在這兒的好些。

培 姜 (得意地) 好, 你親耳聽見的了, 你趕快走罷。

坤寡婦 (向房裏四望) 這時候要叫我一個人翻山過去是很寂寞的, 他假如不同我走, 我今晚
上就要同你們息在這兒。培姜, 你讓我在這長檯上睡罷, 等他睡在灶旁邊。

培 姜 (促急而強硬) 我不高興的, 你趕快走, 不走我要趕你。

坤寡婦 (把披肩拉攏來) 噯, 多活了二十歲便這樣倒灶呢。(向馬洪說) 小朋友, 好, 你請睡了, 你要當心些, 你假如和他兩個人做出甚麼怪事, 你是跑不了的, 她是克我的未婚妻, 他們
教我告訴你, 她只是在等着羊皮紙上的婚姻証明書的。

馬 洪 (走到門着門的培姜面前) 她纔說的是甚麼?

培 姜 簡直是自話, 你不要理她。克我那東西真不是好貨, 他要派遣偵探來看我。我下一次捉
着他的時候, 他就曉得好歹了。

馬洪 你是真不和他結婚的嗎？

培姜 就是一位大教主走來要叫我和他結婚，我也是不肯的。

馬洪 啊啊，多謝天地神明。

培姜 好，這兒是你睡的地方。這床被條是我不久纔親手裝的棉花，你請安安然然地睡，睡到明天清早鷄叫的時候，我來叫你。

馬洪 (在她走進內室的時候) 上帝和聖母瑪麗亞和聖北屈里克都保佑你，多謝你的好意。

(培姜把內室門掩上。馬洪慢慢地就睡，捫着被條覺得很舒服的樣子) 噯，這床是又乾淨又軟和，我終久是走上了好運得了好伴了——兩個好看的女人爭着我這樣的一個男子——我倒沒有想出我纔是那麼蠢，我早晚得是這樣，該把我的老子早殺死的。

幕

第二幕

奉面如前。明朗的晨光。馬洪喜色滿面地擦着女人的靴子。

馬洪

(數着架上的酒罇，自言自語)那邊有五十個。那兒十個。那上面有二十個。八十個酒罇子。六個茶杯和一個破了的。兩個盤子。許多許多酒杯。酒瓶的數，怕學堂裏的先生也數不清罷，我想就把克拉勒全境的發財人和讀書人都可以醉倒了。(當心地把靴子放下)這雙靴她今晚穿的時候很別緻的了，她這些刷子不也很好嗎？(把刷子放下，徐徐向鏡面走去)這個地方真不錯，我一輩在這兒同些上等的人講閑話，不再像從前一樣和貓兒狗兒們打交道了；搖手擺手地走，吸吸煙，喝喝酒，一天的工作不過有時候替客人打開下子酒瓶，抹抹酒杯，洗洗茶盅罷了。(把鏡子從壁上取下，立在一個椅靠上，在前面坐着洗起臉來)我實在不曉得我是標緻的，不過我家裏的那個鬼鏡子，就是

一個天使的面孔也要照歪了；我從今天起會好看起來的，我的皮膚會柔嫩起來，再不
會像那周年四季只是耕田下糞的村漢一樣了。（吃驚）是她又來了嗎？（看出去）是不
認識的姑娘們啊，怎麼了，我藏在那兒的好呢？長着一個頸子還沒穿衣裳。（又看出去）
頂好是走進房裏去把衣裳穿好再來。

收拾起衣裳和鏡面來，抱着跑進內室裏去。門推開來，白諦蘇桑看進來，在門上敲着。

蘇桑 沒有一個人在裏面的。（又敲着門）

奈里 （拉她進門後跟着進來，回着裘克荷娜與丹麥沙羅）兩個人就出去跑山，未免還早罷。

蘇桑 我想怕是克家和我們作玩的，這兒怕簡直沒有那樣的人的。

荷娜 （指着麥草和粉梅）你們看這些東西，他昨晚是睡在這兒的。假使他是已經走了，那纔
沒趣呢，這樣一位殺死老子的人我們得不到手看見了，我們這老早就起來，跑了一座

山呢。

奈里 你們看那不是他的梳子？

沙羅 (把靴子拿起) 假使是他的，他老人家的血一定還留在上面的。你們在報上看見過罷？殺死了的人流出血是一點一滴的。

蘇桑 沙羅，你看這是不是血呢？

沙羅 (臭了一下) 我怕是臭水呢；不過這靴子的確是他的，我從沒有看見過一雙靴子上又有白灰，又有紅泥，又有泥炭，又有海上的細砂，就像這雙靴子一樣。我聽見說，他是走了很遠的路來的呢。

把一隻靴子穿在腳上，向右手走去。

蘇桑 (走向窗邊) 或者他怕把米海爾，吉母司的靴子偷了，跑向白爾牟勒去了，沙羅，你頂好去追趕他一下罷，從前在北邊的海岸上有一個男子咬了一位貴夫人的鼻子，你把駱子駕在車上跑了三十里路去看過來的啦。(看出)

沙羅 (向窗邊跑來，穿着一隻靴子) 沒瞎說了罷，我們今天上了當了。(又把一隻靴子穿上) 這雙靴真合我的腳呢，我要留着等我到牧師那裏去的時候穿，周年四季跑到牧師那

裏去要懺悔也沒有甚麼東西值得懺悔，真是怪羞人的呢。

荷娜（在門次傾聽）喂！房裏向有甚麼人呢。（把門微微推開）是一位男子啦。

沙羅趕快把靴子脫掉，放還原處。衆人排成一列，從戶隙處望去。

沙羅 等我喊他一下。喂喂！（男子現出頭來）培姜在裏面嗎？

馬洪（像耗子一樣畏怯地走出，持繩的手藏在背後）她此刻上山坡去了，去看羊子去了。她說要在我喝的茶裏向放些山羊奶。

沙羅 冒失得很呢，你是不是那殺死老子的人？

馬洪（側身走着，走到掛鏡子的掛釘）唉，我是的。

沙羅（拿出她帶來的蛋）哦，你來得真是好，我帶來了兩個鴨蛋來，請你今天吃的，培姜的鴨子是不生蛋的，我這蛋是頂好的呢。你把你的手伸出來，摸一摸看，便曉得我說的不是白話了。

馬洪（羞怯地前進，把左手伸出）又大又重實啦。

蘇桑 我帶了一包奶油跑來呢，你乾吃麵包是不好的，你把你老子殺死了也跑了不少的路啦。

馬洪 多謝你們。

荷娜 我帶了一點點心來，我怕你一定餓了，你跑了多麼遠的路來的。

奈里 我帶了一匹生着蛋的仔雞來——這是煮熟了的——昨天晚上給牧師的車子札死了的呢。你看，這胸脯是多麼肥的。

馬洪 好像要爆的一樣啦。（把接着禮物的手背去觸她。）

沙羅 你不拍她一下麼？你的右手那麼尊貴簡直不想用的麼？（她轉到他的背後去）啊，他是拿着鏡子的。我一直活到今天倒還沒有看見過人拿着鏡子在背後照的啦。殺老子的人畢竟是和尋常不同啦。（女子們嗤嗤發笑）

馬洪 （很本分地微笑着，把禮物堆積在鏡上）我今天真是多謝你們……

坤寡婦匆匆走入。

坤寡婦 (在門次) 沙羅，蘇桑，荷娜呀！這麼早的你們有啥事情到這兒來的呀！

女子們 (嗤嗤地發笑) 那位便是殺老子的人呢。

坤寡婦 (向女子們走去) 我很曉得的喲；我來是想把他加入運動會裏去的，叫他去跑，去跳，去拋，去擲些還有甚麼玩意的。

沙羅 (上勁地) 坤媽，你說的不錯。我要把我的嫁奩全盤來作抵押，他是定會贏的。

坤寡婦 你們是贊成的時候，你們就該做個東，把他的元氣養好來。(拿着禮物) 小朋友，你早餐用過沒有？

馬洪 還沒有呢。

坤寡婦 (大聲地) 喂，你們人手是有的。趕快動起手來給他弄早飯呀。(向着馬洪說) 你來罷 (拉他到櫃上來在自己旁邊坐下，女子們在弄茶和早餐) 培姜還沒有回來，你趕快把你自己的事情對我說說罷，不要像五月的月亮一樣總是不講話。

馬洪 (漸漸高興起來) 話很長呢；你會聽夠的。

坤寡婦 你這樣一位聰明伶俐的好孩子，不要害羞。把你老人家家的腦蓋劈開了的，是在自己家裏嗎？

馬 洪 (害羞而又高興地) 不是的。我們是在挖地，在我們那冷澆澆的山坡上的一點瘦地上。坤寡婦 是你想問他要錢，或者還是討一位很厲害的女人連你老人家也想趕走的嗎？

馬 洪 我沒有；不過我是掘地又掘地，他向我說『你這懶東西，你東張西望的，你趕快給我走到牧師那邊去，去告訴他，你在二十天之內要給凱舍寡婦成就百年大事。』

坤寡婦 她是怎麼一個人呢？

馬 洪 (惶恐地) 她是從小那邊跑過來的，很凶的東西，她有四十五歲了，怕有兩百零五磅重的光景，一隻腳是跛的，一隻眼睛是瞎的，並且她還滿風騷，年老年少都不論的啦。

女子們 (圍着馬洪，一面服事着他) 噯噯。

坤寡婦 他爲甚麼要逼着你討她呢？(取了一點雞肉來吃)

馬 洪 (滿適意地吃着) 他說渡世很艱難，像我這樣的總要找一個人來保護，其實他自己是

想在她房子裏面住，想把她的錢來喝酒呢。

坤寡婦 這比熄了火的灶頭，比死了男子的寡婦，比你喝夜酒還要壞來些啦。你就是因為這樣纔劈死他的嗎？

馬 洪 (漸漸興奮起來) 我不是這樣。我這樣對他說：「我是不想討她的，我小的時候她喂過我六個禮拜的奶，這是甚麼都曉得的事情，並且世間上的人都說她是惡婦，便是烏鴉和海鷗也被她駭散了，連一點影子也不投在她的圍子裏的啦。」

坤寡婦 (俏皮地) 剛好是一個佳糊呢。

沙 羅 (熱心地) 不要理她。於是乎你就把他殺了嗎？

馬 洪 他說：「像配你這樣的人她是過於好了，你趕快去罷，再不然我便打得你來就給被車子刺死了一個爬蟲一樣。」我說：「我想你倒沒有那麼輕便。」他說：「你趕快滾，不然我今天晚上就要扯斷你的腳手。」我說：「我想你沒有那麼輕便。」(立起來，把茶盃掀盪)

沙羅 真的呢。

馬洪 (沉重地)那樣一說着的時候，太陽從雲和山的中間出來了，烘烘地照着我的面孔。他說：『你這東西在招死了』，說着便舉起一把大鐮刀來。『倒是在招死呢』，我說着便舉起一把鋤頭。

蘇桑 說得活現現的啦。

荷娜 他真會說話。

馬洪 (揚揚自得地，搖着鷄骨)他把鐮刀劈來，我便向東邊一閃。我一翻身把背朝着北方，一鋤頭就砸在他的腦頂，把他砸倒了，把腦袋子劈成了兩半劈到他的喉頭。把鷄骨來舉到自己的喉頭。

女子們 (一同)啊，你真厲害呀！上帝會保佑你！你真是一個男子漢呀！

蘇桑 我想來怕是上帝遣他來替坤媽做第二次的丈夫的罷，坤媽很想再嫁，這兒的人又不肯討她。沙羅，你把他抱在坤媽的膝頭上罷。

坤寡婦 你們不要俏皮他。

沙羅 (極迅速地走到桌案和櫃台去，取出兩隻杯子和一瓶酒來) 你們都是英雄，讓你們喝

一個交杯，把手挽起來，就給水手們唱的歌裏面的外國的情朗倩女一樣罷。(把兩人的手挽起來，遞酒杯給他們) 好，喝罷。祝這西域的一對英雄康健，祝海賊，祝牧師，祝造私酒的人，祝臨時的賽馬騎手；祝好酒貪杯的警察，祝以法律為買賣，自飽肚皮的審判官，一切一切都康健呀。(搖動酒瓶)

坤寡婦 沙羅，真是絕好的讚禮啦。好，喝罷，馬洪。

兩人交挽着手，馬洪以左手舉杯就飲，坤寡婦以右手。兩人正在飲酒時，培姜提奶瓶走入，失神地站着。衆人都離開馬洪，馬洪向左手走去，坤寡婦一人坐着不動。

培姜 (生着氣，向沙羅說) 你來做啥事體呀？

沙羅 (弄着圍腰) 買一兩煙。

培姜 有錢嗎？

沙羅 我把錢包忘了。

培姜 那嗎你頂好去拿來，不要在我這兒作弄。(向坤寡婦說，更認真地輕蔑着)坤老太婆你又要甚麼呢？

坤寡婦 (厚着臉皮地)要買二罐漿糊。

培姜 (大怒)開天闢地以來你一家人是沒有穿過一件衣裳的。漿糊沒有給你，你趕快給我滾回克拉麥克去罷。

坤寡婦 (同衆女走時)你今天的脾氣真壞啦，培姜，好，我們就走了。(向着馬洪)小朋友，你不要忘記呢，下半年要賽跑和賽馬的。

衆女一同走出。

培姜 (命令地)把那些破行頭丟掉罷，把那些杯子收拾好。(馬洪火速地收拾)把這襪子搬去靠着壁頭呀。(馬洪照樣做了)把那鏡子掛在釘上。爲甚麼把牠拿下來了？

馬洪 (極柔順地)我是裝束了我自己一下的，這個地方真好，年青的姑娘們很多呢。

培姜（嚴厲地）甚麼姑娘！你少說些罷。（走到右手的櫃台）

馬洪 住在這個地方，怕誰也要修飾……

培姜 我叫你少說些，你怎麼樣呀！

馬洪（很懼怯地看着她的面孔）會，最後舉起一把鋤頭來，向培姜走去，故意鎮靜着）我把父親斫死了的就是這樣的鋤頭呢。

培姜（仍然嚴厲地）你今天一大清早起來向我說過六遍了。

馬洪（反抗地）真怪，你不喜聽的事體，那些姑娘們要跑了十幾里路來聽我的。

培姜（吃驚回過身來）十幾里路？

馬洪（辯解地）你父親不是說過這兒住的都是走十幾里路來喝酒的老好人嗎？

培姜 他們是走正路來，那自然是老好人，不過她們都是跳河越坎來的呢。你那樣走的時候，還要不着三兩步路，我剛纔下去看見郵差帶來的報呢。（有意地，把語氣加強）今天載得有一段新聞呢，馬洪。（走入左手房中）

馬 洪 (驚疑着) 是我殺了人的新聞嗎?

培 姜 (在房內) 是的, 是殺人的事情。

馬 洪 (大聲地) 殺死的是老子嗎?

培 姜 (又從房裏走出, 向右手走去) 不是的, 是說一個人辦了絞罪, 載了有半張報紙, 小夥計, 那樣的死法真是有點駭人呢, 尤其是殺過老子的人是要受那樣處罰的; 像那樣的人是誰也不會同情的, 死了的時候, 人家把他的屍首丟在一個坑裏, 不過拿點不值錢的粗布來包裹一下罷, 在他的頭上再倒些石灰, 就給一個女人從茶杯裏丟掉甚麼渣滓一樣。

馬 洪 (極可憐地) 啊, 這怎麼辦呢? 你看我還不要緊麼? 你昨天晚上說過, 我同你們住在這兒, 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

培 姜 (嚴厲地) 像你和那些女人處處亂吹, 那你想有不危險的地方是沒有的。那樣的女人們夜裏向便同着警察們四處玩, 四處亂說的。

馬洪 (担起心來) 你看她們究竟說不說呢?

培姜 (假裝着憐憫的樣子) 那有誰個曉得呢?

馬洪 (大聲地) 她們到底有甚麼好處要把我這樣的人弄去受絞罪呢?

培姜 她們所喜歡的和人不同，她們爲甚麼要那樣做，誰個會曉得呢？其實你吊在繩子上拌命，就是一個生着蒼蒼的石頭也會哭的，你的頸子很好，很粗大的，可憐啊，你吊在繩子上拌死拌活地怕要半點鐘纔會斷氣罷。

馬洪 (拿起長靴來穿在脚上) 她們是那樣可怕的人，那我頂好是就給夷梭，或者凱因和阿伯爾一樣，到內芬山或者奕里司平原上去飄泊罷。

培姜 (作弄起他來) 或者怕那樣的好罷，我聽見說過這兒的裁判官是全無心肝的。

馬洪 (憤恨地) 這兒的沒心肝的人不僅是裁判官罷。(望着她) 像我這樣一個孤人看見女人和姑娘們就給落在地獄的靈魂們望着上帝的一樣，又要動身去飄泊，不太可憐嗎？

培 姜 在這麻城地方有幾千幾百的可憐的姑娘們走來走去，你怎麼會說是一個孤人呢？

馬 洪 (陰鬱地)我怎麼這樣說，你是很曉得的。晚上來了，在小小的鄉鎮上燈光照着的街道旁邊走着，或者走到一處生的地方，前面也有狗叫，後面也有狗叫，或者走到都城附近的官道上你可以聽見在濼堤的陰黑處這邊有接吻的聲音，那邊又在話着深深的愛情，你空着一個肚子沒心沒腸的走過，這是怎樣淒涼的事體，你是很曉得的。

培 姜 我看你這人很怪呢，馬洪。我一直活到今天沒有看見過比你再怪的人。

馬 洪 一個人只是淒淒涼涼地過活，你叫他怪，又怎麼能夠呢？

培 姜 我倒不怪啦，我一輩子只是同着我父親兩個人過活的。

馬 洪 (極端地稱讚)像你這樣一位又可愛又好看到的女人怎麼會淒涼得起來呢？許多的男子都要集攏來聽你那聲音的甘脆，就是纔生下地來的小孩子，在你路過的時候，我想來也會跟着你跑的。

培 姜 這麼會奉承人像你一樣的，偏說會淒涼，我倒是莫明其妙呢。

馬洪 奉承人。

培 沒有和姑娘們打過交道的人，能够談你今天這樣的話嗎？你不過假裝着淒涼的樣子，想鬧攏我罷了。

馬洪 我倒希望着我能够假裝得出呢；我沒有一刻時候不是淒涼的，我生下地來便淒淒涼涼地，我想來就和清早的月亮一樣呢。（走到門口）

培 羨（被他的話說動了一樣）我當真不曉得是怎麼的呢，像你這樣一位好漢有多大的胆量，殺死老子的，偏會比別人不好過。

馬洪 就是我自己也不曉得呢，我只曉得我今天的心裏真是難過，我要離開你走了，我們天南地北永遠分張，我以後就再隔多少年辰，不會再有一天清早能在你旁邊睡醒的了，我們只有在末日判斷的時候纔能見面的，我現在是只好拿着手杖走了，絞殺實在是難成的事體（轉身欲走去）就是這家店裏今天也不肯再留我了。

培 羨（嚴厲地）馬洪（馬洪轉過身來）你到我這兒來呀。（馬洪向她走來）把你那根棒子丟

掉罷，加些炭在灶裏面。你是這兒的店徒，我不準你此刻就丟下手走去。

馬洪 你說我留在這兒便要受絞罪嗎。

培姜 (到這時纔轉過情面來) 我剛纔跑下去把報上載着的兩三禮拜以來的愛爾蘭全國的重要罪案都讀了呀，沒有一個字說到你殺人的事情上來的。(立起走進櫃房去) 他的屍首好像沒有找到的樣子。你住在這兒是不要緊的。

馬洪 (吃驚，徐徐地) 你是在和我作玩啦。(又歡喜又有些怕懼地跟着他) 我能够留在這兒在你旁邊做工，我從今天起是再不會淒涼的了。

培姜 只要那寡母子婦人或者那些女孩子不來誘拐你去，你留在這兒那有甚麼妨害呢？

馬洪 (狂喜) 我從此以後耳朵裏只是裝滿你的話，你的面孔時常照着我的兩隻眼睛，白天我看見你晒着太陽走路，晚來我可以洗你的腳兒。

培姜 (殷勤地，但有點不好意思) 我想把你在周圍使用時你倒是很適意的一個孩子呢，你剛纔和着那些女人一道雖然使我冒了火，不過像是一個沒氣魄，沒風流的孩子，我

也是不高興睬他的。

克菽背着一個籃子跑來，坤寡婦隨後。

克菽（對培姜說，我纔從下邊走過的時候，看見你的山羊在吃金彌田裏的黃芽菜。你趕快去罷，不然會把肚子吃爆的。

培姜 啊，真是該死！

培姜把一張披肩蒙在頭上，跑出。

馬洪（交迭看了兩人一下，仍然很高興地）我頂好是跑去幫助她，趕羊子是我的拿手好戲。

坤寡婦（把門掩上）她也是不弱的呢，這位克菽先生要和你講一番話。（有趣地微笑着坐下）

克菽（從衣包中取出甚麼東西出來，獻給馬洪）朋友，你請看一看罷。

馬洪（看那個東西）走到西方去的一張半票嗎？

克菽（變心地發起抖來）我輩把這張半票給你，還有我的新帽子（從籃中拉出來）還有我的一條夾褲（又拉出來）還有這件新衣裳是這周圍十里路的地界內頂黑的羊毛織

成的（把衣裳給他）我這通同給你，我還要祝願你，就是來里神甫也要祝願你，只要你肯走開，不要擾亂我們，使我們就給昨晚晚上沒有看見你以前的一樣。

馬洪（開始破起臉來）你啥事體定要把我趕出去呢？

克莪（望着寡婦乞援的樣子）我是一個本分人，一點也不曉得說假話，所以我就把真話對你說罷，馬洪。我是要和培婁結婚的人，我不喜歡有你這樣一個比我更聰明，甚麼也怕的人住在她的家裏。

馬洪（差不多要動起手來的光景）你就這樣弄點賄賂來要想把我趕掉嗎？

克莪（哀懇的聲調）好朋友，你千萬不要誤會；你到別的地方去，有金練子帶，有好衣裳穿，有高貴的婦人們同你騎馬，這豈不和你更好嗎？

急切地做了些表示向坤寡婦乞援。

坤寡婦（走過來）真的呢，馬洪，你頂好還是走罷，不要等那個女孩兒挂着你，克莪的意思是說她和你是不配稱的，不過外邊的人都說她要和你結婚呢。

馬洪揚揚得意起來。

克 莪 (極認真地)她是和你不配稱的,她的脾氣很壞,像你和她一道的時候,隔不上二十天便會打起架來。(用手比着打架的形勢)只有像我這樣的人纔和她相配;我是再馴善不過的一個凡人,她就要抓我,我也不回手的。

坤寡婦 (把克莪的帽子戴在馬洪的頭上)總而言之,你把他的衣裳穿好罷,好朋友,你就到外邊去比賽他也會借給你的。(把馬洪推進內室裏去)你把衣裳穿好來,穿好後再來回話罷。

馬 洪 (很高興地拿着衣裳)好,我就穿罷。我穿起這衣裳,戴起這帽子,很想等她看一看啦。
馬洪走進室裏,把門掩上了。

克 莪 (很發心地)他說要等她看呢。他一定是不肯走的。他的心裏向藏着有二十個惡魔,看他的樣子一定想和培姜結婚的。

坤寡婦 (嘲弄地)不錯的呢,年青的女孩子們都喜歡有力氣的人,不喜歡你這樣的人的。

克 我 (自暴自棄地在室內盤旋) 啊，坤媽，我怎麼纔好呢？我去告他，但我又怕他從監房裏破獄出來殺我，他一定是要殺我的。假如我不是信仰上帝的人，我也要鼓起勇氣來跑到他的背後去攔腰殺他一刀了。啊，生成是一個孤兒的人真是不幸呀，譬如有一個父親，平常是見慣了的，所以也容易把他殺了，在世間上出得一個大名。(走到她面前) 啊，坤媽，你可以替我想個方法麼？我要送一匹母羊子給你。

坤寡婦 一匹母羊子算得甚麼，不過假如我和他結了婚，打救了你，你要送我些甚麼呢？

克 我 (出乎意外地) 你？

坤寡婦 是呢，你肯把你那匹黃牛，一匹公的山羊給我嗎？還有在你那麥田裏向要我開一條路，在米海爾聖誕日的時候要給我一担糞，要許我在你西山上採炭，你肯麼？

克 我 (覺得有了希望，高興起來) 我是一定肯的，我還要給你一個結婚的戒指，借一套新衣裳給你，你好等他在結婚一天潤氣一下啦。我要送兩匹小羔子給你做燕席，我要從克羅司磨里那或者巴林那地方去聘請吹喇叭的來替你奏樂，我還給你……

坤寡婦 好了，你不要講話，他快要來了。

馬洪 很得意地穿着新衣服走出。坤寡婦滿有意地看着他。

坤寡婦 你現刻假如能夠看得見你自己，我想你是高傲得不和我們講話呢，像你這樣的人要把你從麻城遣到西邊的地方去，真覺得可惜。

馬洪 (像孔雀一樣驕傲起來) 我是不走的呢。這個地方就算不好，我寄在這兒也滿足了。

坤寡婦 遞個臉色叫克莪離席。

克莪 好，潮水是退了，我去量一量賽跑的距離來，我把衣服給你丟在這兒，我祝你今天得佔勢利。上帝保佑你。(埋着頭一顛一簸地走出)

坤寡婦 (貪看着馬洪) 噯，小朋友，你真是很標緻呢。你現刻還不忙，你坐一坐罷，和我講講話。

馬洪 (滿擺架子地) 我要到外邊去，在山坡上去看培姜。

坤寡婦 要找培姜，你不要那麼忙，你是聽見過的，昨天晚上我對你說過，我們兩個是頂好的夥計呢。

馬洪 我以後也不要甚麼夥計了，甚麼人都要給我送飲食，送衣服來的（大踏步地走到門次，一面緊緊着革帶，）他們都是想來看我這個出色的孤兒，一鋤頭便把他的老子劈成兩半，劈到了褲帶子的地方呢。（把門一推開，踉蹌地又退轉來）喂呀，我的天老爺呀！救命，救命！

坤寡婦 （走過去）你怎麼的了？

馬洪 我殺死了的父親的鬼魂走來了！

坤寡婦 （看出去）就是那個痞子嗎？

馬洪 （慌亂地）我藏在甚麼地方的好呀？不要等那鬼魂把我看見。

門一推開，老馬洪現在門口。馬洪便在門角落裏藏着。

坤寡婦 （很有趣地）老夥計，你好嗎？

老馬洪 （粗魯地）今天清早或者昨天晚上你看見有一位年青的小夥子從這兒走過沒有？

坤寡婦 哼，你這人真怪，招呼也不招呼一聲便跑進人家的房子裏來。

老馬洪 你看見那個年青的小夥子沒有？

坤寡婦 (硬聲硬地) 啥個樣式的小夥子呀？

老馬洪 一個怪難看的痞子呢，口是蠻大的，手裏拿着一根棍子。我會見一個叫花子說是昨晚

上看見他走這兒來了。

坤寡婦 這兒這幾天有好幾百人走過要去趕司來里的船呢，你要問他有甚麼事情呢？

老馬洪 我要想打死他，他把鋤頭來把我的腦袋子斫壞了。(把一頂大帽子脫下，一頭裏着鋤

帶和膏藥，有些驕傲地自行表示着) 這就是他闖出來的，我受了這麼重的傷還跟着

他跑了十天，你看我不很厲害嗎？

坤寡婦 (把兩隻手去捧着他的頭，很高興地檢視着) 打得真厲害啦。是甚麼人打你的呢？怕是

一個強盜罷？

老馬洪 是我自己的兒子打我的，他那鬼東西是甚麼強盜嚟，是個憐得不堪的連話也說不連

貫的雜種。

坤寡婦 (把手放開，用自己的圍腰揩手) 你在這樣炎天烈日之下把你那傷痕露出來，我想人

家會罵你是臭腦壳，你當心些罷。真的打得厲害，你一定是太把他虐待了，所以他纔這樣打他的爸爸。

老馬洪 我嗎？

坤寡婦 (自己高興着) 是的呢。像你這樣一個老頑固要虐待小孩子，你不是太沒面孔了嗎？

老馬洪 (憤慨着) 虐待他？我是和聖人一樣寬忍又寬忍的，只說等到死便了結了，我在這樣的年紀趕了出來，一個人也沒有幫助我的。

坤寡婦 (很有趣地) 惡有惡報，真是天有眼睛呢。

老馬洪 惡你說我惡嗎？我不是說過是他害死了我的嗎？那東西專會說白話騙人的，逢着人便瞎說白道，在乾了的羊齒上袒開肚皮曬太陽便要曬他半天。

坤寡婦 一點生活也不做麼？

老馬洪 生活，他就做生活，不過只攔一點就給燈草一樣粗的乾草，趕一條剩着的母牛也把腳

給她劈斷了，他一沒事做就玩起他的雀子來，甚麼綠翠兒啦，甚麼四喜兒啦，關不清爽，再不然就從牆上把點點大的一張鏡子取下來，一面照，一面做些怪像。

坤寡婦

（看着門後的馬洪）他怎麼那樣的癡呢？他想來會去吊姑娘們的膀子的罷？

老馬洪

（很輕蔑地叫着）吊膀子？他只要一看見有穿着紅衣裳的女人一搖一擺地走過山來的時候，他立刻就跑到柴裏去藏着了，你看他那羊子一樣的眼睛會從那小小的極枝和葉子裏射出來，兩隻耳朵就給從隙縫擠出來的兔子的耳朵一樣。姑娘們，真個够
了！

坤寡婦

他喝酒嗎？

老馬洪

那個東西怕喝不上半兩便要稀泥爛醉的。他那個肚子真有點怪，有一回我把我的煙管叫他吸了三下，他那個東西簡直苦得要命，弄來只得把他載在驢車上去找過看護

婦呢。

坤寡婦

（兩手担緊着）哎呀，我一直活到今天，倒還沒有聽見說過這樣的一個傢伙！

老馬洪 我也敢賭咒，你是決沒有聽見過的，那個東西成了四方的女人的笑話，割草的姑娘們只要一看見他來了，便要把鐵刀停着，放開喉嚨笑他，叫他是馬洪老頭兒的豬兒子呢。像這樣的一個人我就把甚麼東西都丟掉也想看他一眼。他到底是啥樣子的一個人呢？

老馬洪 小小的一個矮子呢。

坤寡婦 臉黑嗎？

老馬洪 又黑又骯髒啦。

坤寡婦 (想了一下)我好像是看見過的。

老馬洪 (急切地)一個怪得不堪的黑拐子呢。

坤寡婦 是很討厭又很可怕的一個惡漢，和你是一模一樣的。

老馬洪 他跑到那個方向去了呢？

坤寡婦 翻過對山去了，怕是去乘船到南邊或者北邊去的。

老馬洪 我邊趕得上他麼？

坤寡婦 外邊的沙地上潮水是退了，你假如打那邊去，你不一會便可以趕上他，他走的路是沿着灣頭去的要遠三十里路呢。（指着門口）你一直走，走到那邊山頂便轉下去，再向東北角上走去就行了。

老馬洪匆匆地走出。

坤寡婦 （大聲地在後面喊着）你趕上他的時候，加勁的報他一個仇罷，不過你不要犯法纔好，像你這樣的一位出不得門的好漢，裁判官戴着一頂黑帽子宣佈你的罪狀的時候，是很難乎爲情的呢。（把門急急的關上了，看着馬洪蹲在角落裏畏縮着，看了一會又嗤的大笑起來）哼，你真個好個身手的西方的健兒喲，你一鋤頭便劈到褲腰的便是那立痞子嗎？

馬洪 （看出麼，回頭又對着她）今天這事情培姜一曉得了，不知道會怎麼樣呢？她不知道要說甚麼話的？

坤寡婦 我想來她一定會打你的腦壳，把你趕出去的啦。可憐她把你當成了一個豪傑，你這個

小騙子纔瞎吹一陣說是把老頭子殺了。

馬 洪 (又轉向門口，暴怒得幾乎說不成話的光景，一半是自語地) 他那東西裝死賣活，就像

一條老鼠追趕耗子一樣又來追趕着我，我自己和愛爾蘭的好姑娘們打着交道他要來破壞，他那個該死的忘八蛋我倒想把他拋在海裏去呢……

坤寡婦 (更認真地) 你這是一個人的獨子談的話嗎？

馬 洪 (發起怒來) 獨子甚麼獨子！我咒他剩着的一個獨牙齒痛得要命，我咒他那隻獨眼

睛在那路角上看見七十七個惡鬼，我咒他那隻獨腳幹拐着走下火坑呢。(看出去)

他現刻要走海岸上去了，我望上帝有眼睛，捲起大浪子來把他從這世間上洗掉了去。

坤寡婦 (不大高興地) 你不害羞麼？(把手搭在他的肩，把他拉過身來) 你怎麼的了？你不是要

哭了嗎？

馬 洪 (失望而且悲哀地) 我是纔看見了智慧的明星的愛光照在她的額上，聽她的話就如

像聖白里幾德對着嬰兒的天使們講話的一樣，她此刻又會，看不起我會向我說些狠話，就給一個老婆子趕着一匹臃腫的驢子上山一樣啦。

坤寡婦 她那樣全身發些痒癢的女兒你是把她太說好了，她身上的臭氣就給店裏賣的臭酒一樣。

馬洪 (不耐煩地)像她那樣的人就在天堂裏向做生意也是很配的呢，我現在怎麼好呢，別人家把我當成英雄只得一天便被天老爺把我倒折了。

遠遠有姑娘們的喧聲，坤寡婦從窗口望出去，又匆匆走向他來。

坤寡婦 我想你給我一樣做就好了，自從我把我的男子死了以後，我一個人山上住了很久了，心裏滿快暢的時候，坐在太陽裏面，或者打打橈子，或者縫縫襯衫；有時候又看看海上來來往往的帆船，打釣船，我一面就想着在那海上生活着的一些勇敢的長毛的水夫們，我一人在山上就住了好幾年了。

馬洪 (覺得有趣起來)是那嗎，你是和我相像呢。

坤寡婦 我是和你相像的呢，所以我纔喜歡你的，在那山上我有一家小小的房子，我要親手服事你，別人是再不來管你是不是甚麼兇手的。

馬洪 我一離開了培姜，我還有甚麼事體好做呢？

坤寡婦 你能够做的事情滿多呢——你可以去採些蚌壳來把我們的小房子的裏面塗白，或者做一座小小的鵝兒的房子，或者在我的一隻舊船上蒙一道新的皮面；我的房子雖然和四隣四舍隔得很遠，但你在我的紡車角上可以遇着些頂聰明的老人，你同我滿可以談着私語，彼此擁着呢……

聲音 (在外面，從遠處叫來) 克里司突！克里司突！馬洪！克里司突！

馬洪 那是培姜在叫我嗎？

坤寡婦 那是些年青的姑娘們，我想她們是來叫你去比賽的，我向她們怎麼說的好呢？

馬洪 你幫助我把培姜弄到手罷，我現在想找的就只有她。(坤寡婦立起來走到窗口去) 請幫助我把她弄到手罷，我要祈禱上帝在你死的時候引出手來引導你，從極樂園的近

路把你引到天堂，引到聖母瑪利亞的兒子的腳樓前面。

坤寡婦 好個祈禱啦！

聲音 (更近些了) 克里司突！克里司突！馬洪！

馬洪 (不安地) 她們來了。上帝保佑你，你賭個咒罷，你幫不幫助我呢？

坤寡婦 (看了他好一會) 假如我幫助你，你成了這兒的主人的時候，你肯賭咒準我要求開一條路，給我一隻山羊，在米海爾聖誕日給我一擔糞嗎？

馬洪 天地神明，日月三光，我是件件依從你的。

坤寡婦 那嗎好，那老頭子的事情我便一句話也不說，是這樣培養就死也不會曉得這件事情的。

馬洪 假使他又再轉來的時候呢？

坤寡婦 我就硬說他是瘋子，不是你的爸爸。我就賭個咒也可以說我今天看見他在砂岸上發了瘋的。

姑娘們跑進來了。

蘇桑 來呀，去比賽武藝罷。培姜叫你去。

沙羅 已經在比跳了，我們拿一套騎士的服裝來備你去騎驢子賽跑。

荷娜 來呀，你來麼？

馬洪 培姜是在的時候我是去了。

沙羅 她在路上作弄克我呢。

馬洪 好，那我就去看她。

馬洪飛跑出去，姑娘們跟隨着他。

坤寡婦 好，就算到頭是失敗了，也會是很有趣的，我相信除了我這個死了兒女，死了丈夫的寡婦之外，再沒有人會憐憫他的。(下)

幕

第三幕

臺面如前。同一天的午後，金彌稍稍帶着醉意入場。

金彌（呼喚）培姜（走進內室去）培姜（又回頭轉來）培姜！

飛里也稍稍帶着醉意登場。

金彌（向着飛里）你看見她沒有？

飛里 我沒有；我叫克我打發驢車去接他去了。（想開碗櫃，上了鎖的）喪事的一大清早便醉得那個樣子，他不太糟糕了麼？他這個女孩子也太厲害，公然把鎖上了，她自己跑去和那個年青的小伙子昏鬧，你就渴得要死也沒有人管你的。

金彌 她要去昏鬧，一點也是不足怪的呢，那位小伙子把滾球的人通通贏了，把翻圈子的人也通通贏了，把投槍的人的鼻子也折破了，甚麼競技他都占了勝利，賽跑啦，跳啦，舞蹈

啦，甚麼地都贏了！他真是好運氣呢，唉。

飛里 他就算勝了，他總還要打败的，他說不上十句話總要吹起牛皮來，說他殺死了他的老子，他把一把鋤頭用力地打死了的。

金彌 自首的人是不受絞罪的，他的老頭兒現刻怕已經廢了罷。

老馬洪徐徐地從窗外走過。

飛里 假如有人用一種長劍子把那兒的土挖起來，把他那兩半腦袋子一拋出的時候，那在新聞上和法庭上不知道會怎樣報告呢？

金彌 他們會說是在大洪水的時候，死了一個古時候的丹麥人呢。（老馬洪走進來，坐在門次傾聽）你沒有聽見說過嗎？在杜剝林城裏有許多腦袋骨，就給康騰脫的農家的青的瓶子一樣排列着的。

飛里 你相信的嗎？

金彌 （爭鬪的神氣）秋收以後坐黎哇堡的船回來的一個伙計不是說親眼看見過的嗎？他

說：「他們把來陳列着，做一個死了的偉人們的賽會。白的頭骨，黑的頭骨，黃的頭骨都
有，有些帶着全副的牙齒，有些卻只留着一個的。」

飛里 或許不是假話罷，在我年青的時候，房子外邊有一座墳，藏着一個男子的殘骨，他的大
腿骨怕和你的手一樣長的。那真正是一條大漢子呢，禮拜一天天氣晴的時候我有好
些回數去把來鏟逗起玩耍，骨頭都是亮煌煌的，像如今的世界上是看不到的。

老馬洪 (站起來) 看不到嗎？你們來看我這個腦壳罷，一鋤頭便打得這麼粉碎的，你們請對我
說，你們在啥地方或啥時候看見過這樣的。

飛里 喂呀！到底是甚麼人打你的？

老馬洪 (得意地) 是我自己的兒子打我的，你們肯相信嗎？

金彌 哼，這個人的心裏藏得有些奇怪的事情！

飛里 (懷疑地) 是怎麼樣打的呢？

老馬洪 (在室中步來步去) 我走了幾百里的長路，我是想在乾淨的床上睡一下，一天吃四餐，

一個錢的事情也不做光是來替你們講些真話的呢。(稍稍急驟地向二人走去)喂，你們給我一點湯水罷。

坤寡婦走進來，失神地立在老馬洪的背後。金彌與飛里在左邊，老馬洪是面着他們的。

金彌 你去問她要罷，她有些東西藏在帳屑裏面的。

坤寡婦 (迅速地走到老馬洪面前) 你在這兒嗎？你沒有走得好遠嗎？

老馬洪 我看見輪船已經開過了，我口渴得很，腳又走麻了，我想那東西就儘他去罷。所以我回來了。(看她的肩披下) 你給我一點喝的東西呢，我從前禮拜四就起，真走累了。

坤寡婦 (取一個杯子來，故意呈出殷勤的腔調) 那你就在這電旁邊坐下，休息一會罷，你又要走路，又要打架，又要曬太陽，你是的確會攪累了。(從她提來的石瓶中取出一杯私造酒來給他) 好，你請喝這點酒罷，這祝你的幸福，祝你的長壽。

老馬洪 (貪婪的接着酒杯，坐在電旁) 啊，真真多謝你！

坤寡婦 (把其餘兩人引到右手去，悄悄地說) 你們曉得麼？那個人帶了傷，今天瘋了。我剛纔碰

見他，他胡說白道地說是一位補鍋匠把他整治了的。後來他又聽見克里司突馬洪的事情，他就說馬洪是他的兒子，把他腦壳打破了的。噯，一個瘋子不真個可怕嗎？他以後要去殺死甚麼人，他會說是那個人把他的腦壳打破了的呢。

金彌（全然信以為真地）的確是可怕的啦。我記得有一個人給一匹黃驢子跌傷了，他便去殺死了不少的牲口，後來他把一架錶的內容吃掉，死了。

飛里（懷疑地）他看見過馬洪嗎？

坤寡婦他還沒有（做個警告的姿勢）你不要等他記起馬洪來呢，萬一他鬧出了命案來，你也是要吃官司的。（回頭來看老馬洪）不要做聲，他在聽呢。你們等我去勸解着他，使他不耍鬧亂子（走到老馬洪面前）伙計，你此刻覺得怎樣？心裏還舒服些麼？

老馬洪（飲了酒的原故稍稍傷感起來）我的確是可憐，我落到這步田地，簡直是不好說得，自

從那東西一生地來我辛苦了不少，那個蠢才他連第二本讀本也還沒有讀到，他一從學校裏回來，每每要拐着一隻腳，他的身上打得來現些黑印就給補鍋匠的驢子一樣。

嚶，一個人要受他自己嫡親的人舉起手來殺他，一個人在夜靜深更的時候要死了也沒有有人來照顧，真個是不好說得呢。

坤寡婦

（不知如何措辭）憑你這樣心平氣和地說着，誰也不相信你就是我們剛纔看見過的那一個人呢？

老馬洪

我是和剛纔一模一樣的呀。我已經活到了六十歲，在走下坡路了；一個人活到這樣大的年紀真不是好過的事情，自己的兒子對於你要變成狗一樣，你要罵他，要打他，還要費盡你不知道多少的心血。

飛里

（對令強說）他不曾是瘋子的，（對坤寡婦說）你問他罷，他的兒子是怎麼樣的人？

坤寡婦

（對着老馬洪說，故意做出一個怪樣子）打了你的你的兒子是不是有二十一歲，賽跑，賽跳，甚麼都是很拿手的嗎？

老馬洪

（咆哮着回向着她）你沒有聽見我說過嗎？他是一個蠢東西，所以他以後會曉得沒爺沒娘的孤兒的味道了，年青的人和年老的人都要作弄他，他們要把他當成一個瘋子。

狗一樣，要咒他，罵他，蹴他呢。

外面大發一陣喝采的歡呼聲，聲音稍在遠處。

老馬洪（以兩手掩耳）喂呀，他們要在那樣吼甚麼呢？

坤寡婦（微微笑了一下）他們在喝采呀，在喝一位年青人的采，這兩域的好身手的健兒。

又喝一次采。

老馬洪（走到窗口去）聽他們那樣吼，我的心子都快要爆了，我這一個禮拜以來腦袋裏跳得

很厲害。外邊是在賽跑嗎？

金彌（從門口望出）是的呢，他們把他騎在驢馬背上了，要在沙地上賽跑。騎在那匹遮着眼

睛的驢子背上的便是那位好漢了。

老馬洪（疑惑地）是那位小伙子？假如你們說他是一個大傻瓜，那我倒敢賭咒，說他就和我跑

江湖的兒子一個模樣呢（不安地，把手撫摩自己的頭腦）唔，我倒想出去看一看來

坤寡婦（止着他，嚴厲地）你不準去，你頂好還是到白爾麥特去呢，這兒連你睡的地方也沒有

的，你不要儘在這兒混時候啦。

飛里

（走過來）你不要理她。你站在這橋上看罷，甚麼都會看見的。他們趕着在跑，要不等潮水起來，你從那山路上去怕還走不到便要散會了。

老馬洪

（站在橋上，坤寡婦挨着他）哦，連海邊上都很好看見了。他們跑起來了。他是在頭的。他到底是甚麼人呢？

坤寡婦

他是世界的大選手，今天簡直沒有一項錦標沒有落在他手裏的。

飛里

（看出去，看見外邊的競馬熱中起來）喂，看呀。他們要趕上他了。

金彌

他也還是要贏的。

飛里

金彌，你不要太着急。要說贏時候還早呢。

坤寡婦

（叫起來）你看他把門跑過了。真騎得好啊。

金彌

（喝采聲援）喂，年青的伙計，拼命地幹喲！

老馬洪

他把第三的一個人趕上了。

金 彌 他總還是要贏他們的。

坤寡婦 他就同二十個人一同賽馬，他也要贏他們的。

老馬洪 你們看他騎的那匹驢子，要把星宿子都蹴翻了。

坤寡婦 哎呀，跳了一下！（忘神地緊捉着老馬洪大聲吶喊）他是落下馬嗎？哦，又騎上了！啊，他把甚麼人都趕上了！

金 彌 你看他打那個驢子的樣子！

飛 里 山裏的姑娘們都在幫着他吼呢！

金 彌 這是最後一博了！棒子都抽掉了！

老馬洪 你們看那個空的地方罷！他要落到水溝裏呢！（大叫一聲）哦，好得很呵！他又竄過去了！

金 彌 喂，並排起了！

老馬洪 喂，小伙子，了不得呀！哎呀，輸贏定了，他結底勝了！

大喝采聲，衆人同聲相應

老馬洪 (有些狐疑) 怎麼的呀？他們把他抬起來了。他們向這兒走來了。(忽然驚動起來，怒吼一聲) 那是我的兒子呀，一點也不錯！他那吐痰的樣子，他那大踏步走路的樣子，我是曉得的。

老馬洪 跳下來，向門口跑去，**坤寡婦** 捉着他，把他拉轉來。

坤寡婦 你不規矩地留在這兒嗎？那並不是你的兒子呢。(對**金彌**說) 你擋着他罷，不然你要犯縱人殺害的罪，安坐一個月的監，還要罰錢呢。

金彌 我捉着他了。

老馬洪 (掙持) 把我放了罷！把我放了罷！你們今天等我去報仇，打破他的腦壳。

坤寡婦 (搖着他，激烈地) 那並不是你的兒子呢。那個人是和這家酒店的姑娘結婚的，這兒生意又好，是得了官家的許可的，私造酒也在賣呢。

老馬洪 (驚愕) 那個人要同一位正經的有錢的女兒結婚嗎？這怕是你們瘋了罷！我走進來的難道是一座女人的瘋狂病院嗎？

坤寡婦 你自己倒是瘋了的呢，因為腦袋子受傷的原故呀。那位小伙計是這西方的豪傑。

老馬洪 我看來是我的兒子呀。

坤寡婦 你看來你自己是瘋子（外面喝采聲）你聽見他們喝他的采沒有在那灣灣曲曲的路上走着的。你自己不是纔說過你的兒子是一個傻瓜，難道他們爲替一個生下地來便是呆子的人喝采嗎？

老馬洪 （悲觀起來）要說那人就是他，也怕說不過去。（喝采之聲又起）的確是不會有替他喝采的哦，我怕的確是成了無法無天的瘋子了！（坐下把一隻手撫着腦壳）有一回我看見過十個紅魔鬼把我的靈魂按在一個格龍罐裏去過；又有一回我看見過就給狐狸一樣的耗子們在我耳朵上吸血；但是我一到今天從沒有把那個流着鼻膿的呆子和一位正派的人弄錯過的。我的確是送葬了呀。

坤寡婦 你的腦壳破得那麼樣子誰個也不以爲怪的呢。

老馬洪 是那嗎？我和他都算遭了大罰了，我和里美力克的姑娘們喝酒，喝得爛醉地，從黃昏喝

到天亮，怕還沒有三個禮拜罷，但我到今天從沒有瘋過的。（忽然對着坤寡婦）我的面

孔變了相麼？

坤寡婦 是有些變了相呢。你是一個嬉着面孔的武癡，就是小孩子也看得出的。

老馬洪 （更加興奮地站立起來）是那嗎？我頂好是跑到那邊的綜合病院去罷，那兒想來會收

容我的（大得意地）我是一個很可怕的病症啦，我要穿着一件整齊的坎肩亂叫着，有七個太醫來把我所說的寫在一部書本子上。你肯相信麼？

坤寡婦 你既是那樣的稀奇，那你頂好是趕快去，這兒的小伙子們從前捉着過一位瘋子，把那

可憐的家伙打得來逃跑了，一面發着瘋，一面吐着口水泡，跑去跳在海裏死了。

老馬洪 （冷靜地）的確的，我們一把頭腦攪壞了，一切的人都是惡魔呢。等我此刻走了罷，我從

小路偷走過去，免得遇着他們。

坤寡婦 （引他出去）就是那條路了。你向右手跑去，那就沒有人看見你的。

老馬洪 跑出去。

飛里（識竅地）坤媽，你好像在作怪啦；不過我要跟着他去，把點飲食給他吃，讓他休息一下，要看他究竟是瘋子還是和你一樣不瘋。

坤寡婦（不高興地）你要去接觸他的時候，你當心你自己的腦袋子罷。你沒有聽見他說瘋過好幾次嗎？

飛里 我聽見他說過好幾次；我想等不到晚上總會有一場好戲看的。（走出）

金彌 哼，飛里這個該死的蠢東西。那個瘋子腦袋子都打破了，怎麼會不瘋呢？我要去看他們，看他把飛里打倒。

金彌走出；坤寡婦把私釀藏在櫃臺後面。室外騷攘起來。

聲 音 喂，喂，有名的跳手世界第一的神行千里脚，好逗人愛的孩子呀！出色的騎士把他抬起來，喂，喂！

克里司突馬洪走入，穿着騎士的服裝，培姜，沙羅以及其他男女同行。

培姜（對着羣衆）好，你們走了罷，不要攔他，他一身都是汗水呢。好，你們走罷，等他把汗水

息乾，你們去拉繩子罷。

羣衆 這是他的獎品呀！草袋喇叭！古時候的詩人彈的七絃琴！一根平坦的有三個疙疸的黑

棒把杜卜林全市的讀書人都打得跑的！

馬洪（從男子們手中接受獎品）我真是多謝你們。不過你們假如看見我從前的那鵝頭的

打法，今天的事情是算不得甚麼的呢。

村間傳號者（在外面搖鈴）諸位請聽呀，今日的會輪到最後一樁比賽了！在外邊草地上拉繩子

呀！諸位，你們火速來呀！麻城的男子漢們一齊都來大幹一下呀！

培姜 好，你們去，你們等他在這兒休息，把汗水息乾來，你們去罷，他是不再動手了。

培姜將羣衆趕出；坤寡婦亦隨着羣衆走去。

男子們（走着）好，我們走，我們停一下再來！

培姜（紅光滿面地，用自己的肩轆替他揩面）啊，你真了不得喲，你得了這麼多的獎品，你以

後是得勢的呢，在這正午時候熱得你一身都是汗！

馬洪 (快活地看着她) 我假如能夠得到我所想得的一等賞的時候，我纔會很得勢呢，不是別的，我就想在兩禮拜之內，等教會一承認了之後，你要許我和你結婚。

培姜 (退開了幾步) 你要這樣問我，你真大膽呢，別人都在說等你的父親腐爛了後隔得四五個月，你便要回你家鄉去和你歡喜的姑娘結婚呢。

馬洪 (憤恨地) 離開你走嗎？(追上去) 我是不會的，再隔四五個月天氣一暖了起來，我要在內芬山上踏着夜裏的露水玩耍呢，那時候會有很好的香氣起來，你會看見那小小的亮煌煌的新月在小山頂上沉下去。

培姜 (睜眼地看着他) 馬洪，你在那內芬山上，一到晚來的時候，你要學那偷着打獵的人一樣，和女人戀愛罷。

馬洪 我的戀愛是偷着打獵的人的，還是貴族的，那一點也不要緊，你總之要緊緊地抱在我的懷裏，我要緊緊地在你抿着的嘴上接吻，到那時候我倒要可憐那上帝老官他千年萬年都只一個人坐在那黃金的御座上呢。

培 姜 那倒很有趣味呀，馬洪，像你這樣口才好，又會說的年青人，無論那一位姑娘遇着你都要把神魂失掉呢。

馬 洪 (得意地) 好，你再等一等罷，等到復活祭前的禮拜五一過，我們到奕里司去逍遙，從那兒的泉水裏汲一杯水來，我們把口潤濕了加勁地接吻又接吻，你或者仰睡在一片的草花上面，可以做你的頸環的草花上面，一面曬着太陽，一面聽我對你講許多有趣的故事罷。

培 姜 (被他的語調打動，低低地說) 那樣的時候，我可好看麼？

馬 洪 (歡喜欲狂地) 那時候假如有冠帶的教主看見你，也怕要和那些神聖的預言者一樣，把天堂的籬柵撥開縫來去偷看那屈羅夷的靈嫩娜神女呢，她把黃金色的肩轆來包着一簇花團，在籬柵外走來走去地走着。

培 姜 (由衷地妮婉的聲調) 馬洪，像你這樣有詩才的人，又很有勇氣，我到底有甚麼東西能夠配得上你呢？

馬洪（低聲地）在你一個人的心裏有七重天體的光華，你以後是我的一盞天使的明燈，夜

裏我到外邊去，在奧文或者科羅摩爾又鮭魚的時候，你是常常照着我的。

培姜 假如我做了你的女人，我是不讓你一個人在夜裏出去的，我要陪着你去，你可以看見

我是很會瞞過那些盤查的人，我也很會替天上的星星取些渾名呢。

馬洪 你嗎？下起雹來，或者在清早蒙着大霧的時候，你會丟命呢。

培姜 你和我兩個人便在一處很小的樹堆子裏面也很容易躲藏的，（生出一種煩悶的樣

子來）不過這些恐怕都只是過口說的罷，像你這樣一位出色的男子，我們這座窮人的大會怕留不下罷？

馬洪（把一隻手去挽抱着她）我假如不是基督教徒，你房頂上的一根一根的茅草，你門面

前鋪的一個一個的石頭，我都要跪着——禮拜祈禱呢。

培姜（喜氣洋洋地）你說的如是真話，我從今天起要點起燭來敬禮上帝，謝他的奇蹟把你

從南方帶領了來，我結婚的衣服都是準備好了的，我們一點也不消等待甚麼就可以

成爲夫婦呢。

馬洪 是奇蹟，的確是奇蹟呢。我苦了不少的日子，也走了不少的路，我一點也不曉得我是向着這樣幸福的一天漸漸地接攏來的。

培姜 就是我也是一樣呢，我是一個女兒，常常想渡過海那邊去和一個有十箱黃金的猶太人結婚，纔不曉得有你這樣一個人，就給星宿下凡的一樣，和我漸漸的接近了起來。

馬洪 像你這樣的話，我好些年辰以來就聽見婦人們向些癡笨的惡漢們講過的，不過用你那樣甘脆的聲氣說得我滿心歡喜的，今天要算是第一次呢。

培姜 我的話在你聽來是那麽甘脆的嗎？我說話來是很厲害的，在這個地方甚麼人都是怕我的呢，真的，人的心真是不可測度；我想從今天這個時候起，我們這麻城地方，斷不會有像我們一樣，這樣整齊的一對情人的呢。（室內有醉漢的歌聲）我父親守了夜回來了，我們儘他睡一下再告訴他，因爲他那樣時是很好說話的。

兩人分開。

米海爾（在外面唱）

典獄官同牢子手

把我追來沒路走，

他們把我帶回來

又到坎方做罪囚。

（被克我扶持着走人）

哭着哭着睡下去

一牢都在帶練子……

看見馬洪踉蹌走去，握他的手，培和克拔在左手交談。

米海爾（對着馬洪說）小朋友，你今天真是恭喜恭喜啦！我聽見說你今天甚麼都比贏了；像你

這樣一條好漢，我沒有引到關西底家裏守夜，倒真是一件羞人的事體，那兒拿出來的酒真多，你是再沒有看見過的，正午的時候我們把那老媽子的骨頭埋在坑裏了，我們

有五個人，不是，有六個人，醉倒在那些墓碑上，都吐得一句話也沒有說的。

馬 洪 (不安地，望着培姜) 真的嗎？

米海爾 怎麼不是真的？你把你可憐的老頭子悄悄地就埋了，真是不會打算呢，你應該把他載在克里的母馬的屁股上，趕到我們西邊來，就給古時候的聖約塞一樣，我們也好認真地把他埋起來，不使他死在外面，連一滴酒也沒有人喝來超度他的呢。

馬 洪 (粗暴地) 像他那樣的人，就那樣死掉也就十足了。

米海爾 (拍馬洪的背上一下) 嚇，你這不是太沒人情的一個兇手嗎？你走到那一家去騙得了一位女人的時候，那家的人真是背時呢；你看(指着克莪)我替我的女兒選擇的那位又膽小又本分的男子罷，我今天已經得到了飛金的證婚書來要替他們成婚了。

馬 洪 你今天就要替他們成婚了嗎？

米海爾 (高傲起來) 是呢，我就再喝得爛醉，你以為我要把我的女兒留着不結婚和你這樣一個惡小子同住在一道嗎？

培 姜 (忽地離開了克莪) 證婚證真的來了嗎?

米海爾 (得意地) 來里神甫剛纔纔念了一遍，是怪煞難懂的拉丁文呢，他說：「這來得恰好，你趕快替他們成婚，免得那位漢子來從中作擾。」

培 姜 (激烈地) 可惜時候倒已經錯過了，我現在想嫁的就是那位漢子，就是克里司突馬洪。

米海爾 (驚愕着大聲地說) 你要把他來做我的兒子嗎？他殺了他的老頭兒，血還沒有乾的。

培 姜 是的呢。像克莪那樣的人，就給一個稻草人一樣，力氣也沒有，話也不會說，要叫一位姑娘去嫁他，不是太可憐了嗎？

米海爾 (嘆了一口氣，倒在椅上) 啊，你這個女兒不是太忤逆不孝了嗎？我喝得這樣醉的，你還在熬我心中的油啦，你定要等他們來看我下場，等我心子上喝着風，要去吼個通天夜嗎？克莪，你不說一句話來幫我一下嗎？你一點也不吃醋嗎？

克 莪 (怪可憐的神氣) 殺死老子的人我敢吃他的醋嗎？

培 姜 哼，像要嫁你這樣的人，真是倒楣呢。我一個沒有母親的女兒在這世間上是很危險的，

我在沒有嫁給你之前有他從西方或者南方來了，不是一件大幸事嗎？

克 我在路上隨便揀一個叫花子來做丈夫，真是奇怪。

培 姜（御侮地）在你自己是以爲你是一位標緻的男子，你在春天的很好的禮拜日的時候出去，好和女人一道逍遙的男子嗎？你向那姑娘說的話，說不上百合花和玫瑰花，你怕只好說到牛肝子呢。

克 我一點也不想到我怎樣的想你，我們那結婚的證書，我說要給你的許多母牛兒，要給你的金戒指嗎？

培 姜 克我先生，我覺得你先生要討我這樣的人未免太高貴了，你頂好還是到甚麼地去找一位高貴的婦人，有米斯平原上那麼多的牛，有埃及的佛拉沃的母親的那麼多的鑽石裝飾着的，你去和她結婚罷好，我祝你一路福星！

培 姜 退到馬洪背後去。

克 我 你不肯聽我說……

馬洪（兇暴地）小伙子，你趕快走罷，再不然我今天就要再殺一個人給你看看。

米海爾（驚呼一聲跳起來）再殺一個人？你是發了瘋嗎？今晚要在這兒開燕席的地方，你又要殺一個人嗎？你們要打架，請到外邊的海岸上去打，你們就誰打死誰，潮過來一沖便沒有痕跡的。

把克莪向馬洪推去。

克莪（逃脫了，藏在米海爾背後）我不敢和他打架的。我與其和他那樣不知道從甚麼地方掉下來的蠻子動手，我倒寧肯一輩子做個鐵夫，害着相思病到死呢。要打你自己去打他罷，不然我的母牛兒和青水牛是不給你的。

米海爾 他是纔殺死了他的老子的人，你叫我去打他嗎？（又推克莪）傻瓜，你趕快上前和他打。

克莪（前進幾步）叫我用手打嗎？

米海爾 在你西邊的那條鋤頭你提起來罷。

克莪 用那東西打，我怕受絞罪呢。

馬洪（提起鋤頭來）那我就請你去上斷頭，不然你就走。

克我從門口跑出。

馬洪 哈哈，溜之乎了！（走到米海爾面前，殷勤地）像那樣一個沒有用的痞子，我想你怕也不高興招在家裏罷。你替我們祝福呢，聽她對我宣誓，我們的命星正達到高潮的時候，所以把我留在這兒無論對於甚麼人都是沒有壞處的。

培姜（在米海爾的那一邊）爹爹，你祝福我們罷，我一定要嫁他，我對着上帝發誓，我是決不後悔的。

米海爾（起來立在正中，執着兩人的手）一個人兇死好死，我想來都是大意，無論怎麼一個人要使子孫蕃昌，這也是出於天意。一個人東家去討一口飯，西家去討一口湯，自己的家業一點也沒有，就好像在崖頭上迷失了路的一匹老驢子一樣，這究竟有甚麼意思呢？（對着馬洪）像把你這樣的人引到家裏來，不知道幾時會突然被你把性命結果了的，怕你的人一定不少；不過我是愛爾蘭的一條好漢子，我就突然丟命也不要緊，我與其

看那克我東西替我生出些蠢豬來在我的床頭湧來湧去，我寧肯多生些有勇氣的孫兒，就長成惡漢也不要緊。（聯接兩人的手）膽大的英豪是天下珍寶，一鋤頭能够把他老頭子劈到肚腹的人是有十倍的勇氣的好，請上帝和聖母瑪利亞和聖北屈里克保佑你們，使你們代代子孫蕃昌。

馬洪

與培姜感謝上帝，哦，阿門。

室外喧嘩起來，老馬洪闖入，後面跟着一切人衆和坤寡婦。老馬洪一直衝到馬洪面前，把他衝倒，動手打起他來。

培姜

（按着老馬洪的手）喂，你不住手嗎？你到底還是甚麼人？

老馬洪

他的老子呀，啊，真是喪德！

培姜

（倒退）那是死後又還魂的嗎？

老馬洪

哼，你以為一鋤頭我就那麼容易死的嗎？（又打馬洪）

培姜

（恨視着馬洪）你纔是在講白話，你講你把老頭子劈成兩半了，你纔簡直沒有那麼一

回事。

馬洪 (捉着他父親的手杖) 他不是我的父親。他是一位鬧亂子的瘋子。(指着坤寡婦) 她是可以做見證的。

羣衆 你要騙培姜啦! 坤寡婦今天看見過他, 你也會曉得啦! 你這個騙子!

馬洪 (驚呆了) 要他纔是一位騙子, 把腦壳打開了, 倒在地下裝死。

老馬洪 我看見你打了我, 我驚得回過神來的時候, 你不是已經跑下山去了嗎?

培姜 哼, 我們纔把他當成了豪傑, 他不過輕輕打了一錫頭, 便駭得汗流浹背地跑了。趕快從我這兒離開罷。

馬洪 (可憐地) 我今天做的事情你是看見過的, 你把我從這老頭子的手裏救出來罷, 你何苦那樣着急便要趕我出去呢?

培姜 那是你的詐騙迫着我的, 我不想出你在半點鐘以前竟成了我心裏向的唯一的一個人。(向着老馬洪) 你趕快把他帶走罷, 我罵起曼斯達的大騙子, 天下的大傻瓜來是全

不好聽的。

老馬洪 好，起來去受罪罷，你跟着我走。

羣衆 (嘲笑) 好啊，西域的健兒！他要想在麻城地方做霸王呢！打喲，老頭子。

馬洪 (害羞而懷畏地站起來) 你們爲甚麼要這樣懲治我？我除了打過那一錘頭之外，假如再傷害過別人，就天雷打我也不要緊。

老馬洪 (大聲地) 你旁的沒有傷害過人，你就是一個沒中用的蠢子，世間上的罪惡不就是你這種人做出的嗎？

馬洪 (把兩手舉起來) 我的上帝喲，你是……

老馬洪 不要把上帝發洩了呀。你要想他降下旱魃，降下瘟疫，降下癩瘡，降下霍亂嗎？

馬洪 (向着坤寡婦) 你不來調停一下，保護我麼？

坤寡婦 我實在費了不少的力氣，我當做的事情做完了。

馬洪 (失望地四顧) 我是回家去受苦，還是出去跑江湖，聽八月的塵埃塞了我的喉管；或者

是任三月的寒風吹我，把我的肋骨吹成中空的哨子呢？

沙羅 你請培姜幫助你罷。她那人時常改變的。

馬洪 我也不了，因為她那樣的好看也是一種刑罰，她那樣的一位姑娘，我想無論那一晚上深夜的月亮，在幾爾草原上向着南方走的時候，沒有不高興看她的。但是我又何苦偷偷起去在她那燃着的額上把我的心子燒壞呢？

培姜 （向着老馬洪，激烈地，好像要哭出來的光景）你趕快把他帶起走罷，不然我要叫年青的漢子來處治他。

老馬洪 （走過去搖他的手杖）只要你不招別人的打，你火速給我走罷。

培姜 （一面哭，一面又在笑）是的，世間上的人都想看他受罪的，他這假裝英雄的騙子，可惡的流氓。

馬洪 （很嚴烈地對着他的父親）你把我放了罷！

羣衆 喂，喂，不錯，起勁罷他們兩個一打起來，世界會弄翻的。

老馬洪（扭着他的兒子）我叫你跟我走。

馬洪（更惡狠地）我叫你放手啦。

老馬洪 你的腳打跛了，背打青了，我或許會放手的。

羣衆 你們兩邊都起勁呀。我是幫助那老頭兒的。喂，那位英雄兒，起勁呀。

馬洪（低而有力的聲音）你們少鬧些罷，我今天說了一句白話你們便把我當成了英雄，你們現在又使我想到了和你們這些蠢人一道胡混，倒不如一個人淒淒涼涼地過活的還要好點。

老馬洪逼上前去。

馬洪（差不多是絕叫的光景）你要動嗎……你要等我打一下給衆人看，打得雲裏的守護神都要眨眼睛嗎？

突然之間把身子一掉，拿起一把鋤頭來。

羣衆（半驚半喜）他要發瘋了！你們當心呀！從那癡子跑開！

馬 洪 我就算是癡子，可我今天纔聽見我講的話比都會的詩人們還要佔上風。我贏了你們的賽馬，贏了你們的跳，贏了……

老馬洪 把你的喉管塞了，快跟着我走。

馬 洪 我是要走的，不過要先把你打死來攏起。

提起鋤頭向老馬洪跳去，衝他出門，羣衆和坤寡婦隨後。外面大起騷擾，其次一聲哀叫，其次死一般地沉默了一會。馬洪走進來，一半是失神的樣子，走到火旁。

坤寡婦 (匆忙地跑入，走向馬洪) 他們要回頭來處治你了。趕快走，不然你定會弄去受絞罪的。

馬 洪 我想從此以後培姜會讚美我的，就給前幾刻鐘一樣。

坤寡婦 (着急地) 趕快從後門走罷。我不想你吊在絞架上斷氣呢。

馬 洪 (憤怒) 我是不走的。我把培姜離開了還有甚麼活路呢？

坤寡婦 你走罷，你不比你昨晚晚上更壞；你此刻有兩重的殺人拿去說服些姑娘的呢。

馬 洪 我是不離開培姜的。

坤寡婦 (着急地) 你從賓漢通走到米斯平原，像她那樣的女人不是四處都有的嗎？你快走，我

叫你快走，每一個月我都可以替你找一個更好看的情人呢。

馬洪 我所要的只是培養，你就替我找許多女人來，各人都穿着襪衣，從此地一直排到東方

的世界去，於我又有什么用處呢？

沙羅 (跑進來，把自己的裙子脫下一條) 他們要來捉他去絞死他了。(把裙子與肩轆伸出)

把這些給他穿上，讓他向東方跑去。

坤寡婦 他現在是發了癡了；不過我們替他穿上罷，我要把他送到渡頭去趕阿啓齊的小船。

馬洪 (柔弱地掙扎着) 你們不放手嗎？我今天當運的，她一定要嫁給我，我到頭還是成

了一位英雄了。

兩人欲以圍裙替他繫上。

坤寡婦 捉着他的左手罷，我們拉他啊，小朋友，走罷。

馬洪 (忽然跳起來) 你們要使我離開她嗎？你們是因爲她要嫁我，吃醋的嗎？你們走開呀。

他舉起一個器物來威嚇她們。

坤寡婦（走着）他們一定會送他到瘋人病院裏的，不會送到監牢裏，我們從後門去找醫生來，我們這樣去救他罷。

寡婦同沙羅通過內室走出。男子們聚集在門口。馬洪又在火旁坐下。

米海爾（畏縮地和語着）那位老頭子真個死了嗎？

飛里 我摩過他的心口，最後的脈都斷了。（衆人窺視馬洪）

米海爾（拿着一根繩子）你們看他那樣罷。你們打一個活結子在這上面，等他不當心的便套在他的頭上。

飛里 克我，你去套罷。只有你是沒有喝過酒過的。

克我 他是最恨我，最不高興我的人，我好去挨近他麼？培姜，你去套他罷。

培姜 好，你們來。

培姜帶着餘人前進，人們將雙套套在他的頭上。

馬洪 你們做甚麼？

克我 (人們將繩子拉緊在手中，得意地說) 交給警察去罷，等他們好治死你。

馬洪 我？

米海爾 假如我們要哀憐你，上帝或許會使我們受處治的，所以你頂好還是規規矩矩地走去罷，絞死倒是又容易又爽快的一種死法。

馬洪 我是不動的。(向着培姜) 我這回在衆人面前做出來了，你又怎麼說呢？

培姜 我媽要說，一個不認識的人說起大話來是神妙的；但是在你自己的房子後面打架，一鋤頭的打撲只教我這樣想，我覺得吹脹起來的大話和不雅觀的實在情形，實在是不相同的。(向着男子們) 你們把他帶上去罷，不然我們一些人爲他今天這件事情都是會吃官司的。

馬洪 (聲音中含着恐怖) 是你要想把我趕出去，使絞人的人，指頭子就給牛角一樣的，把他們的血繩來套在我的耳跟下呀。

男子們（拉繩子）喂，你不想走嗎。

馬洪被人拉倒在地。

馬洪（以脚挽着桌子）培姜，你把繩子割斷罷，我要離開你走去。從此以後就給啓爾的狂人

一樣，在四處崖石的上面去吃馬糞和青草過活了。

培姜 你去了留我們替你這樣個兇橫的騙子受罪嗎？（向着男子們）火速把他從這兒拉去

罷。

克我 在他頸項上打一個套子再拉他呀。

飛里 你自己去套他罷。只要你當心着他的牙齒，他的確是不會害你的。

克我 我怕他噠。（向着培姜）你揀一個燒紅的泥炭來烙他的腳罷。

培姜（拉風箱生火）小伙子，你走開的好了，不走我要烙你的。

馬洪 你在吹火來想處治我（聲音漸漸高漸漸張大起來）你纔是那一類的東西嗎？好，你們

大家也當心些，我是要去上絞頭臺的人，我要擺一個整齊的隊伍，就是說我在就死之

前，要殺死你們幾個。

克 我（恐怖）飛里，你捉緊一點呀。千萬要當心些。我想他是最想報復我的。

馬 洪（差不多是快活地）假如我要捉着了你們的時候，那你們在今天晚上會吊起來像地獄的雀鳥的稻草人一樣啦。啊，你們這些東西，都好同我父親的陰靈，把你們引到地獄裏去頑耍去。

克 我（向着培姜）你還不趕快一點麼？啊，他真駭人呀，來里神甫說得不錯，喝酒是不好的，你們一些人都腳戰手顫地不中用啦。

馬 洪 我假如能把你們裏向一個人的頸子扭掉，我便走進法庭去去見那發着抖的審判官受他的裁判。我在繩子上拉長了的時候，在這麻域地方傳達了出來，有許多穿縐着緞的夫人們會在走着花邊的手巾上哭我的，要把我這兇惡的運命做成詩做成歌來傳誦。

馬洪在地板上爭鬚，咬着克我的腳。

克 我（銳叫）我的腰子咬着。他是和一條瘋狗一樣啦，啊，我是的確要去命的。

馬 洪（私自滿足地）你是會死的，在兩三禮拜後你先把地獄的旗子打出來歡迎我罷，我想就是惡魔也沒有這樣在克爾里殺過老子，在麻城也殺過老子的。

老馬洪從後門爬進來，沒有注意到他的。

男子們（向着培姜）你還不把炭拿來嗎？

培 姜（走過來）好，你來嘗試一下。（燒他的腳）

馬 洪（一面蹣着，一面叫着）啊，救命呀！

他蹣着放開了桌子，衆人把他拉到門口。

金 彌（石見老馬洪）你們看是甚麼進來了？

衆人都把馬洪放了，向左手跑去。

馬 洪（踉蹌着跑起來，和老馬洪面相對）你要來招第三次的死嗎？你有啥事體的？

老馬洪 他們爲甚麼把你綁着了？

馬洪 我殺了你，他們要把我綁到警察去受絞罪啦。

米海爾（辯解地）我們大家要安分守法，這是上帝的意旨呢，假如我死了，甚或受絞罪死了，我的女兒會怎麼樣呢？

老馬洪（一面解放着馬洪，惡狠地說）你的女兒就要討口，攆着個背囊拾一輩子的蚌壳，也和我沒有關係；不過我的兒子和我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以後正說不盡這麻城地方的亡八們的醜話，我們要替你們這些蠢豬四遠傳名呢，（把馬洪放了，向着他說）好，我們走了。

馬洪 同你一道走嗎？好的，我就像一位很瀟氣的船長帶着他的外國人的奴隸一樣，同你走了。走罷，我從今天起要看你替我煮米粥，替我洗山芋，從此以後打架是終歸我勝的啦。（推着老馬洪）好，走罷。

老馬洪 你在向我說嗎？

馬洪 你沒有有二句話談。從這兒走就是了。

老馬洪：（走出，又把頭迴過來看着馬洪）阿彌陀佛（呆呆地微笑）我是又發瘋了。（下）

馬洪：我千萬感謝你們當場的列位，你們結局把我弄成了一位真正的好漢了，我從這個時候起要痛痛快快地活一輩子，一直活到末日的判斷到來的一天。（走出）

米海爾：啊，感謝上帝，我們又可以太太平地喝點酒了。培姜，你開開一瓶酒罷。

克莪：（走到培姜旁邊）到頭還是來里神甫要替我們主婚，真是一個奇蹟呢，只要他咬我的傷痕一好了，便甚麼事情也沒有擔心的了。

培姜：（打他一耳光）你給我混開罷。（把披肩蒙着頭，放聲地大哭）啊，我傷心呀，我的確把他失掉了，我把這位西域的健兒失掉了。

幕

第一幕

日暮後的一處村道邊上。稍右一道土堤旁邊燒着一堆柴火。米海爾在火旁工作。背面，左手邊，有種帆布篷和襤褸的衣服在籬欄上晒着。右邊一座禮拜堂的門。

酒拉（從右手走上，熱心地）我們今天等神甫回來的時候，米海爾呀，我們在這兒是可以看見他的。

米海爾（不高興地）那真是稀奇而且開心啦！

酒拉（嚴厲地）你不把我的結婚的戒指打好時，你倒一點也沒有甚麼開心。（她從他面前走過）這回快打好了罷，怎麼的了？

米海爾 酒拉呀，打得不成功呢，要打個戒指原來是不容易的事情，你把我的手攪壞了，就到明天清早一隻鉛桶也會弄不成器呢。

酒拉 (坐在他旁邊，加柴在火上) 就算是不容易的事情，也沒有法子，你的嘴少說些蠢話就好了。

米海爾 (慢慢地，不高興地) 酒拉，倒是你纔在談蠢話呢，無論怎樣編出來的話都沒有會像你說的一樣。你同我已經住了好久，發了不少的癡，你這回又說要結婚，我並沒有求你，是你逼着我幹的。

酒拉把背掉向着他，在上堤下整理些東西。

米海爾 (發怒地) 你不會講話嗎？又混了一個月了，我在問你到底有甚麼不好嗎？

酒拉 (尋思地) 我在想這兒也沒有甚麼使我不好的呢，米海爾；不過春天的時節總是怪的，在這時候我總要想些怪的想頭。

米海爾 春天的時節總是怪的？比這樣再怪的想頭我想你怕也難想了罷；不過你今天晚上要拉我到教士那裏去，你到底有甚麼好處呢？反正到明天早晨你又要想新花樣的啦。

酒拉 (俏皮地) 明天清早說不定我要去跟着那位有錢的補鍋匠呢，那從梯李拉登走到達

拉山的；跟着那年青的擺架子的金車我想倒是很可以快活的，在那兒也沒有甚麼大山，要叫你走上走下地把背脊骨走痛的。

米海爾（擔心着）你真的在那樣想嗎？

洒拉 是在那樣想呢，米海爾，只要太陽一晴起來，空氣很暖和，在你頭上的羨慕吐出香氣來的時候啦。

米海爾（驚懼地看了她一會，又纔把戒指遞給她）你看這個可好麼？

洒拉（試戒指）你這做得太緊了，邊子就給馬口鐵一樣割手。

米海爾（注意地看着戒指）那是你的指頭太粗了呢，洒拉；你肥得那個樣子，又要找我結婚，又說要丟了我跑，我要再說，你這不是發了瘋嗎？

洒拉（把戒指遞還他）把這做好來罷，就這樣也不要緊，你要當心些，不要再弄小了。

米海爾（陰鬱地，又工作起來）叫人當心是很容易說的；容易說的事情是很多啦，洒拉，你要曉得就是個蠢人也會說的。（大驚小怪地跳起來）啊，見鬼，我又把手攪傷了！

洒拉 (嘲笑地) 你是那樣時，你今天晚上真是成了笨人啦，米海爾 (把聲音提高着) 你要趕

快點做纜行，不然的時候，你老母親又要提着酒罐來了。

米海爾 (反抗地，把聲音提高起來) 叫我趕快點子嗎？我怕要趕快一點打你一頓呢；我想你怕

也正在找挨。我想我那天在拉特芬拿遇着你的時候，你哭起來了啦，我們走下山，你一面哭，一面叫着：『我要回到我媽那裏去；』我想我那時候是你後面走着的，我便打了你一個大耳光，你就好馴善的起來，從那個時候起同我一直住到了今天。

洒拉 (立起來，把一切的乾柴都投在火裏) 我從前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傻瓜呢；不過我們明

天在巴林克拉虛可以看見擺架子的金車的，他在威克羅的馬市把他的白的仔馬兒纜賣了一筆好價錢，所以去看他使用大錢會是很愉快的，他的眼力好，會認識好馬，也會認識好婦人。

米海爾 (焦燥地又工作着) 那東西真厲害，兩樣都來。

洒拉 (用脚把灰蹴起) 唉，他真了不得呢，我告訴你，我明天會看見他是很高興的，第一個叫

我是巴林克里的美人的就是他呢，對於婦人真是一個好名字。

米海爾

（輕賤的神氣）那樣的名字，在阿克老的跑馬場是把來叫馬的啦。你真是容易高興啦，

酒拉，別人家隨便說句大話，或者說句白話，你便容易高興的。

酒拉

白話？

米海爾

不消說是白話呀。

酒拉

（憤憤地）是白話你沒有聽見說過嗎？在麻呂爾山谷裏警士們跟着我跑了三十幾里

呢，他們在黑夜裏向着我說是愛我的話呀；還有從學校回家的小孩子們不是都說：

「今天我們看見酒拉，那巴林克里的美人，真是好看」嗎？

米海爾

啊，可憐的那些人

酒拉

可憐的倒是你自己啫，再隔兩三禮拜，你在黑夜裏醒來想着你看見我照着太陽，坐在

擺架子的金庫的貨申後面的時候啦。那時候你睡在土墻下面，你會覺得孤單，會覺得

冷罷，你聽着你的老母親踩着扎多大的鋪餅，蝙蝠在樹子上噉噉地叫着。

米海爾 喂，沒做聲。路上有甚麼人來了。

洒拉 (向右手望去) 有人從太醫的門口走來。

米海爾 神甫閣下總愛在那里打牌，喝酒，唱歌，一直要鬧到天亮的。

洒拉 那是一位很潤氣的人，脚步又大，聲氣就給喇叭一樣的。唉，那的確是神甫呢；你的戒指

假如是打好，在他正喝過一杯酒的時候，我們正好和他說話啦。

米海爾 (走到她旁邊去，把戒指給她) 洒拉，戒指呀；不過我怕他走過身去不會停着脚步來和

我們這樣的人講話的。

洒拉 (整理衣裝，很興奮地) 你坐在這兒罷，把火弄大一點，那嗎他可以看見我的臉；你做起

在做工作的樣子，因為他那樣的人是喜歡談到工作上來的。

米海爾 (陰鬱地，坐下做起鉛桶來) 不錯，他是頂喜歡的。

洒拉 (熱心地) 快把火弄大一點呀，米海爾。

教士從右手上，洒拉走到他的面前。

酒拉（極甘脆的聲調）神甫，夜裏好。今晚上真是好天色呢。

教士 喂呀！你這位女子到底是甚麼人？

酒拉 我是酒拉呀，神甫，人家叫我是巴林克里的美人的，米海爾在那土埂下面。

教士 唔，你們好一對夫婦啦！好，你把路讓開。（想走過去）

酒拉（在他前面不動）我們想同神甫說幾句話。

教士 我連半個銅板也沒有呢。你快把路讓開罷。

酒拉 我們並不是要向你討錢的，神甫；不過我們想，我們或者可以結婚，並且我們想是只有你不要我們半個錢會把我們作合的；因為神甫是慈悲的人，對於我們窮人是慈悲的人。

教士（吃驚地）不要錢便爲你們作合嗎？

酒拉 是的，神甫；我們還想，或者你會賞點錢給我們做戒指呢。

教士（大聲地）少說些話，少說些話了，酒拉。我一個錢也沒有給你們這樣的人的；你們要想

結婚，那你們就要備些謝禮。我是只取一磅錢的，我比住在這兒的我的同事們取得要便宜得多呢。

洒拉 神甫，我們這樣的人那兒會找得一磅錢呢？

教士 你們把罐子賣了不是很容易嗎？做鉛桶也好啦，你們在威克老和威克司，彌士和米司地方東摩西麼？不是還可以做些嗎？（想走過去）你把路讓開罷，不要再和我糾纏。

洒拉 （嘆願地，從衣囊中取出錢來）神甫，你不肯憐憫我們一下嗎？（把錢拿出）有半個『梭威林』（貨幣名）你不肯和我們作合嗎？是很亮的一塊錢，有國王的母親的像在上面。你已經有了十先零，那你再去找十先零來，我便替你們結婚了。

洒拉 （哭的聲氣）我們找得這一點錢呀，神甫，費了兩年的工夫呢，我們東拼西逗地一個錢兩個錢地積起來的；你假如不肯作合，他和他的老母親，那是喝大酒的一位婦人，到天清早一定要拿到市上去喝了的，（以兩手掩面，微微啜泣）那我就一輩子不能結婚了，我到了老來也只好說『生成了窮人實在是可憐，實在是罪過』呢。

教士 (掉頭向着火去) 你不要叫了，洒拉。你要那樣叫，是很奇怪的呢，你一輩子不是討口的人嗎？

洒拉 (喉泣着) 神甫，我們找這點錢是費了兩年工夫的，只這一點子你不肯替我們作合嗎？我們做苦工的窮人熬夜做些鉛桶，把柴來燒，連眼睛都被黑煙煙瞎了，一位老婦人唱着歌，由左手跟踉而上。

教士 (看米海爾做着的鉛桶) 米海爾，你要幾時纔把那鉛桶做得好？

米海爾 要不到好久了，神甫，我此刻在攪鏝口了。

教士 你那十先令之外還得有一「克龍」和這個「格龍」桶，(格龍量名，合二升五合之譜) 我就替你們證婚了。

瑪利 (突然在後面叫起來，跟踉地) 勒里是可愛的孩子呀；勒里是可愛的孩子呀，洒拉！
米海爾 喂，你們都不要做聲了，我的老母親來了，她現刻是喝得爛醉的，一聽見你們講那樣的話，我們要遭規呢。

瑪利 (唱着歌走出)

他問他，他是怎樣死的，

是不是絞死了還沒改心，

勒里說：「唔，我親眼看來，

都是牧師編出的虛文。」

酒拉 好，把那酒瓶拿給我，你會把牠傾倒在土壤上的。

瑪利 (雙手捧着酒瓶，傲慢的聲氣) 酒拉，你不要管我的，我不會把牠傾倒的啦？你以

為我從金鑰索爾的酒店裏捧起這一瓶酒來，還是滿滿的嗎？

米海爾 (擔心地) 些微總還留得有一點罷？

酒拉 (看了一下瓶裏) 留的也是有限啦。

瑪利 (看着教士，把酒瓶遞給他) 哦，神甫，你來得正好。我纔帶了一些好酒來；你請儘量地喝罷，你平常是很能喝酒的，唉，今天晚上也是使人渴得怪難受的啦。

瑪利想走到教士面前。酒拉拉着了她。

教士（揮她轉去）你不要召罪啦，哼，你不準來挨近我。

瑪利（勸誘地）神甫，你在我們面前不要客氣啦。我們那一個不是罪人呢？你就喝一點點子罷，不要緊的；就等到末日的大審判的時候我們都不向別人說的啦。

取出一隻錫杯，注起酒來，遞給他。

瑪利（一隻手舉起酒瓶，一面唱）

巴里剛的淒涼的土壤上

白天裏你打着不值錢的水桶；

巴里達胡的淒涼的海岸上

那時候……

（把歌聲中止了）酒拉，這首歌是壞壞了；你把我扶着睡下去罷，不等他走了我是不唱的；我想來他那人真是太壞了，我們不要把他再弄壞了不好。

酒拉 (扶她睡下，向着神甫，帶着笑) 神甫，你不要介意。她一喝了點酒，是全不害羞的；就是羅

馬的教皇走到這兒來，她也會把點酒給他，要說出這樣對你說出的話呢。

瑪利 (對教士說) 神甫，你喝罷。你喝一點不要緊的，一點也不要那樣虛假，你堆着的空酒瓶

子不是要堆上天了嗎？

教士 (勵念地) 好，我就祝你的健康，上帝會恕免我們。(把酒喝了。)

瑪利 神甫，你真了不得呢，上帝會保佑你的。你一點也不拿鴛子，背同我們這樣的人坐在一

塊兒喝酒，你不是很了不得嗎？像我們的人，受飢受餓，實在是再窮沒有的，你在甚麼地方也是沒有看見過的罷。

教士 你們就算受飢受餓，不過像你們這樣的人實在也幸福，有酒喝的地方就喝，腿子一倦

了拉長就睡啦。(陰鬱地嘆息) 你們替我設想罷，乾着口要替人家唸經，有了病人還要走東走西去奔波，又還要聽鄉下人臨終的時候的懺悔，你們假如是我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瑪利 (同情的口調) 春天天氣好的時候要聽鄉下人臨死時候的懺悔，真是難過啦。

教士 (沒有精神地) 這種生活真是不好過呢，瑪利，真是不好過呢；明早大教主要來，他是一位老頭兒，他一看見了甚麼的時候，那是够你招架了。

瑪利 (很同情地) 神甫，聽你這樣一說，又那樣的嘆氣，我心裏真是難過。(撫神甫的膝) 好，你不要短氣，你即使是一位可憐的單身漢，我要替你唱歌唱到大亮呢。

教士 (制止着她) 我要聽你唱甚麼歌呀，像你這樣的人，老得快要不久人世了，你倒不如疏着向全能全智的上帝懺悔呢。

瑪利 假如我是應該懺悔的時候，那你倒先要懺悔你自己纔行呢，神甫；我們是不懂這項行道的人，我聽見好些人說你們做神甫的纔是專門做這項事情的啦。神甫，你此刻懺悔一下看看；我在這世間上聽過不少的稀奇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從不曾聽過，就是你們神甫的真正的懺悔。

教士 哈哈，你這不得了！

瑪利 真的呢，神甫。我常常聽見鄉下人很奇怪地哇啦哇啦一陣便死去了；但是誰個去管他們那樣的人呢？我想能够聽着一位有學問的人，就像你一樣的，向着天上的聖人們唸

拉丁文，那頂會有趣呢。

教士 (生起氣來) 沒再多話了，瑪利；你是一位欺神滅像的老潑婦，我不能再和你們糾纏了。

(立起身來)

瑪利 (捉着他的衣服) 你懺悔了再走罷，神甫；你只懺悔一刻兒再走罷，我要祝福你，瓶裏剩下的酒都給你呢。

教士 (擺脫) 讓我走了，瑪利；我在此地住了二十二年了，從沒有遇着過你這樣該遭天譴的人。

瑪利 (擬呆地) 真的嗎？

教士 真的呢，你好生求上帝保佑你。

教士向左手走去，酒拉隨之。

洒拉 (低聲) 我求你的事情你幾時肯做呢？神甫我想你一定肯做的，你不肯等我也和她一樣長成個欺神滅像的老婆子的。

瑪利 (尖聲地叫出) 洒拉，你轉來啫，你不要在全能全智的上帝和他那樣的人打私話呀。

洒拉 (對教士說) 神甫，你聽見她說的沒有？真的，她真是一位該遭天譴的老潑婦，她不會把我們都害了嗎？

教士 (一面走着，對洒拉說) 好，我明朝一早下來到禮拜堂裏去，你們看見我過身的時候停一下便來罷，把你們那點錢帶來，還有那隻鉛桶。有這兩樣東西我便替你們作合，雖然共總是沒有多少點子錢；不過我等你長成她那樣無法無天的老娼婦去了，良心上覺得過不去。

洒拉 (送他走下) 多謝你呀，神甫，上帝會褒獎你的，從今天他是要保佑你的。

瑪利 (把手拐去拐米海爾) 米海爾，你看見沒有？到這一個月來我說她有點楊花水性，你懂得麼？她一面鬧着要結婚，一面又在路邊上和東一個男子漢談句悄悄話，西一個男子

漢談句悄悄話。

米海爾 沒說了，她回頭來要打你的腦壳呢。

瑪利 啊，今天晚上天氣雖然好，但這世間上是愈見攪壞了。我在年青的時候，你是再沒有看見過我和那樣的男子漢談句悄悄話的呢，無論你走到啥地方去，像他那樣的壞人，你是再沒有看見過的。

洒拉趕快地走回來。

瑪利 (向她叫出) 你在那邊同他談些甚麼悄悄話呀？

洒拉 (高興地) 你請睡了罷，不要多話。(和米海爾耳語)

瑪利 (用麥草透着煙管，一面唱歌)

她在東邊談了悄悄話，西邊又來了——

(中止了喀起嗽來) 今晚上我的嗓子真不行了呀，洒拉。(吸起煙來) 不過你就有些風騷，你也是很體面的婦人，是補鍋匠中的明星，是威克老之花，是巴林克里的美人啦。樹

林子裏面春天都來了，你今晚上一個人睡在這黑鵲鵲的土壤上，未免過意不去；好你坐在那邊大樅枝的旁邊罷，我要向你說許多好聽的故事，你就從當多克走到巴林克里，無論在甚麼地方都聽不出這樣好聽的話來，我要向你說許多的有名的女王，一輩子專門找些好男子，她們白天裏穿綢緞，晚來又穿着雪白的襯衫。

米海爾（立起來，手裏拿着鉛桶）你睡熱了好罷！不要攪擾我們呢。

瑪利（仰睡着，睡意朦朧地）你不要管他呢，洒拉。你坐下罷，我要向你說一席故事，恰好在這春天的晚上像你這樣的女人聽的。

洒拉（從米海爾手中把鉛桶接過來，包在一個布片裏）這樣包起來，夜裏的露水不會使牠鏽的。我要把牠放在濠溝裏面，明天清早起來好拿；我們此刻算沒事了，米海爾，我同你去歡迎金牟·胡拉霍提的雞罷。（把鉛桶放在濠溝裏。）

瑪利（睡意朦朧地）我要說愛爾蘭的有名的女王們的故事，有雪白的頸子就像洒拉的一樣，有好看到手會拍的打你一下，就給洒拉會打你一樣的。

酒拉 (在左手招着) 來罷，米海爾，她睡熟了。

米海爾向左手走去。瑪利看見他們走了，忽然跳起來，翻身在地上撲着。

瑪利 (可憐地) 你們到甚麼地方去了呀？轉來罷，這樣好的夜裏，不要丟我一人在這兒。

酒拉 你的喉嚨不要把甚麼人都吵醒了，我們從後林子裏去，把那兒水井旁邊息在秦皮樹上的金车的雞拿兩隻來。

瑪利 你們就留我一個人在這兒嗎？轉來呀，酒拉。你們轉來罷；你們就要走，也給我留兩個銅板在這兒呢，我停一下走去，好再買點酒來喝了再睡呀。

酒拉 你的酒喝得太多了。你請拖長罷，睡久些罷；因為那是再好也沒有的，尤為是像你這樣好酒的老太婆是再好也沒有的。

酒拉與米海爾自左手下。

瑪利 (徐徐地立起身來) 他們走掉了，我這腳軟得連一根燈草也可以打得倒；我這腦袋子裏面吵得甚麼似的，就給河裏的水在響一樣，又像山溪水漲起來，又像在下着雨的光

景（走到溝裏去，把包在布片裏的鉛桶拿了起來）啊，我今晚上真沒意思呀！我就有再好聽的故事，誰個肯來聽呢？除非是生了病害，怕着要死的女孩子，除非是在冬天的夜裏，餓醒了，睡不熟的小孩子們呀。（把鉛桶從布片中取出，換了三個空瓶和一些麥桿，又捫好起來）他們兩個還年青些，要去東走西走也是正分；不過他們就算是正分，像在這樣好的晚上，明朗的月亮在天上照着，難道要叫我瑪利太太一點酒也不得喝嗎？（提起桶來，把包裹丟在溝裏）金彌奈爾是聰明的孩子；這隻桶一定可以換一點酒來喝；我明天清早等場集一動手的時候，我便跟着警察走，她總不敢打我，就算她要打我呢，在頭上受她打一下又有甚麼呢？總比一個人坐在這兒聽狗叫，聽佗老鼠（蝙蝠）叫的好些呀，並且我就活不了好久了。

瑪利走下，一面唱着「勒里受絞殺的前夜」。

幕

第二幕

舞台同前。早晨。

酒拉在舊鉛桶中洗臉，洗後辮髮。

米海爾亦在整飭裝束。

瑪利對着深溝熟睡着。

酒拉（對米海爾說，帶着說意的興奮）你到那邊那個包裹去看看罷，你纏頸子是一張紅手巾，我的是綠的呢。

米海爾（尋找着）買這樣的東西又費了不少的錢了，唉，這一次我們真失得不少，並且一點也沒有好處。（拿着手巾）就是這兩張麼？

酒拉 是的，米海爾。（取得其中一張）你把那一張纏在你的頸子上，我們進禮拜堂的時候，你

不要忘記脫帽子呢。我問過那邊的比諦福林，她是纔再嫁過一道的，她告訴我那樣說。
瑪利欠伸着，翻一翻身仍然睡着。

瑪利（憂慮地）她會醒了啦，我是想一點也不等她曉得，便把這件事情做了的。

米海爾 她醒來一定會叫的，會取笑我們，會說我們真是蠢人呢。

酒拉 我是要等她再睡一下，不然也要個方法躲掉她；今天她這樣惡魔的徒弟假如再說些褻瀆的話來把神甫的感情壞了，我們再背時沒有的。

瑪利（醒來，驚奇地看着兩人，平地地說）你們今天有啥好事情啦，酒拉；你們大得意之下，公然在洗臉啦。就是打鐵我也聽慣了的，不會把我打醒；不過洗臉是稀奇的事情，你把我攪醒了，我晒着太陽正睡得滿好的。

瑪利 注意地側看那個包裹，她藏着些空瓶在裏面的。

酒拉（獻媚地）瑪利，你再拉長睡一覺罷；我們去趕場還要一陣呢。

瑪利（懷疑）你的話真是好聽啦，酒拉；不過睡雖然是好，在這樣的天氣醒來也是不壞的，太

陽是這樣的暖，空氣又好，斑鳩又在唱歌，在那山頂上叫呢。

酒拉 你那麼高興的時候，那你頂好就去走一下來，有錢的人老早去趕市口的，看你能够去

討得幾個錢來也好。

瑪利 有錢人老早去趕市口的，一定是他不舒服的時候呢；我向着他們只好去討些臭罵罷

了。

酒拉 （不高興了，動起氣來）你又不想討錢，又不想睡，那嗎你就滾蛋，這兒用不着你，你就去

白祥一天，我們也不等你的。

瑪利 （向着米海爾，稍稍不安地）窘着了啦，米海爾；一大清早起來便冒了火啊，一換了年頭，

她不是愈見兇起來了嗎？（徐徐地起來）我頂好怕還是去賣格龍桶罷。

走去把包裹拿起。

酒拉 （生氣地叫出）你把牠放下罷，瑪利！哼！你真是喪德不淺的老婆子，你想喝酒喝荒了，草

上的露水也還沒有乾，你就想連那個鉛桶也要喝掉嗎？

瑪利 (裝出求饒的口氣，手裏仍拿着包裹) 我是並不想喝酒，不過心裏燒得難過呢，酒拉，所以我想到那井邊去弄點水來喝；我也想把這個鉛桶賣給牧師的姑娘，她這人是和氣，會給你一大把先零好一付假金鐲子呢。

酒拉 把那鉛桶放下罷，瑪利，我今天聽見你說話就曉得有酒喝。

瑪利 從此地到市口的路上並沒有酒店呢，酒拉，所以你看我定要去換些好價錢回來，一個錢我也不動的。(轉向左手走去)

酒拉 (跳起來，拿起鐵槌威嚇着) 我叫你把鉛桶放下呢。

瑪利 (恐駭地看了她一會，又把包裹放在襟裏) 你簡直要發瘋了啦，酒拉，你真兇，真兇。

酒拉 (走到瑪利旁，用手向左推去) 我看罷，我是瘋了。我叫你趕快滾，你要當心些。

瑪利 (轉身過去) 我要走，我要去對他們老老少少的人說，你是一個兇橫的蠻婆呢，酒拉，我要說你幾時偷牧師的黃芽菜頭和着衣裳煮(教士在她後面從左手走上，傾聽) 我要說你的影子一映到禮拜堂門的柱頭上的時候，神壇上的蠟燭便熄掉了。

酒拉轉過身來向她走去，瑪利也轉身逃走，幾乎闖在教士的懷裏。一見教士，連忙把披肩掩口，逃上濠岸去，竊笑。

教士（走向酒拉，對於剛纔聽見的話頭有些驚愕的樣子）哼，你這人不是壞東西嗎？我想你昨天晚上只是在騙我，你是完全用不着我的。

酒拉（聲中依然帶着怒氣）是騙你？你在上帝的面前要反汗嗎？

教士（曖昧地）我想你是決不願受洗禮的啦，酒拉；像你這樣的人要行甚麼基督的儀式，那倒很怪的事體呢。（在囊中收索，勸諭地）我給你一先零去喝一杯酒罷，這樣我想來是頂好的，你走你的罷，不要攪擾我。

酒拉 你要這樣說嗎？神甫，你要失信的時候，我要在衆人的面前向大教主告你。
教士 你儘管去罷。

酒拉 神甫，我是定要幹的，我的光腳就走出血來，打起泡來，我也要到杜卜林去。

教士（不安地搔着耳朵）我希望這一天趕緊過了啦，酒拉；我想同你這樣的人糾纏着，實在

是危險的事情。

洒拉 那嗎趕緊一點，你不要東想西想的，趕緊給我們做好了。

教士 (折服) 好，就照你所說的罷，你看我把頭伸出門來的時候，那你就上禮拜堂來。(走進

禮拜堂)

洒拉 (在後面叫着) 好的，我們真感謝你呀，神甫。

瑪利 (向他們走下來，驚疑地說，但沒有怒意) 到禮拜堂去你們怕又妄想着結婚了罷？(洒

拉背向着她) 是因為這樣你纔洗臉的，是因這樣你昨天晚上纔叫我去打酒，把一大

半瓶酒都給我喝了嗎？(走到洒拉面前) 是你又癡想着要結婚了嗎？

洒拉 (得意地) 是的呀，瑪利，我馬上就要結婚了；從今天起我就到威克老，到維克福德去賣

鉛桶，沒有一個人再敢罵我了。

瑪利 (把洒拉望了一會，捧腹地大笑起來) 哼，她真是有堅操的一位女子；不過我一直到今

天從不曉得我自己的兒子纔是這樣一個大傻瓜啦。人家說，養驢養狗馬，難得養

個兒子來不發瘋，真果是不錯啦。

米海爾

（陰鬱地）假使我不和她結婚，她昨天晚上怕跑到那擺架子的金車那裏去了；你是曉得的，要向着男子漢們賣唱弄錢，是誰也趕不上她的呢。

瑪利

你以為把錢孝敬了牧師，一個女子要想走的時候也不能走的嗎？

洒拉

（發怒）你不要瞎說些來攪亂我們，我想結婚的時候就結婚，也是正傳的，就給睡在那黑房子裏面的甚麼麻婆要抱驢子一樣。

瑪利

（平和地）不錯，洒拉，你是應該，但又有甚麼好處呢？你手上帶着結婚的戒指難道就不變成老媽子嗎？你的美貌難道就不會失掉？你的痛苦可以減少些嗎？結婚的時候穿綢着緞的夫人們，手上帶着金戒指，在生小孩子的時候比那處的婦人也還要吃苦呢，並且她們在那個時候給杜卜林城裏的醫生的錢差不多可以買一匹好驢子和一駕馬車呢！（坐下去）

洒拉

（狐疑地）真的嗎？

瑪利 (得意揚揚地趁着勢子說)難道有人會說是不實在嗎?啊,你還年青呀,洒拉,你停一晌會曉得那是意思也沒有的呢。

洒拉 (語氣很強,但有些不安的意思)那些高貴的夫人們是再不許你這樣的人接近的,你怎麼會知道呢?

瑪利 假使你在那兒的鎮上喝得一杯酒,那你立地便可以長不少的見識。你在那兒可以看見許多男子和許多婦人,在黑夜坐在些酒罈子的角上,他們講的許多話,立地會使你這樣的人精靈得就和四月間的野兔子一樣呢。

米海爾 (對洒拉說)她說的是不錯的,假如你真會想的時候,我想你不要那麼蠢,白白地花錢了。

洒拉 (堅決地)我不管就聰明就蠢,說過的話我是不反汗的。

瑪利 他要叫你給好多錢給他的呢?

米海爾 金幣十先零,和那邊包在包裹裏的那隻鉛桶。

瑪利 (驚訝地看着那個包裹) 就是那點子錢和鉛桶嗎?

米海爾 是的, 半個「梭威林」和一隻格龍桶。

瑪利 (匆忙地立起來) 好, 我倒要去趕市口去了, 你們爬山爬得太快, 會把我累死。(向左手走了幾步, 又回過頭來, 很殷勤地向酒拉說) 酒拉, 你不要把那鉛桶從包裹裏取出罷; 因為上面過路的人看見你那樣做, 會指着你取笑呢。你儘能藏在包裹裏面罷, 酒拉, 那樣是再好也沒有的。

向左手走去, 又停了一會, 惶惑地向周圍四顧。

米海爾 (低聲) 你有甚麼不好過嗎?

酒拉 (不去心地) 她說得那樣和氣的時候, 一定是有甚麼惡意的。

瑪利 (自言) 我想到禮拜堂裏去怕更安全些; 她在路上捉着了我的時候, 一定會打死我的。

跟酒拉地轉來, 跑向右邊去。

酒拉 你要到甚麼地方去? 那不是我們趕市口去的路啦。

瑪利 我要到禮拜堂去祝福你，聽教士說的祈禱。走到格里阿南的路太冷靜了，一個女人要走那樣冷靜的地方，在路上說不定會遇見甚麼事情呢。

走到禮拜堂門口，教士走出來，穿着白色的法被。

教士（叫出）來罷。單是爲你們祈禱，你們要整整等我一天嗎？我餓也還會餓死了，早飯還沒有吃，今天說不定大教主已經上了路了。

洒拉 我們就來了，神甫。

教士 把你們的錢交給我。

洒拉 好的，神甫。

她把錢交給他。米海爾從袋裏把包裹取來，立在洒拉的後面稍退兩步。他攬着包裹，已經明白了，有意思地看着瑪利。

教士（看着錢）不管你在甚麼地方拿來的，我想來總是好錢。還有鉛桶呢？

洒拉（把包裹接過手來）我們把牠包在一張乾淨布片裏面的呢，神甫。我們把牠捆在裏面

的，這樣免得受了夜露生鏽呢，你此刻不要打開看罷，過路的人看見了會笑我們，會四處去說我們的壞話。

教士（接過包裹來）酒拉，你交給我，補鍋匠就做了一個鉛桶又有甚麼好笑呢？（開始解開

包裹）

酒拉 神甫，鉛桶是做得上好的，我們窮是窮，一點甚麼也不曉得，不過鉛桶却做得上好，他靠上帝保佑，做活路的確是很能幹的呢。

教士解開包裹，滾出三個空瓶。

酒拉 喂呀，我的天呀！

教士 嚇，有這樣的事情嗎？你要想騙我，向我說白話，就和小孩子證婚也不夠的一點錢，你便要叫我和你證婚嗎？

酒拉（羞憤且驚愕）這是鬼在作怪，神甫，我是不騙你的。（把兩手舉起）上帝呀，假如不是鬼怪從這袋子裏把桶拿去了的，你就打死我也不要緊呀。

教士（嚴烈地）滾罷，不要騙了人還要賭咒。滾罷，要信你那樣的話，我倒還不是那樣的大傻瓜，你們一定是賣了，再不然就是在昨天晚上換了酒來喝了。

瑪利（把手搭在教士的左肘上，調停的口氣）神甫，她是決不會那樣做的，她還沒有墮落到那步田地，她是一點酒也不喝的呢；她是滿希望着結婚的，你該饒恕她罷，鉛桶有甚麼要緊呢？像你這樣有錢的闊人，你要爭一隻空桶來做甚麼？

酒拉（懇求地）神甫，就那十先零的金貨你替我們證了婚罷，我們晚上就給你做一隻好的鉛桶——就把來裝聖水也好的鉛桶。替我們證了婚罷。我清晨晚上都要好好替你祈禱，不怕就下雨，我也要跪在兩個黑蕩子裏面祈禱的。

教士（大聲地）你們這些東西，又偷人，又騙人，又講白話，你們滾開罷，把你們的一些爛行頭通通拿起來，不准住在這深溝裏面。

瑪利（披肩披蒙在頭上）神甫，你替她證了婚罷，你念在上帝的情面呢，你這樣就叫她走，是很不好的，她在路上會給瘋子一樣咒你呢。

酒拉（發怒）她說的是不錯；我想來一定是她把鉛桶偷去換了酒來喝了，昨天晚上我們在山上走的時候，她是醉得和爛泥一樣的。

瑪利（憤恨地叫出）酒拉，你那麼不要臉嗎？你在神甫面前講白話。

酒拉（漸漸暴怒起來，對着瑪利）是你在作弄我，你使我當着衆人丟臉；你是要想輕輕巧巧就逃走，又想跑進禮拜堂裏去躲，我此刻捉着你了，你逃罷，我看你往那兒逃。

拿起一個空酒瓶來。

瑪利（藏在教士背後）神甫，你擋着她罷；天老爺保佑你，你擋着她罷。我的腦壳一打破了，在這兒，再不然你們兩個人在這禮拜堂的門口替我掘一座坟，大教主來看見的時候，會說甚麼話呢？

教士（揮止酒拉）滾，酒拉，你要在我的脚跟前發瘋嗎？你趕快給我滾，我好心待你，你纔百般地作難我，我不已經是一個大傻瓜了嗎？

酒拉（叫喊）就把普統天下的有力氣的漢子拿來我也不怕，你以為我在你一個教士面前

便要退縮嗎？你倒趕快把路讓開，不然我倒要打你。

教士 洒拉喇，你敢。我是不怕你們這一類子的東西的；不過我叫你趕快走罷。這兒是不准閑人來的，你不要在這禮拜堂門口發潑行凶。

洒拉 我不打破她的腦壳，不和他結婚，我一步也不走。你要分開我們的時候，你便趕快給我結婚，我想了十先零的金子給你也就很够了，你肥得不是快要爆肚子了嗎？

教士 我不准你走到我跟前來，污穢了我的禮拜堂；像你這樣的東西只好滾進地獄裏去受罪啦。（把十先零投在地上。）把你的錢拿起滾，我假如再看見你一眼的時候，你小心些，我要告訴警察，是那個偷了鄰里奧克倫的黑驢子，灰驢子吃的是甚麼人的草呢。

洒拉 你真要告訴嗎？

教士 那是不消說。

洒拉 你真要去訴，那我就把威克老的，維克福德的，米司全地方的補鍋匠都叫攆來把你那玻璃窗子給你塞了，你就不能够偷看別人的姑娘，這些怪眼色了。我們要把你那

生蛋的雞儻得乾乾淨淨，你在那吃四十天的倫提長齋的時候，大着一個肚皮再沒東西偷吃，你怕也很難過呢。

教士（終竟冒起火來）你還不走嗎？你不走，我便要送一張長稟帖去告警察，告你們放火，偷人，打劫，強姦。你們不想坐班房，受絞罪，你們趕快給我走罷。

米海爾（把褂子脫下）哼，你以為我們怕了你這樣的人就會走嗎？你倒滾到你的龜窩子裏去，要不然我就要把我趕驢子的皮條來，打得你呻喚啦。

教士 你敢在我身上動手嗎？你要動手，上帝會把你的手脚給你乾掉。趕快給我滾罷。（推米海爾一掌）

米海爾 會乾掉我好，你若一看罷，你看上帝會幫助你。
提起皮鞭向教士跑去。

教士（跑上濠堤，大叫）好得很，警察就在那兒過路，喂，喂！
瑪利（以手掩教士口）你把他打倒罷，那邊並沒有聽見。

米海爾把教士絆倒。

洒拉 把口給他封緊。

瑪利 把布片塞着他的牙齒罷。

兩人把包藏鉛桶的布片勒着他。

洒拉 把口袋來蒙着他的腦壳，警察一來的時候，我們把他倒栽在壕溝那邊的泥炭蕩裏去。

兩人把一種口袋口捆緊了他。

米海爾（對着瑪利）你不要等他作聲，口要塞緊一點，怕他滑掉了。（走向自己的天篷裏）洒拉

我們趕快收拾東西。警察是不會打這兒來的，我們趁這個時候好跑。

兩人匆忙地捆行李，教士在地上撐紮，老瑪利制着他不許作聲。

瑪利（打神甫的頭）神甫，沒作聲。你不好過嗎？在動甚麼呢？你怕不通氣罷？（以手插入囊內，

探索他的口，以別一手隔囊撫其背）你在作假啦，神甫，你的鼻子呼吸得上好，就給四

月裏的東風一樣。（妮婉地）好，神甫閣下，你也稍稍學一點見識，學一點忍耐罷，這樣你

可以不要再輕易地勒索一些可憐的罪人們的一點金子了罷。（神甫更靜鎮些了。）神甫閣下，你真是聽說的小孩子，你不要擔心，我們是再不把你怎樣的。我們要處治你，也不是甚麼高興的事情呢；不過你也犯不出要和我們打交道，我們是好些年辰以來就是這樣章法的——父傳子，子傳孫，母傳女，女又傳孫女；我們是用不着走進你禮拜堂去發誓的——我聽見說過在禮拜堂裏發的誓——是誰也不相信的，結婚的戒指要帶在我們的指頭上的時候，我們從馬房裏拉驢子出來，或者天下雨的時候，驢子滑掉了，我們要去拉着繩子，會把手指割壞呢。

米海爾

（把行李收拾好了，同酒拉走來）我們已經捆好了；我現在想把他投到泥炭田裏，那他就不會把我們今天的事情再向警察說了。

酒拉

我想你說得也不錯。

瑪利

（妮妮地）酒拉，你不要太難爲他了，他昨天晚上纔和我喝過酒的呢。我們可以叫他賭一個大咒不要再害我們，我們再把他放了罷；假如我們把他淹死了，他們或許會絞死

我們呢，無論大人小人，男的女的，就是驢子也要糟踏我們呢。

米海爾 哼，難道他還怕賭咒嗎？

瑪利 你不曉得他這樣的人是怕上帝發怒的嗎？（把口帖近囊裏的教士的耳朵。）神甫，你肯賭一個咒麼？你不再干犯我們，也不說甚麼話。（教士在囊中點頭。）你看見沒有？你看這可憐的東西在口袋裏點頭呢。把他解開來罷，等他鬆活一些。

米海爾 （好像在吐馬一樣）神甫呢，把頭抬起來。
把口袋拉開，抓着神甫的頭髮。他們鬆了他的口。

瑪利 捉着他等他賭咒。

教士 （聲息微弱）好，我一定要賭咒的。你們假如放了我，我是再不告發你們的，就一句甚麼話也不說，我今天和你們這樣的人鬧了一下，上帝會容恕我的。

酒拉 （把戒指帶在教士的指上）神甫，我把指環套着你，你一輩子不要忘記了你賭的咒；我的心子給你的蠢話攪亂了；結婚那一類子的話我一時也不想再提了。

瑪利（徐徐地立起來，懇切地）神甫，她此刻是有點顛倒，你不要介意罷，她說的話本也是不錯的，我們吃，我們喝，我們年紀青面孔好看的時候，男的女的都要找拼頭，我們是一點也沒有勞煩你的。

米海爾 好，我們走。他到底也是好人，免得我們空花費了錢；我們有那一筆錢很可以在克拉盧草場上和些流氓們大飲一下呢。

把東西拿着。教士站立起來。

教士（舉起一隻手）我今天雖然發過誓，不去叫人的手來懲治你們的罪惡；但是我不曾發過誓，說不請上帝的神火來燒滅你們。

用一種教士特有的聲調大聲地唸起拉丁文的咒語。

瑪利 這個混帳老忘八。

三人（一樣地說）跑，跑，快拼命的跑。

三人跑下，只剩下神甫一人佔了最後的勝利。

幕

第一幕

右側有路，路旁大石巉巖；背面有低塔，已頹圯，將近正中處有罅裂；左側一座教堂的頹門，門側有灌木。

馬青烏爾與瑪利烏爾從左手摩挲而出，越過右手巨石，坐其處。

瑪利 馬青呀，我們是到了甚麼地方呀？

馬青 是走過了墻口的地方了。

瑪利 (抬起頭來) 走了這麼遠了！今天的太陽漸漸暖了起來，好像秋天快要完的時候一樣。

馬青 (把手向陽光中伸出) 太陽已經這樣高地昇到南方來了，怎麼不會暖和呢？你把你的金絲髮弄掉了一大早晨，人家都怕要去趕克拉徐的市口去了。

瑪利 這不是到場上去的時候呢，這時候他們趕着他們的牲口，在小車上推着一窩嘶叫着
的豬兒子，他們是甚麼也沒有給我們的。（她坐下）你分明是曉得的，偏愛說這說那
的。

馬青 （依傍着坐下，把她遞給他的燈心草扯壞起來）不愛說這說那的，單聽着你那吐出的
破鏗的聲音，我立刻會悶死，嚶，你的聲音實在是不敢當呢，別人家卻會說你的面孔好
看來。

瑪利 整年整月坐在露天場裏受雨淋，誰個的聲音不會嘶掉呢？馬青烏爾呀，我聽見人家說
過，這吹着我們的含着濕氣的南風，最是使我們的皮膚潔白而美嫩的——就像我的
皮膚一樣——這風時常在你的頸子，你的額上吹着的呢，皮膚一細嫩時是再沒有別
的東西可以使女人好看的呢，不過這樣風吹雨打的生活對於嗓子上是不好的。

馬青 （快興地，但是有點取笑地）我想起你的面孔起來，有時候實在有些莫名其妙，我年青
的時候，眼睛是上好的，我記得面孔好看的人聲音一定是脆爽的，你到底好看不好看，

我實在有點莫名其妙呢。

瑪利 你不要說那樣的話罷，鐵匠的清彌，還有西門，還有拔奇魯德，還有許多許多的人都說我的面孔好，你是聽見的，在巴林亞東地方，他們都說我是『瞎子美人』，你也是曉得的呢。

馬青 (如前)不過在幾時的一晚上我聽見摩里白輪姑娘說過呢，你是同妖怪差不多的。

瑪利 (斬切地)啊，她是在吃醋呢，因為鐵匠清彌說了我的頭髮好——

馬青 (帶着嘲笑的譏諷)吃醋？

瑪利 是的，是吃醋呢；就算她不是吃醋，她們年青的蠢人總是愛取笑我們眼睛看不見的人，她們以為取笑我們是頂有趣的，我們不怕就怎樣好看，自己的眼睛總是看不見的啦。

瑪利以手撫面，揚揚自得的光景。

馬青 (稍稍哀訴地)夜深很長很長的時候，我每每這樣想，假如我們是睜得開眼睛看我自己一點鐘，不說一點鐘，就是一分鐘也好，那樣我們便認真曉得我們是這東七屬的頂

好看的男子，頂好看的婦人，那是怎樣地快活呀——（狠毒地）在那時候那些睜着眼睛的拐子們，不怕就扯起欺天滅理的謊話，我們誰個肯聽他的呢！

瑪利 你假如不是大傻瓜，就在這個時候你也不該聽信他們的，他們睜着眼睛的人都是些拐子，無論看見甚麼好東西都裝着沒有看見的一樣，扯開口亂說謊話，就如像那摩里白輪姑娘對你說的一樣，他們是滿高興的。

馬青 她談的是謊話也說不定，不過她的聲音是好聽的啦，又甜又脆，你聽她就叫叫豬罷，或者是在深草裏喚她的雞，你是再也聽不倦的。（說得搖頭擺尾的光景）她既有那樣的聲音我想來她一定是好乖乖的，嫩東東的，胖都都的女人啦。

瑪利 （又斬切地說，像是受了侮辱的光景）管她肥也好，胖也好，用不着你關心呢；她是一位風頭的蠢了頭，你就老遠聽見也就聽得的啦，她在井邊上時常哇啦哇啦的叫，嘻嘻哈哈的，笑。

馬青 姑娘們這年青的時候，愛笑不是很好的嗎？

瑪利 (大不高興) 那是很好的，一位女人那樣張狂的，你說是很好的，她真會吊男人的膀子，你是曉得的，只要她一從格里面走來的時候，那鐵匠清彌坐在店裏總要氣促，又要擦起手來，你是有耳朵聽見的。

馬青 (有點受了衝撞的光景) 我是聽見他說過無數一百回，他說那姑娘一坐在你旁邊的時候便甚麼也沒有了，不過我的耳朵從沒有聽見過甚麼人看見你的時候就弄得氣息都不自在起來的。

瑪利 我可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那樣姑娘們呢，她們在路上跑的時候，故意要把腳搖扯着，要伸長頸子去窺望男子們的……馬青呀，我們這世間上真是有不少的流氓呢，倘若達今走着，眼睛送着秋波，嘴上塗着蜂蜜，心裏向卻一點也不認真。

馬青 (悲切地) 說不定是那樣子，不過我聽見人家說，看見年青的姑娘在路上走的時候，真是開心的呢。

瑪利 你這人假如睜開眼睛的，一定是和別人一樣的笨蛋啦，我還算好，算沒有嫁給一位。

眼子——從前想討我的人怕有好幾十呢——睜眼子是些怪東西呀，他們做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

沈默了一會。

馬青（傾聽着）好像有甚麼人來了。

瑪利 你不要把那草給他們看見了，他們看見會說我們是有錢的人，會一個破銅板也不給我們呢。

兩人把燈心草藏着。清彌鐵匠從左手走入。

馬青（做起乞化的聲音）老爺，請給我瞎子馬青一點錢罷，請給我一點錢，就給我一個銅貨也好呀，大老爺要保佑你，保佑你無災無難呀。

清彌（立在他們面前）哼，你們剛纔不是還說聽得出我的腳步嗎？

清彌坐下。

馬青（又回到本來的聲氣）摩里白輪姑娘假如是在你的前面走着，或者是在你的後面落

後幾步的時候，你的脚步我原是曉得的；不過像你剛纔這樣的脚步我是少有聽見，你在路上遇見甚麼稀奇的事情嗎？

清彌

（發熱喘息，拭面上的汗水）不錯，你的耳朵實在好，就算你是說謊話也說得不錯；我在市上聽見一件稀奇的事情，所以我匆匆忙忙地跑來的。

馬青

（稍稍有些看不起的語氣）你聽來的總是稀奇的事情，但總沒有一件是稀奇的；不過今天你聽來的總怕是一件稀奇的事情罷，你還沒有到中午便跑回來了，你連克拉達草場裏的那些「玩戲法的啦，跳舞的啦，跑的啦，都沒有看。

清彌

（傲慢地）哼，我要告訴你，不一會就在這兒要有更稀奇的事情出現（馬青停止着工作）比那克拉達草場子的戲法，就比雷音斯特的一切甚麼也還要稀奇；在你的心裏，你怕還以為我是太蠢了罷。

馬青

（感發着了，但好像有不信的樣子）這兒有稀奇的事情出現？

清彌

是呀，就在這兒的十字路口上。

馬青 在這兒的十字路口上我是聽見說過的啦，有一天晚上有一位老頭兒帶着鏡回家的時候，可憐人家把他殺死了，把他的屍首丟在泥濘子裏向去了。今晚上不要又有那樣的事情罷，這個十字路口是該我管的地方，我們自己也就稀奇了，用不着你們還要來弄些鬼，也用不着甚麼邪法呢。

清彌 我假如是有心腸，我也可以把今天的稀奇的事情告訴你們，你們聽了是要大大地歡喜，或者你們是全沒有想到的。

馬青 (感覺着興奮) 他們是在這座背後要開一家酒店嗎？那真是好極了，我用不着在下雨天死費力地走去過一些泥濘，便可以有酒喝了。

清彌 (依然不高興地) 不是甚麼開酒店呢，再也不是那樣的事情。

瑪利 (向着清彌，感歎地) 還怕是他們捉着了強盜吊在那兒的大樹子上罷。我聽見人家說，看着人吊頸是很有趣味的；不過我們是瞎子，我們又會有甚麼趣味呢？

清彌 (稍稍高興了些) 誰也沒有吊着誰呢，瑪利，不過你的運氣好，你活着的時候還可以看

見無數的人上吊的。

瑪利 啊，你真是說得古怪。……我在七歲的時候便是瞎了眼睛的婦人，我怎麼能够看見無數的人上吊呢？

清彌 你聽見說過沒有？海那邊不遠有一個島子，那兒有四位了不得的聖徒的坟墓的。

瑪利 不錯，我是聽見從西邊來的人說過的。

清彌 (上勁地)我聽見說，在那地方的背後有一眼生着青苔的泉水呢，把那水來滴一珠在瞎子的眼裏，你便和這世間上一切走着的人一樣，把眼睛會睜開來。

馬青 (興奮起來了)真話嗎，清彌？我怕你說的是誑語罷。

清彌 (粗暴地)誰來誑你聽！你以前把假的事情都信以為真，你這回可以相信了。

瑪利 我們不曉得可不可以託一位年青人去拿點水來。我今早纔洗乾淨了一個瓶子，我想拔奇魯德一定可以去的，假如我們給他點子酒，也給他點子錢的時候，我有錢藏在這茅草裏向的。

清彌 像我們一樣的不乾淨的人送去是不中用的，因為我聽見人家說，你的心一不乾淨的時候，那神妙的泉水會要昏起來的。你在路上或者是看了一看女人，或者是喝了一點子酒都不行。

馬青 (失望地) 我們要自己走去的時候路又太遠了，就有甚麼神效，我想我們也得不到甚麼快樂啦。

清彌 (燥急地轉向馬青) 誰個要你自己去走喲？你的耳朵攪得來和你的眼睛一樣了，你沒有聽見我說，就在這兒會有稀奇的事情出現嗎？

馬青 (有點冒火) 那嗎你關不關你那個臭嘴嗎？究竟怎麼會出現起來，你說罷，你要瞎吹到天黑下來麼？

清彌 (跳了起來) 好走了，(瑪利立起身來) 我犯不着和你這樣的人鬥嘴。

瑪利 (立着，故作鎮靜態) 清彌，你來和我談罷，不要理他。(清彌停止着，她摸索去捉着他的衣襟) 你不要氣我，你請把全盤的話都告訴我罷，不要再作弄我……難道你自己替

我們把水拿來了嗎？

清彌 那我倒沒有呢。

瑪利 那麼你把這件稀奇事情告訴我們罷，清彌……到底是甚麼人會拿來？

清彌 (把氣放平和了些) 是一位道行超邁的聖人會拿來的，一位信奉上帝的聖徒。

瑪利 (震驚) 是一位聖徒？

清彌 是的呢，是一位聖徒，他穿起長袍子，打着赤腳，把愛爾蘭的各處的教堂都巡禮遍了，他帶了一點點子水來，像他那樣的人，無論怎樣一點點子的水都可以把要死的人醫活，把瞎子弄來看見，就好像在天晴的時候，一隻灰色的老鷹在天空中高高地飛着的那樣清爽。

馬吉 (摸索他的拐杖) 清彌，他在甚麼地方呢？我就去找他罷。

清彌 馬吉，你不要那麼着急罷。他在四處的教堂和碑碣前面走着祈禱，就在這兒和那些山的中間的，一大羣的人跟着他——因為他的祈禱真是熱誠，又加以在斷食，他瘦得來

就和你的磕膝頭的燈草一樣呢；他不一會要到這兒來醫治你們兩個人——我們剛纔對他講過了——他要到這兒的教堂來祈禱。

馬青（突然轉向瑪利）我們今天便可以彼此看見了啦。哦，菩薩，真個是不錯的嗎？

瑪利（大喜，向清彌說）我要去把我那條大披肩拿來，總還有時候罷，他們都說，我把那大披肩披在頭上的時候，是頂好看的。

清彌 時候還早呢——

馬青（傾聽）沒講話，我聽見甚麼聲音從河邊上來了。

清彌（向左手看去，疑惑地）那是年青的姑娘們呢，她們是留在後面跟着聖徒走的……她們來了（走到舞台的進口處）手裏拿得有甚麼東西，她們走得那麼慢法，就好像一個孩子拿着一個雞蛋在圍腰裏走路的一樣。

馬青（傾聽）我覺得那是摩里白輪呢。

摩里白輪姑娘和自來德姑娘從左側上，走向馬青來，帶着水桶，聖徒的金鐘，和袍子。

摩里（輕快地）馬青，天老爺保佑你，我把聖水拿來了，這是從西方的四聖墓取來的，你停一下，便會把眼睛醫好，就和我們一樣能夠看見呢——

清彌（走向摩里去，遮斷她的話頭）他曉得的了。你們怎麼攪起的那聖徒到底往那兒去了？他怎麼把這聖水交給你們這樣的人拿來呢？

摩里 那邊雲頭起來了，他怕多走了路不好，所以他此刻穿過那座大林子，到格里南的十字架去祈禱去了，他再從這條路到這禮拜堂來。

清彌（仍然驚愕着）他是把聖水交給了你們的嗎？真個是出乎意外。

稍稍向左邊走去一些。

摩里 有些年青的漢子告訴了他呢，說他走的路要穿過些荆棘，要爬些很險的，很滑的崖頭，東西是不好帶去的，他聽說便周圍望了一望，把這水，和他這件道袍，和他的鐘，交給我們兩個了，因為他說，年青的女娘們是這世間上最乾淨的聖人呢。

瑪利走到剛纔坐過的近處。

瑪利 (坐下，自己發笑) 哼，那聖徒倒和凡人一樣啦，不過倒不是假話。

馬青 (身向前屈，伸出兩手來) 摩里，你把水給我罷，我可以摸摸看究竟是真是假。

摩里 (把水給他) 神妙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呢，或許你只消摸一下，便會好起來。

馬青 (向周圍看望) 摩里，不成功呢。我一點甚麼也看不見。(搖着水桶) 只有一點點子水啦。是的，這麼一點點子東西會使我們瞎子兩目重光，會使我們看見長大了的婦人和年青的女子，和這世間上一切的好看的東西，這真是很奇怪的呢。

他摸着瑪利，把水桶給她。

瑪利 (搖着水桶) 啊，多謝你大老爺呀——

馬青 (指着白來德) 她手裏的是甚麼？丁當丁當的響。

白來德 (走到馬青面前) 這是聖徒的金鐘呢；他走到甚麼地方一要祈禱的時候，便搖起他這

金鐘來。

馬青伸出手去；她把金鐘給他。

馬青（搖鐘）這聲音真好聽，真清爽。

瑪利 你一聽見這清幽幽的聲音，我想來一定會曉得就有吃長齋的聖人帶着從遠方來了。
的。

白來德從馬青的後邊走過，稍稍向右邊去。

摩里（把道袍打開）馬青，你立起來看看，我要把這道袍披在你的身上。（馬青起身，向前走，

將到中央處）這樣我們可以看看，你是成了聖徒的時候，是個甚麼樣子？

馬青（立着，有些害羞）教士們誇口，讚美聖徒的，我聽過不知道有多少次數。

摩里把道袍披在他的身上。

清彌（擔心着）摩里，你頂好是不用管他罷。萬一聖徒看見你把他的道袍來作耍，你看他會說甚麼呢？

摩里（白着地）他在林子裏向祈禱，怎麼會看得見我呢？（她把馬青扯了一轉）清彌，這不是很體面的一位聖徒嗎？（癡笑）真是好體面的一位家伙。瑪利，你停一向看見他的時

候，我想來你一定會驕傲的，會和那從天上下來的天仙的領袖一樣啦。

瑪利（確有自信地走到馬青身旁去捫觸他穿的道袍）真的，我們今天會驕傲起來呢。

馬青仍然搖着金鐘。

摩里（對馬青說）馬青，你不想一輩子就這樣四處去雲遊，同聖徒們一道搖着金鐘嗎？

瑪利（轉向着摩里，激烈地）他討了我，怎麼能夠和聖徒們一道搖金鐘啦？

馬青 對的，她說的不錯，搖金鐘不怕就是好事情，但我想，我討了一位巴林亞東的瞎美人，怕是還要好的。

摩里（嘲弄着）你在那樣想着嗎？真可憐；不過你一點也不曉得她是怎樣呢。

馬青 不錯的，我是一點也不曉得，我今天等着要看她，實在等够了呢。

清彌（沒法的樣子）她是怎樣，你是很曉得的啦；像你這樣的人，用手一摩，不是甚麼都可以摩得嗎？

馬青（仍然摸着道袍）那是自然。不過說到面孔上來，說到上好的衣裳上來，那我就不甚曉

得了，因為我沒有摸過好的衣裳，我也沒有摸過人的面孔啦；（說得可憐的樣子）年青的姑娘們總是害羞的，不怕他們都說我是很好看的男子，她們總不大睬我。

瑪利

（開心地說着笑話）你們聽他那種的聲音，他一說到瘦筋肋骨的姑娘們上來的時候，總是那樣怪聲怪氣的呢，不怕他是討着一位婦人叫着西方的奇蹟的。

清彌

（憐憫地）你們兩位今天便要看見一個很大的奇蹟，那不是誑話。

馬青

不錯，我是聽見人說過，她的頭髮的金色，皮膚的雪白，眼睛的圓大，都是很難得的——

白來德

（望着左翼）聖徒從樹林邊上來了……火速把道袍脫下來罷，摩里呀，不然他會看見的呢。

摩里

（急忙向白來德）你拿着那金鐘罷，把她坐在石頭上。（向着馬青）你把頭抬起來罷，我替你脫衣裳（她把道袍脫下，搭在肘上。又把馬青推到瑪利身旁站着。）好，規規矩矩地立着罷，不準說一句話。

摩里與白來德稍稍離開着，立在他們的左邊，作鼓正金地拿着金鐘，道袍等等。

馬青（攬心着整理衣服）衣裳也沒有穿好，手也沒有洗，就這樣不要緊麼？

摩里 隨你怎樣他是不看你的。……他就和愛爾蘭全國中的頂好的婦人一道走，我想來他也不會把他的一雙眼睛舉起來看她的面孔的。……好，沒作聲。

聖徒領着人羣從左手。

聖徒 這兩位就是那可憐的人嗎？

清顯（慇懃地）神甫，是的；他們是常常坐這十字路口的，向過路的人討點銅錢，或者是剝點燈心草來賣的，他們一點也沒有甚麼傷心的樣子，放大喉嚨同別人家談笑，同別人家戲玩着的。

聖徒（向着馬青與瑪利）你們看不見太陽和月亮，也看不見聖人們向天禱告的情景，你們的日子真苦了，不過像你們這樣在災難中不丟掉勇氣的人，上帝在今天會使你們重見天日的。（他拿着道袍披上）這水是從那四聖墓的瘦骨嶙峋的崖上取來的，要用到你們這瘦骨嶙峋的人身上，我想來是一點也不足怪。（他接水和金鐘，吊在自己的兩

肩下)我來正是爲你們這樣的人來的,像你們這樣瘦筋露骨的可憐人,有點錢的人是把你們看不上眼的,他們不過投點銅錢和麵包給你們罷了。

馬青

(不安地移動着)他們一看見我的女人,不是就要說是好看的婦人——

清彌

(搖疑他)沒作聲,聽聖徒講的話。

聖徒

看了他一下,又接下去說着)你不怕就禮懣,就訕懣,但是我告訴你,全能的上帝不是就和愛爾蘭的有錢人一樣的;我從開達拉灣駕着一隻小船取來了這點水,這是上帝可憐你們,仗這水的力量,我要使你們的雙目重明。

馬青

(脫下帽子)神父,我敬候着了——

聖徒

(執着馬青的手)我先把你醫好了,再來醫你的女人。我們此刻上禮拜堂去,我要去祈禱一回。(走的時候向瑪利說)你也把心放平靜些,在心裏向祈禱罷,主的力最會顯應到你們這樣的人的身上,這是很大的奇蹟。

人衆

(在聖徒後面擁擠)走啊,我們去看啲。

白來德 清彌，來罷。

聖徒 (揮人衆轉去) 你們轉去就立在那兒罷，我在禮拜堂裏默禱用不着你們這許多的人。

我告訴你們，你們就站在那兒罷，你們好深想想罷，是怎樣的罪惡纔把這盲目的災難帶到世間上來的，你們也爲你們自己祈禱一下罷，不要聽信假的豫言者的話，不要聽信異端，不要聽信婦人和鐵匠的言語，不要聽信一切的見識，足以玷污你們的靈魂或者身體的。

清彌 人衆退縮。聖徒走進教堂。馬利摩着走向教堂門，在半路的地方跪在路旁。人衆聚積在右邊。他的聲音不是很好聽的嗎？假如是不吃長齋；他一定是很魁梧的一位漢子。

白來德 你看見沒有他的手在動呢？

摩里 在這個地方假如有一個能夠像他一樣祈禱的人，豈不是好嗎？我想假如有一個像他這樣祈禱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家裏的井水也會很有効力呢，是那樣的時侯我們用不着再到那荒僻地方去取水了，我聽見人家說過，那兒是並沒有甚麼整齊的人家，也沒

有一個整齊的人的啦。

白來德

（從右手向教堂門內窺伺）你看馬青是抖得很厲害的，他是跪着的呢。

清

（擔心着）啊，可憐他……他今天一看見了他的老婆的時候，不知道會怎麼樣啣？我想

我們是不該說了謊話，說他的老婆是好看的婦人，不是那樣縐眉凹眼的醜婦呢。

西門

那是不關緊要的，他在眼睛看不見的時候，我們使他安慰了，使他得意着，他怎麼會怪得起我們呢？

摩里

（坐在瑪利坐過的地方整理頭髮）就算要怪我們呢，他以後也不會專想到他的老婆上來的了；世間上的人只要看了自己的老婆的面孔看得兩三個禮拜，那個不會生厭的呢？

西門

摩里，你的話倒不錯，你自己的男子，無論白天晚上住在你的旁邊所得的快樂，那趕得上那瞎子馬青所得的快樂呢？他的怪難看的老婆，那跪在路邊上的，我們說是滿好看，他便信以為真了。

摩里（藐視地）西門，你不要那樣多嘴罷，反正你是做不到我的男人，不怕你心裏就在想，就在我的旁邊怎樣的吹歡，怎樣的唱。

清彌（驚愕了，向着摩里）聖徒在那邊祈禱呢，你的喉嚨放得那麼大。

白來德（叫出）沒作聲……沒作聲……我看他是醫好了。

馬青（從禮拜堂中叫出）哦，我真是感恩不淺呀……

聖徒（莊嚴地）感謝天父與神子與聖靈，賜了愛爾蘭人以宏恩……

馬青（忘情地）哦，我真是感恩不淺啦，我現在重見天日了……我看見這禮拜堂的牆，我看

見這石牆上的青苔的羊齒，神甫喲，我也看見你，也看見那無邊的青天。

馬青半狂地歡樂着跑出，從瑪利身旁走過，瑪利剛想站立起來，他稍稍迴避了一些走過了。

清彌（對旁人說）你們看他全沒有注意她。

聖徒從馬青後面走出，引瑪利入禮拜堂，馬青跑向人衆裏來，男子們站在馬青與姑娘們的

中間，馬青把拐杖來支持着自己。

馬青

（歡快地叫出）那是濟彌呀，我曉得的，他的頭是黑的……那是馬德西門，我曉得他的腿子是長的……那位一定是拔奇魯，他的眼睛是狡滑的，毛是紅的。（他看見摩里姑娘坐在瑪利座位上，他的聲音兒全變了。）啊，瑪利呀，他們都沒有說謊話呀。我感謝上帝，我感謝那七位聖人，我還沒有死的時候，得以睜開眼睛看見了你呀。我感謝那水呀，我感謝那把水帶來了的腳呀。我感謝今天這一天，我感謝把聖徒給我帶來了的一切的恩人呀，啊，你的頭髮那樣的好啦，（她稍稍害了燥來把頭低下，）啊，那樣嫩的臉呀，眼睛一定也是好看的，你停一向睜開了的的時候，那聖徒會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啦。（他走到摩里身邊）瑪利，你把頭舉起來罷，你看我是怎樣的高興，我比東方的各國的大王還要高貴了。啊，你把頭抬起來，你停一向也會看見我了，我也一定是不弱的啊。

他去捫觸摩里，摩里吃驚地跳起來。

摩里滾開罷，不要把我的臉弄髒了。

人衆大聲發笑。

馬青（有點疑惑）你的聲音是摩里姑娘的聲音啦。

摩里 我自己爲甚麼沒有我自己的聲音？你以爲我是鬼嗎？

馬青 啊，她到底是那一位呢？（走向白來德）你不是我的瑪利夫人呢？我想來你是還要像他們說的一點（凝視她）你的頭髮是黃的，臉色是白的，你的披肩上有點我們自己的泥炭的味道。

他去揭着她的披肩。

白來德（把披肩拉去）我並不是你的老婆，你不要來擾我。

人衆又大聲發笑。

馬青（不敢自信地又對着別一位姑娘）我的老婆可是你罷？你雖然不見得那麼好看，我也滿足了，你的鼻子是很不錯的，你的手和腳都纖巧啦。

姑娘（蔑視地）我倒從沒有看見甚麼人把我當成了瞎子，我想一個睜開眼睛的女人怕也不會嫁你這樣一位男子罷。

她走開了，人衆又大笑起來，稍稍向後退些，讓馬青一人立在左邊。

人衆（嘲笑地）馬青，再嘗試一下罷，再嘗試一下罷，你總可以找出她來的。

馬青（憤激）你們到底把她藏在甚麼地方去了呢？你們這些可憐的畜生，在我一輩子的這個喜興的日子要和我玩皮，要作弄我，你們不是太昧良心了嗎？啊，你們纔得意啦，你們帶着個哭像的眼睛，你們要作弄我和我的西方第一的女人，你們纔得意啦。

說這些話時，馬青是背着禮拜堂門口的，瑪利的眼睛已經醫好，從禮拜堂裏走出，微微忍俊不禁地向右邊走下，走到馬青的背後不遠。

馬利（在馬青把話停止了的時候）那一位是馬青呢？

馬青（轉過身子）那的確是她的聲音。

兩人呆呆地互相凝視着。

摩里（對着馬青說）好，你去摸她的臉罷，照你向我說過的話對她說。

馬青（低聲，激烈地）假如我此刻要說話，我要咒死你們兩個人——

摩里（對着瑪利說）瑪利，你還一句話也沒說啦。你那漢子，脚是那樣浮腫的，頸子短得就和

羊子一樣，你看他是怎麼樣呢？

瑪利 天老爺把你的眼睛睜開了，在你的面前纔要看你這樣的人，我覺得真是可憐的事體啦。

馬青 你倒要跪着感謝上帝呢，你還沒有看見你自己，你假如是看見了你自己的時候，你立地會跑起來，會像一位發了瘋的老婆子一樣，在那山裏向去亂竄啦。

瑪利（稍稍沉靜起來）我就算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好看，我的頭髮是好的，眼睛是大的，皮膚是白的——

馬青（狂叫起來）啊，你的頭髮好，你的眼睛大嗎……够了，够了，無論那兒的一匹灰色的母馬的鬃毛都要比你頭上的那點髒東西好看得多呢。你那兩隻眼睛，別人家說是就和海一樣青的眼睛，無論那一條餓壞了的母猪，都有一對眼睛比你的還好呢。

瑪利（截着說）今天醫好你的怕是惡魔罷，你在母猪長母猪短的说；今天醫好了你的一定

是惡魔罷，把你弄成說謊話的瘋子了。

馬青

要你這東西纔是說謊話的瘋子呢，我們一道住了十年，你無論在白天無論在晚上都向我說的是謊話；不過天老爺已經睜開了我的眼睛，你還有甚麼呢，我看見你這東西纔是一個竊頭竊腦的老婆子，你是永遠不配替我生兒育女的。

瑪利

我倒不想生些兒女來像你這樣的怪物。就是嫁的男人比你還要好的好些女人，她還幸好沒有生出兒女來，她要曉得感謝上帝呢，她還沒有生出些東西來使這世間上的人難受，使得天上飛着的百靈鳥呀，老鴉呀，天使們呀，也駭得不敢出頭，把天都弄來淒涼了的，她應該感謝上帝呢。

馬青

你請走到甚麼僻靜的地方躲藏起來罷；好，你走，不然這些男子和這些女人會跪着向天老爺祈禱，跪得把血都跪出來，他們要禱告上帝再把些聖水來把他們的眼睛醫瞎，一個人的眼睛就瞎一百年也好，一千年也好，沒有人肯多看你一眼的呀。

瑪利

（舉起手杖來）我假如重重的打你一棒，那你總會再瞎罷，你的希望也就達到了——

聖徒在禮拜堂門口現出，垂着頭祈禱。

馬 青（舉起他的手杖，把瑪利向左手趕去）你滾罷，你滾罷，你不滾，我要把你那腦漿打出來，把你打在路上。

他想打她，清彌捉着他的手腕。

清 彌 你這樣子吵鬧不害羞嗎？聖徒站在上面祈禱着的呢。

馬 青 我要睬他嗎？（想掙脫）我要痛打她一下，只打一下也好，那我就到死也不再吵鬧了。

清 彌（搖動他）喂，我叫你沒作聲呀。

聖 徒（走下，立在中央）他們是太高興了嗎？還是眼睛看不十分清白呢？纔斃好了的人總會這樣的。

清 彌 神父，他們的眼睛是太白清了；他們纔在鬧架子呢，說是兩來都不好看的原故。

聖 徒（走到兩人之間）把你們的眼睛睜開了的上帝再把點智慧送到你們的腦經裏罷，你們不要只看你們自己兩個人——兩個這世界上的可憐的罪人——你們要看這上

帝所發顯出的榮光呀，你們要看那些山上那是怎樣難得的風光，你們要看這些急流滔滔地流向大海。你們想到那些上面的時候，你們便會把人的面孔忘記，你們會讚仰上帝，一直就會和偉大的聖徒一樣，身上只要有一點破衣，只要有一點皮包骨頭，你們也可以生活下去呢。（向清彌說）好，你把他放了罷，你看他是不再囉唆了的。（清彌把手放了。）並且你（向着瑪利說的）也不用再放大聲音亂吼，女人是不應該這樣的；你們今天親眼看見過這上帝的威靈的，在夜裏你們也不要忘記了今天的事情，你們要好生祈禱，願上帝發出大慈大悲保佑我們可憐的饑餓着的愛爾蘭的同胞。（穿好道袍）好，上帝都保佑你們，我要走向阿那果郎去了，那兒有一位雙子婦人，隨後還要到羅拉，那兒有兩位瘋子，隨後還要到格倫阿西，那兒有幾個小孩子生下地來眼睛便是瞎了的；夜裏呢，我是要到聖克文的牀上去過夜的，我要感謝上帝，求上帝深深保佑你們。

聖徒垂頭默禱。

幕

第二幕

村口的路旁，左手一座鐵匠舖的店門，破輪之類四處散置。中央處水井一眼，上有木板覆蓋，井後有餘地可通行人。馬青坐在舖門附近，劈柴。

清彌 (在店中打鐵，俄而叫出) 你要火速一點劈呢。……日頭掉午的時候我又要生一爐火

了，你還一半也沒有劈好啦。

馬青 (鬱鬱地) 掉午的時候便要把這堆乾柴劈完，我會累得丟命呢，我連豬吃的東西一點也沒有吃。(掉頭向着店門) 你要想砍完，你自己出來砍罷，每天做事情應該也要有一點鐘的休息啦。

清彌 (走出，提着一隻鐵槌，不能忍耐地) 你又想叫我把你趕出去討口嗎？你在我這兒，有東

西好吃，有地方好睡，有錢好使；我聽你的口氣，好像是我打了你，偷了你的錢一樣啦。

馬青 假使我是有錢的時候啦，唉，或許你是偷了也說不定。

清彌 (把鐵槌投下，撿起幾隻已經劈了的乾柴，投進店門) 放心罷，像你這樣一種懶貨，你也不會弄到錢的。

馬青 不錯啦，我是住在你這兒的時候，那是再也弄不到錢的啦，我眼睛還沒有睜開的時候，坐在那格里阿南討錢，只消討一刻鐘頭，也比在你這兒整整一天拼命做事事情的工錢還要多啦。

清彌 (呆得不動了) 拼命做事情？(走向馬青面前) 好，我來教你拼命做事情罷，馬青，你把你

的褂子脫掉，把衫袖捲起來，努起勁的劈罷，我要去掏灰了，要不然我下一點鐘就要把你趕出去。

馬青 (恐縮) 在這樣冷的天氣不穿褂子，你要我死在這裏嗎？

清彌 (命令地) 脫下罷，要不然就滾。

馬青 (苦澀) 哦，天老爺救命喲！(開始脫褂子) 我聽見人家說，你的老婆死的時候你把她身

上的屍布也脫下了，光着身子把她埋了，又聽見人家說，你到了冬天來，把活着的鴨子的毛撚了，趕着她在大雨寒天裏跑。（捲起衫袖來）啊，我聽見人家說的怪事情真不少，從前我還不信，從今天起我覺得件件事都是真實的了，我對甚麼人都要講你的。

清彌（取出一枝裡柴來）好，你砍這根罷，少放些臭屁了。

馬青（把柴接過來）清彌，這根真粗啦；樹皮子是冰冰冷的，這寒霜天氣又滑手，要劈這樣大一根柴不是太吃力了嗎？

清彌（又抱起了一抱柴來）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冷是應該的，凍也是應該的啦。（走進店去）。

馬青（一面砍柴，一面嘮叨着）清彌，應該的嗎？我們每天都碰着不好的日子，看見那山上戴着些灰色的雲頭，看見大家的鼻子凍得通紅的，就和你那鼻子一樣，看見大家的眼睛凍得流眼淚水，就和你那眼睛一樣，啊，鐵匠師傅，我想來倒還是瞎着眼睛的好呢。

清彌（眨着眼睛，立在店門口）你現在又在埋怨起你睜開眼睛了嗎？

馬青 (極可憐的聲調) 人一睜開了眼睛真是艱難啦，並且要在你的旁邊過活 (劈了一根柴，又拋開去) 要討一位婦人也是不好過的事體 (又劈一根) 這樣不好的日子，每天要看着我們人間，和人間上像你這樣竄着的人，時常總是向着爛泥裏面滑的，我想就是天老爺也怕是不好過的罷。

清彌 (在鐵砧上打着鍋環) 馬青，你是應該記在心裏的，聖徒醫好了的眼睛不一會又瞎了的人多得很呢。瑪利的眼睛又漸漸瞎起來了，我是聽見他們說過的，你此刻在這樣埋怨，我想天老爺聽見的時候，是沒有一點慈悲給你的。

馬青 我的眼睛就再瞎，我是一點也不怕，這咱不怕就是陰天，你那眼角上不懷好意的編紋，我也是看得太刺眼睛了。

清彌 (叱視着他) 東邊的雲頭是散開了的，今天也不是陰天呢。

馬青 你不要起勁地威嚇我罷，你是枉然。我眼睛瞎着的時候，你向我說了不少的謊話，你倒要知足一點，不要再誑人了。(瑪利悄悄地從右手走入，肘上掛着一個布囊，塞滿青草)

愛爾蘭的大傻瓜們假使不休息一下，我們甚麼人也不會有平安的時候啦。（抬頭看見瑪利）啊，見鬼，見鬼，她又來了。

背着她加勁地劈起柴來。

清彌（有趣地，當瑪利不注意他們將要走過的時候，向着她說）瑪利，你看看他罷。你真厲害，你一來就使他加起勁來了，他從一大清早鬧到這個時候，哇啦哇啦地講不清。

瑪利（拘束地）鐵匠師傅，你說的是甚麼啦？

清彌（發笑）說的是你的男人。你看他罷！他的襯衫破得從背上露出肉來了。我想你今晚上該得來一下，來把他的衣裳補一補啦，你們到底要鬧到幾時纔肯談話呢？

瑪利 你們兩個打起伙來作踐我啦。

把頭昂着向左手走下。

馬青（停止了劈柴，目送着她）咳，真是奇怪，那婆娘隔了兩天不看我好像難過的樣子。

清彌（俏皮地）是看你的面孔嗎？你看她不是把頭背在一邊走過去了的嗎？就像一位牧師

看見路邊上有一位醉人和一位姑娘談着話的一樣。（馬青站起來走往店角落去，向左望去。）回頭來罷，不要去張她。回頭來罷，我叫你回頭來，她也不操心着，不要使你餓，不要使你寒，各自走了的人，你還有甚麼管她的必要呢？

馬青（憤然地叫出）清彌，你是曉得的，是我把她趕起走的啦。

清彌 你的話是靠不住的，不過不管你們那個趕掉了那個，我是要叫你回頭來趕快劈柴。

馬青（回過頭來）好，我就來。

他向中央走了一兩步，停止着向右邊看。

清彌 馬青，你在看甚麼？

馬青 前面有人來了……那像是厝里姑娘啦，手裏拿着水瓶。

清彌 就算是她來，你也不能不做事情，你用不着管她，你自己趕快做你的事情罷，停一下我要叫你進去拉風箱了。

清彌把鍋環投下。

馬青 (叫出) 你這回又要弄我去上油鍋了嗎？(回過來，看見鍋環拾了起來) 鍋環救你一大

清早起來噴嚏連天汗流浹背的緣攪這一點東西嗎？

清彌 (坐在鐵砧上休息，滿是的樣子) 馬青呀，我們要討親的時候，我們要多做些東西啦；我昨晚上聽見別人講的，不久那聖徒又會來了，我要請他替我和摩里證婚……我聽說，他是不要錢的呢。

馬青 (把鍋環放下，疑視着清彌) 摩里姑娘該會向天老爺感恩了，她得了你這樣一位漂亮的結實的男子。

清彌 (不安地) 不怕她就怎樣標緻，難道她不该向天老爺感謝嗎？

馬青 (向右望去) 啊，清彌，怎得會不呢……大慈大悲的天老爺恰好把你們撮合了，假如你是討了一位像你一樣的婦人，你們怕會生出些這世間上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妖怪出來啦。

清彌 (認真地受了衝撞) 你還沒有王法的！你的面孔本來就不敢當，你的舌頭比你的面孔

還要壞。

馬青

（也生氣了）我就是在這露天壩裏凍壞了的啦，我的面孔不怕就壞，但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難受的拐子，我看你還是進你那老窩子裏去，把面孔洗一下罷，看着她就要來了，你還擺起你那副爛眼睛，腫起你那個大鼻子，就像倒在路上一個破了的草人一樣。

清彌

（不安地望着路上）我的面孔是怎樣，她是不介意的，我纔修了一座房子有四間房間的在那山上啦。（站立起來）不過也是怪事情，就是你和瑪利兩個人弄得這個地方的人，甚至傳到了拉特芳那那邊了，沒有甚麼講的，也沒有甚麼想的，見了人只是說面孔的話啦。（走向店去）你一說到面孔好看不好看的話上來，弄得我有些不安然了，好，我也可以進房間去，把眼睛周圍的不乾淨的地方洗一洗啦。

清彌走入店裏。馬青偷着用衣角擦他的面孔。摩里白輪姑娘提水桶由右手上，向井中汲起水來。

馬青 摩里姑娘，你好。

摩里 (不留心地) 你好。

馬青 今天的天氣真不好啦，天老爺要睜開眼睛纔行。

摩里 唔，有一點不大好。

馬青 真是够了呢，天氣又不好，每天清早都是這樣陰沉沉的，還要看許多怪煞難看的面孔，(從肩向後指示) 我們一睜開了眼睛又不能不看，真是難受。不過像你這樣的雪白的好看的姑娘，我們也可以看見，也是一種好處呢……我只要一看見你，便要感謝那聖徒，感謝那聖水，感謝我們頭上的天老爺啦。

摩里 我倒聽見教士們說過，貪看年青的姑娘的人，心裏倒是不會祈禱的啦。

用杯在桶中掬水。

馬青 像我這樣，只聽着你的聲音，不看你的面孔的人，實在沒有幾個呢。

摩里 像你那樣一位怪煞難看的嘍叨的老頭兒，閉着眼睛坐在那兒，連過路的姑娘和女人

們也不得乎看一眼，怕是很難過的罷。

馬青 難過雖是難過，不過我能夠聽見你說話，聽見你的脚步聲音走到格里阿南去，也是很快活，很高興的啦。（說得帶些哀訴的激情來）你的聲音使我們這樣一個可憐的瞎子，心裏是怎樣的好過喲，有一天我只要一聽見你的聲音的時候，我便甚麼別的事情都不想了。

摩里 你要向我這樣說的時候，我要告訴你的老婆呢……你該是曉得的，你的老婆在寡母子與福林家續麻呢，她很可憐她，她看見你們兩個人在十字路口打架，你很倒拆了她呢。

馬青 （不自在地）啊，這樣的人難道一個也沒有麼？在我面前不要提起她，不要提那老孀婦，也不要提起那格里阿南的事情，只向我說兩句好話的人，難道一個也沒有麼？

摩里 （刻薄地）我想過，假使在你而前提起你自己說過的你一輩子的最喜興的那一天，那一定是很好的事情啦。

馬青 最喜興的那一天？（又哀訴起來，把工作丟開，傾向着她）或者也是最背時的那一天，那

一天我算醒來了，就好像小孩子們聽了老媽媽講故事，在夜晚上便夢見自己住在黃金築成的大房子裏，騎着花花馬兒，等到不一會又醒轉來的時候，他們凍得沒法，草房子在漏着雨，或者還可以聽見在庭子裏面的餓了的驢子在叫呢。我不就是這樣嗎？

摩里 （不介意地仍然汲着水）馬青，今天你的口材真好啦。你昨晚上怕是醉了酒來罷。

馬青 （立起來，向摩里走去，但遠遠立在水井的（右）邊）摩里姑娘，我醉過甚麼酒來啲，不過睡在那個骯髒的小房裏罷了。……在幾根麥草上睡着，我就想着我是看見你走路，聽

見你的脚步聲音在那乾路上走，我又聽見你在笑，在一間大房子裏高談闊論，那房子的屋頂是面着乾了的本材。因為你的聲音那時候真是好聽，我想我一個瞎子睡在那兒實在比坐在這陰氣沉沉的地方聽鐵匠師傅的咒罵的，還要好多呢。

摩里 （有趣地看着他）你不怕是這樣怪殺難看的矮小的老頭兒，說的話倒還奇怪啦。

馬青 我也沒有他們說的那麼老呢。

摩里 我想，你要和年青的姑娘說那樣的話，你終是老了。

馬青（絕望地）你說的倒許是真話，因為我實在也虛度了不少的年月啦，我從前和一位老婆娘一道，心裏也感着愛，口裏也喊着愛，我在那時候完全是受了清彌鐵匠的騙呢。

摩里（稍稍加以引誘）那嗎你正好報清彌鐵匠的讎呵……你今天又在說愛，總不是受了他的騙罷，馬青。

馬青 不是的，摩里姑娘呀，不是的，天老爺曉得我。（從她背後走過，走近她的左側）我聽人說，在伊維來克塞堡那邊，在哥爾克的地境裏面太陽是很溫暖的，天空是很清明的。（彎身向着她）光線好的地方對於我一個瞎子，對於你這樣有好看的頸子，有細膩的皮膚的婦人，都是很好的呢，所以我們今天就好走罷，我們到那南方的市鎮上去放浪，我們談些有趣的話，這可以在場期上唱些有趣的歌，我們好快活地去過一輩子罷。

摩里（半分有趣地轉過身來，從頭至脚地看他）哼，有趣，因為太不好看了，連你自己的老婆都把你丟了的人，你纔向我說這樣的話，不是很怪嗎？

馬青 (稍稍向後倒退了一下，丟了臉，有些憤怒) 不錯，是很怪的，這世間上的東西又那一樣不是很怪的呢？(聲音放低些，特別用力地說) 不過我要告訴你，就算她是把我丟掉了的，但那不是因為她看見了我，是我這兩隻眼睛看見了她，看見了她起牀，看見了她吃喝，看見了她梳頭，看見了她倒下去碰睡呢。

摩里 (含着笑，不留心地說) 無論那一位討了女子的男人不都是這樣嗎？

馬青 (以為把捉着她的注意了，乘機地說) 我想除掉了瞎子不說，世間上的人真正能夠看見的也沒有好幾個呢。(帶着興奮的) 沒有幾個人看見了老的婦人們鑽進墳裏去，也沒有幾個人看見了你這樣的姑娘。(轉身去就她) 不怕你就是這樣的放光，就好像在海上導引着海船的一座燈臺一樣啦。

摩里 (抽身離開他) 馬青，你不要挨近我。

馬青 (急湊地，低聲，帶着狂熱的口氣) 我說的是實心話呢。(搭一隻手在她的肩上，搖她) 你不要和那樣的一個男子結婚，他是把這不好的世道太君多了的；清早你從那邊巷子

裏的小門裏出來，像他那樣的人難道肯看你一眼嗎？真正是有眼睛的人，不怕就是瞎子，他在路上走的時候，一定要看着你的一雙眼睛在他的前面，他望着天上的時候，你的眼睛便在他的頭上，他看着地下的時候，你的眼睛便從地裏跳出來，一般的睜眼子，他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是只看見些塵埃的呢。

摩里（半分受着催眠一樣地傾聽着，突然離開）你講的話好像一個瘋子講的一樣呀。

馬青（追她，向她右手走過）一個人在你的面前要發瘋，那是一點也不是奇怪的。把你的水桶放下罷，來和我一道走，因為我今天是看見了你，看見了你呢，說不定世間上的人是沒有一個曾經看見過你的。（執摩里手，輕輕地想拖她向右走去。）好，同我去罷，我對你說，我們到伊維來克和哥爾克的地境裏去罷，那兒遍地都開着花，連你放腳的地方都沒有呢，那兒的空氣是很香的。

摩里（把水桶放下，想逃脫）放手罷，馬青！我叫你放手！

馬青 你不要作耍。來，我們從這樹林裏面的小路走去。

摩里 (向鐵舖叫出) 清彌——清彌! (清彌從店中走出, 馬青把手放了, 摩里興奮着喘息, 指着馬青) 清彌! 你聽見說過罷, 眼睛瞎了的人, 心子也是瞎了的呢!

清彌 (疑惑不定地) 他是瘋子, 那是的確的, 他在我這里有地方好睡, 有東西好吃, 有了錢好拿, 我從今天起要把他趕掉了。

摩里 (如前) 這個東西比你講的還要蠢呢, 清彌。你看他罷, 他以為只要一向着我們開口, 像我這樣的女人, 一定要跟着他的腳後跟跑去的, 你看他好不厲害嗎?

馬青以手掩着眼睛, 縮着身子向舞台中央倒退, 瑪利自左手徐徐走出。

清彌 (驚呆了的樣子) 哼, 瞎子總是壞蛋, 這話倒不錯。他今天就給我滾蛋罷, 不要再來擾我們。

轉向左手去, 拾取馬青的拐杖和褂子; 有甚東西從衣包中漏出, 他又檢拾起來。

馬青 (轉身看見瑪利, 十分沉痛地向着摩里姑娘嘆訴) 摩里姑娘, 你不要在她和這鐵匠的面前再掃我的臉了罷。你不要掃我的臉, 我剛纔把好話向你說了, 我是在做夢……在

夜裏……做的許多夢。（躊躇起來，掉頭向着天空。）是快要打雷下雨的呢，還是世界快要到了末日呢？（向瑪利踉蹌地走去，輕輕碰着馬口鐵的水桶）我想天是黑緊了，在天空裏向起着大亂子了。（走到瑪利身邊，雙手執着她的左腕——怪聲地叫着）瑪利呀！天黑了起來，快要打雷了！你的眼睛把我看得清楚麼？

瑪利

（把手擺脫，以空囊撲馬青面孔）我是把你太看清楚了喲，你不要纏我罷。

摩里

（拍手）瑪利，真不錯呢。他這樣的人正好這樣泡製，他剛纔在我的腳跟前，叫我跟他一道去討口，就和你這樣一位可憐的叫化婆一樣啦。

瑪利

（負氣地）你臉上的皮子一起縐紋的時候，摩里呀，愛爾蘭的四方八面都會找不出這樣一位縐眉凹眼的妖怪呢……真是好，你們恰好是一對！

馬青立在後面，在中央處之右側，背向着觀客。

清彌

（走到瑪利面前）她會變來像你一樣嗎？你真好不要面皮！

瑪利

肥而且胖的人是要早起縐紋的呢，白恍恍的黃頭髮停一晌也會變成幾根乾草一樣，

他，你看他罷，我告訴你，我現在也還是看見他的，你把聲音提高起來罷，現在是時候了，你告訴他，叫他朝鐵店裏去，一個人坐在那兒，打着噴嚏流着汗，去打着鍋環打到死罷。

又去捉着摩里的手腕。

摩里 清彌，你把他拉開罷。

清彌（推開馬吉）馬吉，你想我打你嗎？誰能去找你自己的老婆，摩里姑娘的事情有我。

馬吉（絕望地）摩里，你終不肯開口嗎？你總要聽這妖怪隱否嗎？

摩里（站在清彌的左邊）我要開口了，我要告訴他說，我看見你的樣子，聽着你的聲音，實在招架不着了，你去找你的女人罷，萬一她要打你的時候，你去找那跑山的補鍋匠的女人罷，再不然到街上去找些不成行的女人，你總有一天會曉得對着我這樣循規蹈矩的有家教的姑娘究竟該說怎樣的話。（執清彌手）好，我們走進店裏去罷，等他自己走開些，他那個凶神惡賊的樣子，我有點怕見得。

摩里走入店內，清彌停止在門口。

清彌 馬青，你不準再在這兒鬼混了。（扼腕）你要曉得，我清彌大司務的拳頭是很有力氣的，要打破你那個腦袋子的爛骨頭比甚麼還容易。

清彌走入店去，隨手將店門掩上了。

馬青（把一隻手遮着眼睛立了一會）這就是我睜開眼睛在這世間上看見的最後的東西了——女人的沒良心，男子漢的蠻橫。啊，天老爺，可憐我一個可憐的瞎子罷，我今天也再沒有力氣去報復他們了。（起手摸索着走了一會，又佇立着）不過我雖然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但我還有聲氣可以祈禱，天老爺，你今天請把他們誅滅了罷，並且就在一個時候也把我誅滅了罷，我可以看見那摩里白輪和鐵匠清彌，兩個人同睡在一架高牀上，在地獄裏受孽。：看見他們兩人摻紮着又叫喊，叫喊着又摻紮，過了一天又是一天，每天都是一樣，萬年永劫都是一樣，那真是痛快的事體呀。那時候我也不會是瞎子了，地獄在我看來也不會是地獄，但會和天堂一樣了；我只消當心着不使上帝知道。

轉身摸索着走下。

幕

第三幕

舞台同第一幕，但正中處牆隙生滿了荆棘和種種枝條。

瑪利又成了瞎子了，在左手摸索着登場，坐在第一幕的坐處。手中有些燈心草。是初春的一日。

瑪利

（哀傷地）啊，天呀……天呀；從前不怕眼睛就看不見，我的眼面前從沒有這樣的黑暗

呀，我是只好去命了，一個人要謀生活實在是難，過路的人少，天氣又冷。（動手剝燈草）從此以後不長的天氣在我也要成爲長的天氣了，坐在這兒一眼也看不見，一句話也聽不出，在我心裏也沒有甚麼想頭，我只想馬青，那沒良心的，總要得不着好報。我想他們那些人一定要爭着說壞話了，他們走我旁邊過，一定會指着我，問他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從今天起一直要混到我的頭髮翻白，我的額上生起繃紋，我不會再有好日子過。

了。婆娑着頭髮，又好像在傾聽甚麼的光景，傾聽了好一會。這來的脚步聲真是怪慢的啦……啊，的確是他來了。

一動不動地靜坐着。馬青摸索着由右手上，目亦重盲。

馬青

（陰鬱地）我咒那瑪利，這婆娘騙了我，使我把她當成了美人。我咒那瘟不死的聖徒老頭兒，不該使我看見了這場欺騙。（坐在瑪利近旁）我咒那瘟不死的清癩鐵匠，他想起把些艱難的活路來苦死我，白天晚上都不把東西給我吃，只是使我喝風。我咒了又咒，我要咒那磨里白輪一萬遍——（瑪利點頭表示贊意）——我咒那人世上的一切婆娘們的沒有良心（動搖着，以手撫面）我從今天起會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了，不怕活着的人通是些壞蛋，不怕我那瑪利，她雖然是一個怪煞難看的老婆，假使有她坐在這兒，也比一個人也沒有的總要好點。我想我一個人坐在這樣冷的天氣裏，聽着黑夜走來，黑雀在桑茨裏四處的盤撲，你呼我喚的，有時候會聽見一乘車子遠遠地在東方滾，有時候又聽見別一乘車子遠遠的在西邊滾，有時候狗又會叫，稍微一點的風吹動乾了

的樹枝，我是定會死的了。（傾聽，長太息）一個人坐在這裏，我是定會丟命了，我把眼睛瞎了，恐怕還要弄成瘋子了，一個人坐在這兒只聽見自己出氣的聲氣，誰個會不害怕呢？——（把腳在石上移動）——又只聽着自己的腳聲氣，在這時候有許多怪東西會亂動的，有些樹枝會斷折的，草也會動——（瑪利微微嘆息，馬青驚愕地回向着她）

——我還可以向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賭咒，石頭上還有甚麼東西在出氣呢。（向她傾聽了一會，又興奮着跳起來，摸索自己的拐杖。）好，我想，我走了罷，但是我的拐杖插在甚麼地方去了，我一點也不曉得，我真是駭得要死人了。（四處摸索時觸着瑪利的面孔，叫出）有甚麼東西冷冰冰的一個活面孔坐在我的旁邊。（回頭一跑起來，錯了路，蹣跚到石牆內去了。）我路也找不到了，啊，天老爺，今天請引我到路上去罷，我清早晚上都要向你祈禱，我也不再偷聽姑娘們的腳步聲，我一直到死，也不做一點怪事了。

瑪利（憤怒）你不要欺神滅像地向着天老爺扯謊。

馬青 你是瑪利嗎？（很安心地回復了原神）你是不是瑪利呢？

瑪利 你的聲氣會這樣賢慧，我有好久沒有聽見過了。我怕你是把我當成了摩里姑娘罷。

瑪青 (向她走來，拭去臉上的汗水) 嚇，一睜開了眼睛真是怪事情，是會把人顛倒的。我沒有想出活到今天還會怕起你來；不過我一時是糊塗了，我快會復原的。

瑪利 你也快會打起人來了，一定的啦。

瑪青 (扭泥地坐下，稍稍隔開一些) 我想你不該這樣說，我聽見人講，你是和我一樣又瞎了的。

瑪利 我就算瞎了，我心裏是記得的，我嫁過的一位男子，是一位黑矮子的大傻瓜呢，我從今天起也不會忘記，他纔聽見一位可憐的婦人平靜地坐着出氣，也該得天翻地覆的。

瑪青 我想來你或者也不會忘記罷，前一向天氣晴的時候，沒有風，你在井水裏，或者清潔的池塘裏總看見過甚麼來的。

瑪利 不消說我自然是記得的，不過我就算沒有外邊的那些扯謊的人所說的那樣，我在池水裏面看見的是心裏感着快樂和幸福的東西。

瑪利又把手弄着頭髮。

馬青（俏皮地笑着）：「啐，外邊的人不怕就說我是瘋子，其實我倒永沒有關到你那步田地……可憐你呢，瑪利，你的面孔就算不甚稀奇，你在這東部的各地方的女人裏面要算是第一個瘋子呢。」

瑪利（輕蔑地）：「你時常總愛說你的耳朵好，能够分辨得出人家說的是白話。可憐你的耳朵是太好了，你以為你現刻是很聰明的罷。」

馬青：「你說的假如不是白話，你要叫我說你看見的，不是像有六十歲，或者五十歲的一個怪煞難看的可憐的老媽子嗎？」

瑪利：「我說的不是那樣呀，馬青。（熱心傾向前去）因為我在池子裏面看見我自己的時候，我看見我的頭髮怕不久便會變成灰色，或者白色的了，我想我的面孔等到一有柔軟的白髮垂覆着的時候，一定是很好看的，我想我年紀一老了的時候，這東部的七郡裏面定然不會有人比得過我的。」

馬青 (真實地讚獎起來) 你真是一位聰明的婦人呢，瑪利，你說的是不錯的。

瑪利 (佔着勝利地) 真的是不錯呢，我告訴你一位白髮的佳人是再好看看也沒有的，因為我聽見說過，那克梯彭姆在村裏賣着酒的時候，就是年青的人們看她的面孔也再看不倦的。

馬青 (脫帽搔首，躊躇着說) 瑪利，你留心過沒有呢？在我這頭上會不會有那樣的白頭髮生出？

瑪利 (極端地說) 在你的頭上嗎？……再不一會你那個腦殼要和一顆滾在爛泥裏的老蘿蔔一樣脫得一根毛也沒有呢。馬青你再不要誇講你自己的樣子了，你誇講的日子是已經過了。

馬青 你的話未免太過分了，我想我假如和你一樣也有點適意的，我們不是又可以和從前一樣好過日子嗎？我想這一定是有趣的。但是假如你是一位白髮佳人，而我纔一點也不中觀瞻，我心裏是終不好過的。

瑪利 但我有甚麼法子呢？馬青，你耗子眼睛，驢子耳朵，肥腫的下爬（頤部）又不是我替你生出來的。

馬青 ①（悲切地撫着自己的頤部，接着又高興起來）有一樣東西你倒忘記了呢，不怕你是聰明的女人。

瑪利 是你那腫腳嗎？還是你那鈎着的頸項，拐着碰頭的兩個磕膝頭呢？

馬青（笑謔）你這真是聰明婦人談的話啊，真是聰明！

瑪利（聽他的聲音太高興了，有些喜出意外）假如你有甚麼東西並不是談白話，那你就自己說罷。

馬青（激揚地突口而出）瑪利，我對你說罷。我不久便要蓄鬍子了，好看的長鬍子，白得就和銀絲一樣躺下來，你在這東部愛爾蘭是不會看見有兩個人有的……啊，白鬍鬚在老人的臉上是多麼好看的東西，這會使高貴的人止步，收出些金銀給我們的，鬍子你是沒有的東西，你這回總不能誇嘴了。

瑪利（快興地笑着）啊，我們真個是好一對夫妻，我們以後還可以過些快活的日子，我們活到死還有好些話好講呢。

馬青 託天老爺保佑，我們從今天起還有好些快活的日子，在嘴上生了白鬚子的老人說的謊話，我想就是牧師也會要相信的啦。

瑪利 到了春天，從海那邊飛來的黃雀會叫着很好聽的聲音，太陽也漸漸會溫暖起來了，空氣裏向帶着些甜味兒，我們無憂無慮地坐在這兒，嗅着一些從地底生出來的東西，真是好過得很呢。

馬青 我不久纔在山上嗅着棗棠花的香氣，你假如不做聲的時候，格里河南的羊子在叫你會聽見的，那聲氣雖然很小，差不多被小谷裏的溪水的喧嘩遮沒了。

瑪利（傾聽）不錯，羊子是在叫，在山這一面公雞和生着蛋的母雞叫的聲音，隔了三里路遠也聽得見呢。（驚愕一下）

馬青 朝西一邊有甚麼聲音在響呢？

一片微弱的金鐘聲。

瑪利 那不是教堂裏的鐘聲，風是從海上吹來的。

馬青（驚惶）我想來是聖徒老頭子搖着金鐘來了。

瑪利 啊，不敢見駕呀！（兩人傾聽）他的確是向這條路來的。

馬青（商量的語氣）瑪利，我們跑開好罷？

瑪利 跑到甚麼地方去呢？

馬青 在那些水溝中間有條小路……我們假如跑到了對岸去，那邊很有些接骨木，就算有一百個衛兵走過，也不會有人看見我們的；不過我怕我們因為睜開過一次眼睛，我們會找不到路的。

瑪利（立起來）路你定會找着的，你是世間上的一位了不得的人，無論在冬天夏天你都找到路的，不怕就有很厚的雪，不怕就有很深的草和葉子從地裏生了起來。

馬青（執瑪利手）好，朝這邊走一點罷，路是從這兒起頭的。（兩人在缺口處摸索）我們自從

沒有走過這條路以後，這兒的缺口地方怕倒了一根樹子，或者旁的怪東西罷。

瑪利 我們不可以爬進去藏在那樞枝下邊嗎？

馬青 要怎樣纔好我都不曉得了。眼睛瞎了不是可憐的事情嗎？又不會逃走，又怕再睜開眼睛。

瑪利 (幾乎流淚) 啊，真是可憐的事情，假如我們再睜開眼睛來的時候，我們頭髮就白了又有甚麼好處呢？每天只看見一根一根地掉下來，下雨的時候又要看見攪髒。

金鐘在近處響來。

馬青 (失望地) 啊，他快來了，我們簡直跑不掉了。

瑪利 教堂的西邊角上生着些茨巴，我們不可以藏在那裏嗎？

馬青 好，我們去試試看罷。(傾聽了一會) 你火速一點，我聽見他的脚步聲在林子裏面了。

兩人摸索着走過教堂。

瑪利 那是許多的年青的女孩子們在林子裏鬧呢。(兩人尋着茨巴) 馬青呀，茨巴在我的左

手；我先進去罷，我要大些，容易給人看見。

馬青（担心着把頭掉過去）你的聲氣太大了；你不肯把喉嚨放小些麼？

瑪利（藏着了一半）你快來藏在我旁邊罷。（兩人跪下，仍然明顯地可以看見）馬青，你說他們能够不能够看見我們？

馬青我想他們是不能够的，不過我也難說；因為她們那女孩子的鬼眼睛是很厲害的，恐怕就是睡在墳墓裏面的人，我想來她們都會把他找出來吃了的。

瑪利你不要談那樣的壞話了，馬青，你一說着那樣的壞話，天老爺會把我們指給他們呢。

馬青要你纔是在談瘋話呢，你沒有聽見那聖徒老頭子說過嗎？我們瞎子都是有罪過的人。

瑪利假如你說得不錯，我們賭氣談些壞話，等那聖水也醫不好我們，那倒好啦。

馬青我要怎樣纔能够說出頂壞的話呢？我是駭得打戰了；就算要講話，今天在聖徒面前要想得救，究竟該說好話的好，還是該說壞話的好，這誰個會曉得呢？

瑪利他們來了。我聽見他們在石頭上走着的地步聲。

● 聖徒從右手上，清彌與摩里白輪姑娘着盛裝跟隨，餘人如前。

清彌 神甫，我聽見說馬青和瑪利今天有人看見是在這路上走着，我們覺得你還要可憐他們，再把他們醫好。

聖徒 好的，我是要的，不過他們究竟在那兒呢？我很忙，一把你們兩人在教堂裏作合了，我便沒有多的時間了。

西門 (走到馬青與瑪利的座處) 在這些石頭周圍放着些燈心草，他們一定是在這兒不遠的。

摩里 (驚駭着指出) 清彌，你看那兒。
衆人都看過去，看見馬青。

清彌 啊，馬青那懶貨，青光白白在那兒睡覺。(他走過去吆喝) 喂，你快出來罷。你今天貪睡要失掉一個很好的機會呢，馬青……啊，還是他們兩個人！

馬青 (同瑪利兩人爬出) 清彌，你要做甚麼？你爲甚麼要來惹我？

清 彌 聖徒今天來替我們兩人作合，他順便又可以醫好你了；不怕你就是一个蠢人，但我一想到你縫紉開過一會眼睛，做過一陣工作，你又要瞎着眼睛討起口來，總覺得可憐，這人的心眼是慈悲的。

馬青握着瑪利的手，想摸索着向右手走去；他把帽子丟掉了，兩人都染得一身的塵土和草實。

人 衆 你走錯了，馬青，到這邊來。

衆人推馬青至聖徒前，將到舞台中央處，馬青與瑪利怪可憐地立着。

聖 徒 你們不要害怕，上帝是大慈大悲的。

馬 青 神甫，我們並不害怕。

聖 徒 把四聖泉的水醫好一次又瞎了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不過經我醫好過第二次的，便到死也不會再瞎了。（從水瓶上取去覆蓋）這水已經剩得沒有幾珠了，不過靠上帝的力量，就這點也够醫你們兩個人的，好，你們跪在路上罷。

馬青 帶着瑪利打一個圈子，想過去。

聖徒 喂，你們跪在這兒罷，我們這回不消再到教堂裏去了。

清彌 (把馬青拉轉身來，發怒地) 馬青，你是瘋了嗎？你就跪在這兒呀。你沒有聽見神甫對你說的話嗎？

聖徒 好，跪下罷。不要緊，你腳下的地面是乾的。

馬青 (窘着) 神甫，你請不要管我們罷。我們不想煩勞你。

聖徒 我並不叫你們懺悔，也不叫你們齋戒呢，我想上帝使你們的眼睛看不見，已經是給了你們很大的教訓了；所以我叫你們不要怕我，不過只叫你們跪，我好醫你們的眼睛。

馬青 (更窘着了) 我們並不想睜開我們的眼睛呀，神甫，你請不要管我們罷，就去齋戒也好，祈禱也好，隨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罷，只不要管我們，聽我們留在這十字路口，因為這樣我們是最適意的，我們並不想看見。

聖徒 (向着衆人說) 他是瘋了嗎？他公然不想在今天醫好他的眼睛，不想生活着做工，也不

想看這世界上的許多奇蹟。

馬青

那許多奇蹟我已經看够了，我得說說並不久，但我一輩子看了兩輩子的奇蹟。

聖徒

（嚴肅地）我倒從沒有聽見說過，有人看見這世間上的光景，看見上帝在人身上的顯應，倒有很不高興的。

馬青

（提高着聲音）神甫，這些光景真是了不得呢……我睜開眼睛第一次看見的就是你流着血的腳，你的腳是在石子上割破了的。那當然是了不得的光景，上帝的顯應……我最後看見的呢就是地獄的惡毒，從那位女孩子的眼睛裏來的，你今天要把她和清瀾鐵匠作合結成夫婦的呀。那怕也是了不得的光景。北風總要吹來的時候，天是很暗淡的，就是驢子呀，馬呀，狗呀，你都可以看見她們垂着頭，閉着眼睛，在這時候我在路上看見的東西不都是了不得的光景嗎？

聖徒

你是從沒有聽見過人說到夏天來，說到美好的春天來的嗎？沒有聽見人說過愛爾蘭的聖人們建築了許多的教堂的地方嗎？我想，像要這樣說話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瘋子。

不是瘋子的人誰個想閉着眼睛不愛看燦爛的大海的光景呢？不是瘋子的人誰個不想看山上的景緻呢？棣棠花在山上開着的時候，許多的山就像黃金的魚籃一樣放光，高聳在天上的呀。

馬青

你說的是那克諾克和巴拉弗爾嗎？我們看的比這些還要更適意，我對你說，我們剛纔坐着的時候，聽見池塘邊上的草裏面有雀子和蜜蜂的聲音，溫暖的夜裏，你們聽見飛得很快的東西在空中盤旋的時候，我們嗅吸着那夜裏起來的甘美的味兒，於是乎我們在心裏便看見很開敞的天空，看見湖水，看見大河，看見適宜於耕種的好的小山。

聖徒

（向着衆人）同他這樣的人簡直是說不上來。

摩里 神甫，他這人是懶貨呢，並不想做工；你先前還不曾醫好過他的眼睛的時候，他始終是說，他想他能夠看見呢。

馬青

（轉向着摩里）不錯，我是想過的；不過我只要看見了我的老婆，看見了你，我也就夠了，摩里，你要玩弄一位男子的時候，你那付眼睛裏面，真是有些怪態啦。

摩里 神甫，你不要聽他的；他纔不久向我說過些怪話，在一個結了婚的人是不應該說的怪

話呢，神甫，我看你還是不要醫好他，儘他那樣怕和他那昧了天良的心腸很相合的。

清彌 (向聖徒說) 神甫閣下，你肯醫好瑪利麼？她是一位可憐的婦人，性子是平靜的，決不會

害過甚麼人，也不說句惡話，不過有時他的男子要打罵她，村裏的年青姑娘們要嘲笑她的時候，那是例外的。

聖徒 (向着瑪利) 瑪利，你假如還曉得些道理，你就跪在我的腳底下，我要再使你能够看見。

馬青 (更反抗地) 神甫，你儘可不必。你要使他看見我了，向我說些難過的話，一直說到死嗎？

聖徒 (嚴格地) 只要她是想看見的時候，我是不許你這樣去妨礙她的。(向着瑪利) 瑪利，你

跪下罷。

瑪利 (躊躇地) 神甫閣下，你就儘我們這樣罷，我們這樣眼睛雖是看不見，是又會幸福起來

的，我們也不會有不好過的日子，在這路上討一兩個小錢，我們也很舒服了。

摩里 瑪利，你不要說那樣的蠢話，快跪下去罷，儘他醫醫好你的眼睛，你的丈夫就要坐在這

兒討口，也儘他去罷。

清彌 瑪利呀，那是不錯的；你假如是心甘情願想做瞎子，我想這兒再不會有一個人給你們一個錢，給你們一點吃食，你們要想活下去的一點東西都沒有，有人給你們的。

西門 你假如眼睛一看見的時候呀，瑪利，他走上走下，你可以牽他，你也可以補衣裳，你也可以每天每晚看守着他，免得有別的女人們來親近他呢。

瑪利 (有些悅服的光景) 唉，那倒是不錯的呢——

聖徒 那嗎跪下罷，我是忙着要給他們結婚，天不到晚我就要走的。

人衆 跪下罷，瑪利！你照着聖徒所吩咐的跪下罷！

瑪利 (不安地望着馬青) 他們說的或許不錯，神甫閣下，我就依你的意思。

瑪利跪下，聖徒脫去帽子，遞給立在旁邊的一個人。一切的人都脫了帽子。聖徒前進一步要從馬青手裏把瑪利解開。

聖徒 (對着馬青) 你此刻走開罷，我們用不着你。

馬青（粗暴地把聖徒推開，把左手放在瑪利肩上）神甫，你倒走開罷，你不要叫我不安心，要

使我的老婆能夠看見……夫婦間的事情，你有一點也不懂的，你要來多嘴做甚麼？你把點聖水來，祈禱一半天便闖些大亂子。你各自走罷，我告訴你，儘我們留在這路上。

聖徒 假如是一位睜開眼睛的人說出你這樣的話，我倒要用出咒語，把他的靈魂咒到地獄裏去了；不過你是一位可憐的瞎眼子罪人，我可憐你，我不和你介意。（舉起水瓶來）你走開罷，等我把你女人醫好，假使你不聽話，這兒立着的一些人一定是不許你的。

馬青（拖瑪利）走，我們走罷，不要睬他。

聖徒（命令地，向着衆人）你們把他捉着，把他趕到路上去罷。

有幾個人走來捉着馬青。

馬青（撐持，叫喊）神甫，你叫他們不許動手罷！你今天就醫好她也可以，就隨你做甚麼事情都可以，你叫他們不許動手罷。

聖徒（向着衆人）放了他罷……好像也還懂事的樣子，就放了他罷。

馬青 (擺退，摸到瑪利，把聲音低下去帶着一種甘媚的調子) 神甫，好，你就請醫好她罷；我一

點也不干涉你——她一到看得見你的面孔的時候，她定然是很高興的——不過你還得把我和她一道醫好罷，要這樣她就談白話時我也曉得，每天每晚我也可以看見一些信仰上帝的聖人們。

他稍稍在瑪利的前面跪下。

聖徒 (低聲地向着人衆) 眼睛瞎久了，在腦子裏只是想些怪事體的人，他們是不像我們普通人一樣的，我們每天工作着祈禱着的普通人，所以他只要在最後一瞬間改正了他的心地，我想遵着上帝的意旨醫治他，不念起他剛纔對我們說的那些蠢笨的惡話。

馬青 (熱心地傾聽着) 神甫閣下，我在等候着了。

聖徒 (舉瓶在手，走近馬青身邊) 仗着四聖泉的泉水的神力，仗着這水的神力，我要使你的

眼睛——

舉起瓶來。

馬青

（突然從聖徒手中把水瓶打脫，打到遠遠的地方去了。他立起來；羣衆高聲地嘩噪。）我就算是一個可憐的瞎子罪人，我的耳朵却很聰明的，你那瓶子裏面沒有多少水，我是聽得出的。好，神甫，你走了罷，你自然是高超的聖徒，不過我這一位瞎子倒也比你所想的還要更精靈，更有力氣一點。你拖着你那破了的腳，擦傷了的膝頭走你的罷，你吃長齋也好，修行也好，你的修行會給你留着一個大頭，一雙骨瘦如柴的手。（聖徒嚴峻地看了他一會，轉身去拾取水瓶。馬青把瑪利拖起。）像清彌鐵匠一樣打着鐵流着汗水過活的有人，像你一樣吃長齋念禱告講些聖經過活的也有人，我想我們瞎着眼睛坐在這兒，聽些柔和的風在四面吹着，春天的樹葉子翻飛，感覺着和暖的日光過活的也是應分的，我們一點也用不着去看些陰晦的天氣，看些甚麼聖人，看些不乾淨的腳在世間上亂踩。

牽着瑪利摸到他坐過的石上。

西門 這樣的一個人住在我們這兒，我想來怕是一場災難罷。神甫，他不會遭神天譴責，降一

場災害到我們頭上來嗎？

聖徒（結束他的腰帶）上帝是大慈大悲的，不過犯了罪惡的人，他是決不容恕。

入衆 馬吉，你走了罷。你不要再住在我們這兒。你不要遭了天譴，連我們一道受累。

有人投些東西去打他。

馬吉（反抗地轉過身來，手中拾起一塊石頭）你們哇啦哇啦地鬧甚麼？你們倒走開些，不然我這一塊石頭打下來，你們總有一個人的腦壳會打出血的。你們站開些罷，你們也用不着那麼害怕；我們兩口子要走到南方的城市去了，那些地方的人，聲氣會是和藹的，我們也不曉得他們的怪樣子和他們的沒良心的。（又執着瑪利的手）好，我們走罷，我們到南方去，這個地方的人我們太看够了，我們和他們一道過活，一點也沒有樂趣，每天從清早到晚只是聽他們講白話。

瑪利（消沉地）真的是那個樣子；我們是只好走了，不怕路就長，我聽見人家說，那路的兩邊一邊是塘，一邊是溝，路又是崎嶇不平的，背後又受着北風，我們是只好走了。（兩人下）

清彌 要到南方去，路上有許多很深的河，你不踏着石磴是走不過的，我想他們兩個不久一定會在路上淹死的。

聖徒 他們自己情願去的，上帝會保佑他們。（搖起金鐘來）好，你們兩個走進教堂裏去罷，摩里和鐵匠清彌，我好替你們作合，祝福你們。

聖人轉向教堂；人衆排成行列，徐徐走進教堂時，幕下。

小家的廚房，有魚網，油布，紡車等等，壁上倚放新色木板數張。

伽特林，二十歲光景的姑娘，做好了點心，把來放進竈旁的烘爐裏；洗了手，坐在紡車旁紡起線來。

諾那，一位年青的姑娘，伸頭進門窺伺。

諾那（低聲地）媽媽往那兒去了？

伽特林 她睡下了呢，怪可憐的，能够睡熟的時候，睡下也好。

諾那輕輕地走入廚來，從她的肩轆下取出一個包裹。

伽特林（迅速地紡着車）你拿的是甚麼呀？

諾那 是那年輕的牧師剛纔送來的，是一件襯衫和一隻平打的絨線襪子，說是從一位在東

內格爾淹死了的人的身上脫下來的。

伽特林突然把紡車停止，傾聽。

諾 那 我們應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米海爾哥哥的，媽媽是時常要走到海邊去看的。

佛特林 這怎麼會是米海爾的呢，諾？他怎麼能走得那麼遠？那到極北去了。

諾 那 年青的牧師說這樣的事情是有的。他說：「假如這是米海爾的，那末你們可以告訴媽媽，他是託上帝的福，已經安葬了；假如不是他的，那就千切不要提起，因為媽媽會傷心，會把身體攪壞呢。」

諾 那 半分掩上的門被一陣狂風吹開。

佛特林 (提心地望出去) 你問過他沒有，巴特里弟弟今天要到格爾威去趕馬市，他到底阻擋他呢？

諾 那 他說：「我不阻擋他，但你們也不要害怕。你們媽媽會給他祈禱個通夜的，我們全能的上帝不會使她孤淒得——連一個兒子也不剩着呢。」

佛特林 諾那，挨近白崖一帶，海裏不是很有風浪嗎？

諾 那 倒還好，不充分的凶。不過西風很大，假使潮頭掉到逆風的時候，浪子會更大起來的呢。

（她提着包裹走到桌邊）我可以打開來麼？

伽特林 媽媽會醒來呢，我們還沒看完的時候，他會走進來的。（走到桌邊來）我們怕要很費些時候呢，並且我們還會哭起來的。

諾那 （走到內門去傾聽）她在牀上翻身呢。她立刻就會出來。

伽特林 把桶子拿來，等我把它來放在炭樓上，那她便不會注意到的，潮頭一轉的時候，她或許會到海邊去，看他的屍首會從東方流來不呢。

兩人把扶梯靠上煙囪；伽特林登了幾步上去，把包裹放在炭樓裏了。

耄里亞從內室走出。

耄里亞 （望着伽特林，不平地說）你今天使了一天一夜的炭還不夠嗎？

伽特林 只還消一會兒餅子便會烘好了，（把炭把下）潮頭一轉，巴特里是要往孔涅馬拉的，他得吃了纔去呢。

諾那拾炭起，投在烘爐四旁。

老里亞 (在火旁的一隻木樑上坐下) 風是從西南來的，他今天不會去罷。年青的教師一定要阻擋他的，他今天不會去罷。

諾那 媽媽，他不阻擋他呢；我又聽到他們說，他是一定要去的。

老里亞 他到底在甚麼地方呢？

諾那 他去打聽去了，看這一禮拜內究竟還有沒有第二隻船開，我想他不一刻便會回來的，潮頭已經轉向青崖，打魚的帆船都從東方歸來了。

伽特林 我好像聽見有人在那大石旁邊走過。

諾那 (望出) 是他回來了，他走得很忙的。

巴特里 (走入，向室中四望。淒涼而沉靜地說) **伽特林**，從前在孔涅馬拉買的，那一套新繩子在甚麼地方？

伽特林 (看下來) **諾那**，你把給他罷；那掛在那白板旁邊的釘上的，今天清早我把他掛起來的，因為那黑蹄的一隻豬在咬着牠呢。

諾那（授繩於巴特里）哥哥，是這不是？

老里亞 巴特里呀，你頂好還是把那繩子掛在木板旁邊罷。（巴特里接着繩子）那是有用處的呢，我告訴你罷，假如米海爾的屍首，明天早晨或者後天早晨，或者這一禮拜內的那一早晨，一打上了岸來的時候，我們要靠天老爺幫助，給他掘一座深一點的墳呢。

巴特里（動手整理起繩來）我沒有時候多耽擱，我要騎那匹母馬呢，我是立刻就要動身的。這一隻一錯過了，要再等兩三個禮拜纔有呢，這一次的市口是賣馬的好市口，我在下邊聽見人家說的。

老里亞 他們一定要說話的呢，假如米海爾的屍首打上了岸來，連做棺材的人都沒有的時候，你在孔涅馬拉買的本頭是上好的本頭，我是出了不少的價錢的。

她回頭看着木奴。

巴特里 他怎麼會打得上來呢？我們不是每天每天都在找尋他，足足找了九天了嗎？這幾天來正吹着一陣很厲害的西南風呢。

老里亞 他的屍首就算找不到，海裏的風是很厲害的呢，昨晚上有顆星子顯在月亮旁邊，今晚上風是更會大的。你就算能够賺得一百匹馬，或者一千匹馬，但是一千匹馬的價錢能够抵得上一個兒子嗎，一個僅僅剩着一個的兒子嗎？

巴特里（一面做韉繩，向着伽特林說）你每天要留心到外邊去看看，不要等羊子跳進麥地裏去，假如賣豬的販子來的時候，只要價錢好，那匹黑蹄豬賣了也可以。

老里亞 她那樣子怎麼把豬賣得到一個好價錢呢？

巴特里（向伽特林說）明天清早西風假如住了的時候，你同諾那好去再撈一堆海草來燒灰。家裏的事情實在是難，我們從今天起要沒有一個男子在家裏了，只剩着一個男子要出門做事情的。

老里亞 假使今天你和他們一樣也都淹死在海裏了，那我們纔真正是難呢。我怎麼能够活得下去呢？還有這兩個女兒，我又是離土不遠的人呢。

巴特里把韉繩放下，脫去舊的外衣，穿上一件新的，是法蘭絨製的。

巴特里（向諾那說）船到碼頭了嗎？

諾那（向外探望）過了綠崖了，在下風篷了。

巴特里（拿着錢包和煙草）走去上船要費半點鐘工夫，我是隔兩天就回來的，或許三天，風太大時說不定會要四天。

老里亞（轉向火爐邊去，把披巾蒙在頭上）你全不聽老人的話，不是太過分了嗎？我這樣叫你不要去的。

伽特林（到海裏去正是他們年青人的生命呢，老人家說到一件事情連山疊水的儘管說，誰個肯聽呢？）

巴特里（拿着韜繩）我要快些走了。我騎那匹栗鬃馬，那匹灰色的仔馬我牽起去……好，你們請了。

巴特里走出。

老里亞（看見他走出門時叫出）啊，他走了，天老爺嘍，我是不會再看見他了。啊，他走了只等這

天一黑下來，我在這世上便要成爲沒有一個兒子的孤人了。

伽特林 老母親，你爲甚麼不說句吉利的話？他回頭在看呢。你老母親就不在背後咒人，我們家

裏人不已經是太不吉利了嗎？你還要說這樣不好聽的話使他聽見。

耄里亞拿起火箒來，無端地撥着火，沒有回頭。

諾 那（轉向她母親來）餅子還沒燒好，便把火撥開了。

伽特林（叫出）啊，救命的菩薩，諾那呀，我們忘記了叫他吃餅子呢。（她走到火旁來）

諾 那 他要走到黑的，那會怎樣地餓壞了喲，他從上半天來便沒有吃過東西的。

伽特林（把烘餅白爐中取出）他一定會餓壞的。老人家只管講，把我們都講昏了。

耄里亞坐在棧上前後動搖。

伽特林（切了些麵包，用包紙包好，交給耄里亞）媽媽，你快到那泉水邊去，等他過身的時候你

交給他罷。你看見了他的時候，你不要說不吉利的話了，你向他說一句『一路福星』那

他在路上心裏也好過些。

惹里亞 (拿着麵包)我還可以趕得上他嗎?

伽特林 你趕快走去好了。

惹里亞 (飄搖地立起來)要我走路實在是難。

伽特林 (提心地看着她)諾那，你把根拐杖給媽媽罷，她會在那大石頭上絆跤子呢。

諾那 那根拐杖呢?

伽特林 米海爾從孔涅馬拉買來的拐杖。

惹里亞 (拿着諾那給她的拐杖)世間上是老人家給他們的兒孫留些東西死去的，我們家裏，
噯，卻是年青人給老年人留些東西先死去了。

牠慢慢走出去。

諾那走到梯子旁邊來。

伽特林 諾那，你等一下，她說不定快會轉來的。啊，真是可憐，她那樣衰弱了，我們不知道她會怎樣的呢。

諾那 她走過了那小樹堆子沒有？

伽特林 (望外) 她走過了。好，你快把那扔一下來，我們不曉得她幾時會轉來的。

諾那 (把包裹從閣樓中取出) 那年青的牧師說，他明天要來，假如是來海爾的，他叫我們去對他說。

伽特林 (接受着包裹) 他說過這是怎樣找着的沒有呢？

諾那 (走下來) 他說：『有兩個私下運酒的人在雞沒有叫的時候划着船，他們划到那北方的黑崖的時候，有一個人的桅片划着了屍首。』

伽特林 (想要把包裹解開) 諾那，拿把一小刀子來罷；繩子被鹽水泡發了，有個死結搭，你就解一個禮拜也會解不開的。

諾那 (給她一把小刀) 我聽說東內格爾是很遠很遠的呢。

伽特林 (割着繩子) 是的呢。從前有一個人來過——就是賣這把刀給我們的——他說，要到東內格爾去，你從那外邊的崖石走起，要走七天。

諾 那是從海上飄去的，不曉得要好多時候了？

伽特林解開包裹，取出襯衫一襲，襪一隻。

兩人熱心地檢視。

伽特林（低聲）啊，諾那呀！這要說是米海爾的，不是很難講嗎？

諾 那我把掛着的他的襯衫來比一下罷，看看究竟是不是一樣的法蘭絨。（她在室隅所掛着的衣類中尋找。）他的沒有呢，伽特林，那是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伽特林 我怕是巴特里今早穿去了，因為他的襯衫被鹽水浸透了。（向室隅指出）那兒有隻袖子是一樣的料子做的。你把給我罷，看一看就會曉得了。

諾 那拿來給她，兩人比較法蘭絨。

伽特林 諾那，料子是一樣的呢；不過這種料子在格爾威的店裏可以買得出好幾百碼，米海爾會穿，別的人也會穿呢。可不是嗎？

諾 那（取襪子來數針數，叫出）伽特林呀，是米海爾的，是米海爾的呢，啊，媽媽曉得了的時候，

會是怎樣地傷心嘞？巴特里又到海上去。

伽特林（把襪子取到手裏）是隻平打的絨線襪子啦。

諾那 我這樣打了三雙，這是第二的一隻，我開手打的是六十針，隨後減少了四針。

伽特林（數針數）數是對的呢（叫出）啊，諾那呀，你想這怎麼好過呢？他的屍首飄到那樣遠遠的北方去了，除掉在海上飛着的妖孽外沒有人哭過他的。

諾那（把身子掉了一個半圓，把兩手伸到那襯衣上）他是那樣有名的船家，有名的漁戶，他除掉這件襯衫和這隻平打的絨線襪子，纔一點也沒有剩着甚麼，這不是很傷心的事體嗎？

伽特林（停了一會）諾那，不是媽媽回來了嗎？你聽，路上好像有些聲音。

諾那（望出）是她呢，伽特林，她走到門口了。

伽特林 我們趕快藏起的好，沒等她進來看見她去祝福了巴特里回來，心裏或許好過得一些，巴特里還在海上的時候，我們不要說是聽見了甚麼。

諾 那（幫助伽特林收拾包裹）我們把來藏在這隻角上罷。

兩人將包裹塞入煙囪角上的一個穴孔裏。

伽特林又走去紡車。

諾 那 我哭過，她看得出麼？

伽特林 你把背朝着門口罷，那末燈光便照不見你。

諾 那坐在煙囪角上，以背朝向戶口。

老里亞十分緩慢地走進室裏，沒有看她的女兒們，走到火爐那邊的她的櫈子去。麵包的包

裹依然還在手裏，兩位女兒面面相覷，諾那指着那麵包的包裹。

伽特林（紡了一下車）媽媽，你沒有把麵包給他嗎？

老里亞開始啜泣起來，沒有回頭。

伽特林 你看見他騎馬過去沒有？

老里亞接着在哭。

【伽特林（有些不耐煩）啊，我的老人家，已經過了的事情你總是這樣哭，你開心見腸地答應我們，你到底看見了甚麼，你對我們說了不是更好些嗎？我在問你，你究竟看見巴特里沒有？

【老里亞（聲息很低弱的）從今天起，我的肝腸是痛斷了。

【伽特里（如前）你看見巴特里沒有？

【老里亞啊，我看見那頂害怕的東西了。

【伽特里（離開紡車，望出）噯，你老人家真是沒法；他騎着馬剛好纔走過那綠崖呢，那灰色的仔馬是跟在後面的。

【老里亞（吃了一驚，披巾便從頭上掉了下來，現出她的白色的亂髮，聲音有些驚惶）那跟在後面的灰色的仔馬兒……

【伽特林（到火爐旁來）你到底是怎么的呢？

【老里亞（說得十分緩慢）古時候剎來德·多羅看見過死人在手中抱着孩子的，我也看見那

頂害怕的東西了。

伽特林

哎呀。

諾那

兩人跪到爐旁的老母面前。

諾那 媽媽你說罷，你看見的甚麼。

索里亞 我走到那泉水邊上去，我立在那兒暗暗祈禱了一回。巴特里隨後便來了，他騎在那羣驢的母馬上，後邊跟着那灰色的仔馬兒。她舉起兩手來，好像要在她的眼前障開甚麼的一樣。諾那，啊，真可怕！

伽特林 你看見的是甚麼呢？

索里亞 我石見米海爾呢。

伽特林 (輕輕地說) 老母親，你是看不見的。你看見的不是米海爾，因為他的屍首不久纔在北邊找着了，託天老爺的恩惠，他已經受了安葬了。

塞里亞

（微微帶些反抗）我是纔看見他的，他騎着馬兒在跑。巴特里在前面騎在那羣騾馬上，我正想說：「你一路福星呀，」但好像有甚麼東西遏着了我的喉嚨了，他很快的便走過了，他向我說：「菩薩保佑你，」但我總說不出話來。我一擡起頭來一看，我叫起來了，在那灰色的仔馬兒上，我看見米海爾騎着——身上穿着細衣裳，腳上是新鞋子。

伽特林

（哭起來）從今天起我們是沒救了，我們真的是沒救了。

諾那

年青的牧師不是說過嗎？全能的上帝是不肯使你沒剩着一個兒送終的。

塞里亞

（低聲，但很清晰）像牧師那樣的人他一點也不曉得海性……巴特里今天必定要丟命的，你們快去叫延蒙來罷，把這木板來好做一副棺材，因為我也不想再活了。我的男人，我的公公，我有六個兒子——六個很齊整的兒子，我生他們的時候雖然很苦，但把他們都養大了起來——他們有的找着了屍首，有的沒有找着屍首，但他們一個一個都去掉了……史送芳和雪恩是丟在大風裏的，他們的屍首是在金口的格來戈里灣找着的，兩人同放在一張板上擡回來，同是從這門口擡進來的。

她息了一下，二女吃了一驚，好像聽見有甚麼從門口進來了的一樣，門在她們後面是半開着的。

諾那（低語）你聽見沒有，伽特林？你聽見沒有，那東北方的吼聲？

伽特林（低語）海邊上好像有人在喊的一樣。

老里亞（甚麼也沒留意聽，接着說）還有西卯士和他的父親，還有我的公公，是在一天黑夜裏去了的，到太陽出來的時候，沒有看見他們一根拐杖，也沒有看見他們一點影子。還有拔奇是翻了船淹死了的。那時候我抱着巴特里坐着，他還是一個小娃娃呢，是睡在我的膝頭上的，我看見兩個婦人走來，三個婦人走來，四個婦人走來，她們畫着十字，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又纔看出去，許多男子跟着她們來了，他們擡着一個東西，是在半張紅的帆布裏包着的，在滴着水——那天是並沒有下雨的呢，諾那——一直滴到了我們的門口。

她又息了一下，把兩手伸出去指着門。門慢慢地推開，幾位老婦人走進來了，在進口處畫了

十字，跪在舞臺的前面，頭上是頂着紅裙。

耆里亞 (一半失神地，對伽特林說) 那是拔奇嗎？還是米海爾嗎？到底還是甚麼？

伽特林 米海爾已經在北邊找着了，他已經找着了，這兒怎麼還會有他來呢？

耆里亞 在海裏漂流着的男子漢的屍屍不知有多少，他們怎麼曉得找着的就是米海爾呢？別的人像他的也會有，在海裏面死了九天，又有這樣的風吹着，就是他自己親生的母親也怕分別不出是甚麼人來呢。

伽特林 真的是米海爾呢，因為他們從北方給我們送了些他的衣服來。

她伸手去把米海爾的衣物送給耆里亞。

耆里亞慢慢地站起來，接到自己的手裏。

諾那看着外邊。

諾 那 他們帶着了一件東西來，在滴水，把那大崖的一段路都滴濕了。

伽特林 (向走入室中的諸婦人低語) 那是巴特里嗎？是不是？

婦人之一 是的，真個是的，他昇了天了。

兩個年青的婦人走來，把棹子拉出，幾個男子隨帶着巴特里的屍首，放在一個平板撐着的，有一張帆布蓋着，放在棹上。

伽特林（對着這樣動作着的婦人們）他是怎麼淹死了的呢？

婦人之一 灰色的仔馬兒把他蹶下海裏去了，他是在那起着大浪的白崖那兒打上岸來的。

耄里亞走過去，跪在棹子的前頭，婦人們嚶嚶地哭着，微微搖搖着身體。伽特林與諾那跪在脚的一頭，男子們跪在門口。

耄里亞（擡起頭來，旁若無人地說）好，他們都死乾淨了，那海水也再不會作弄我甚麼了……
不怕風就從南方吹來，大的浪子是在東方打，又在西方打，兩方的浪子打來打去，打出一片可怕的聲音，我也用不着在夜裏不睡覺的哭着，祈禱着了。我也用不着在冬祭後，揀手不見掌的黑夜裏去取聖水了，不怕那海水就怎樣地使着別的婦人痛哭，我也不管了。（對諾那說）把那聖水給我呀，諾那；在那架子上還剩得有一點點的。

諾那取聖水來給他的母親。

惹里亞（把米海爾的衣物放在巴特里的脚上，用聖水來洒他的屍體）巴特里呀，並不是我沒有向着上帝祈禱呢。並不是我沒有在暗夜裏禱告，使你聽來聽不出我說的是甚麼了呢；啊，以後我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冬祭過後，不怕我就只吃得一點潮濕了的麵粉，只得一點變臭了的死魚，我以後儘可以休息休息，每天晚上我也可以睡點安樂覺了。

她又跪下去，畫着十字，在口中默禱着。

伽特林（向一位老婦人說）等到太陽出來的時候，要請你和延蒙做好一付棺材。我們的老母親買好了頂好的壽木，可憐她滿以為米海爾是可以尋着的，我們纔燒好了些烘餅，你們可以一面吃一面做事情。

老人（看着木板）你們有釘子嗎？

伽特林 沒有呢，可倫公公；我們沒有想到釘子上來。

別一位男子 真是奇怪，她總沒有想到釘子上來，做過了好幾付棺材，不是都親眼看見過的嗎？

伽特林 媽媽老了，精神已經不濟了。

惹里亞 又很紆緩地立起來，在屍體旁邊把米海爾的衣物攤開，把殘餘的聖水洒上。

諾那 (向伽特林私語) 媽媽今天真平靜；米海爾淹死了的那天，她不是從這兒一直號啕到泉水旁邊的嗎？她怕是要喜歡米海爾些的呢？真想不到。

伽特林 (徐徐而明朗地) 年紀老了的人做事情是容易疲倦的，她不是已經號哭了九天，使得一家人都很傷心了嗎？

惹里亞 (把空杯倒置在桌上，把雙手放在巴特里腳上) 這回算一齊都完了。威靈赫赫的天老，諾那請保佑巴特里的靈魂，米海爾的靈魂，西卯士和拔奇的靈魂，史迭芳和雪恩的靈魂；(把頭低下) 天老爺，你請也保佑我的靈魂，諾那，保佑一切生存在世上的人的靈魂罷。

她中止着了，婦人們的哭聲漸漸高了一些，又低抑下去了。

惹里亞 (接着說) 米海爾在北方安葬了，多謝天老爺的恩惠，巴特里該得一付橡木做成的上

好的棺材，要埋深一點纔好。我除此而外還有甚麼想頭呢？誰也不會永遠活着的，我們也不埋怨甚麼了。

她又跪着了，幕徐徐下落。

農家的廚房；右邊燃着泥炭的火爐；爐旁有牀一張靠着牆壁，牀上陳着一個死屍，屍上蓋着一張白布，左邊戶口一，戶旁矮桌一，木櫈木椅數具。桌上陳一對酒杯，一瓶威士克酒，好像要守夜的光景，一對茶杯，一個土茶壺，家常的烘餅。牀側另有一小戶。

諾那·白克在室中走來走去，收拾着物什，點燃桌上的蠟燭，時時帶着不安的神采看着牀上。

有人在門上輕輕扣門。諾那把裝着錢的襪袋從桌上取來，塞在衣包裏。然後走去開門。

浮浪者（在外面）老板娘子，你夜裏向好啊？

諾那 哦，你夜裏好，過路的客人；今晚上的風真大，可憐你，你還在這樣的大雨裏走路啦。

浮浪者 真的風雨很大呢，我是去趕奧格林會回來的，要走到李利他司去。

諾那 客人，你是走路的嗎？

浮浪者 老板娘，是全靠我這兩隻腳呢，我望見你這兒的燈火的時候，我想你或者可以把點新

鮮的牛奶給我吃，有可以睡的地方便在那兒的角上也好……（她在她的身後看見牀上的死人）哦，菩薩保佑！

諾 那 這是不緊的，客人，你請進來罷，不要淋雨。

浮浪者 （徐徐走進室來，向牀邊走去）他是死了的嗎？

諾 那 是的，客人。他丟下我死去了，我還有一百隻羊子在那邊山上，今年過冬的泥炭也還沒有挖，真是窮殺了呢。

浮浪者 （緊觀着牀上的死屍）他這人是死了的時候，樣子很奇怪呢。

諾 那 （稍稍有些滑稽的意思）他這人常常是奇怪的呢；我想來凡是在生的時候是奇怪的人，死了也一定是奇怪的。

浮浪者 你儘他睡在那兒，也不裝殮，也不把他擡出去，不是很出人意外嗎？

諾 那 （走到牀邊來）我是害怕呢，因為他今天清早賭過咒，他假如突然死了的時候，不許我摸他的屍首，也不許甚麼人摸他的屍首，只有他的妹子纔可以摸他，她離我們這兒還

有三十里路遠，要翻過一片山，在山那邊的那個大壑裏呢。

浮浪者（看着她，慢慢地點頭）我從沒有聽見說過，一個人壽終正寢了，不許自己的妻子去摸他的。

諾 那 他是一位老翁，也是一位傲角弓，他時常是住在山上，在那黑霧裏想些怪事情的……

（她把屍上的白布拉開了一些。）你請摸他一下罷，看他究竟冷沒有冷。

浮浪者 老板娘，你要使他的咒語落在我的身上嗎？你就把幾座金山銀山給我，我也是不肯摸他的。

諾 那（不安地看看屍首）他這樣的人就算冷了，也怕不會就是死了的證據，因為我自從認識他以來，他每天都是冷的……每晚都是……（她又蓋着死人的面孔，從牀頭離開了）；不過我想，他一定是死了，因為他好久就說他的心子痛，今天清早，他想到李利他司去耽擱三四天，他突然又轉了症候了。他就睡到牀上，說是黑影從這谷裏向起來的時候，他是一定丟了命的，太陽落到那邊的大池塘上了，他突然大跳了一陣，大叫了一

聲，便硬邦邦地睡着就像一隻死了的羊子一樣。

浮浪者 (畫着十字) 大慈大悲的菩薩，超渡他的靈魂。

諾 那 (斟了一杯威士忌克給他) 這或者比這威克羅村中的上好的牛奶還要好些罷。

浮浪者 菩薩保佑你多福多壽呢。(飲酒)

諾 那 (把煙管和煙草給他) 我是不吃煙的，只有他纔吃，不過他的煙管都是很通氣的。

浮浪者 老板娘，我真真多謝你。

諾 那 你請坐罷，客人，你可以休息休息。

浮浪者 (裝着煙，向室中四望) 老板娘，我走了很久的江湖，看了不少的稀奇事，但我一直到今

天絕不曾看見有這樣的好酒，這樣的好煙，這樣的好煙管，卻沒有人嘗試，只剩着一個

女人在這兒守死呢。

諾 那 你沒聽見我說他是纔死的嗎？他死在太陽落山的時候，我怎麼能夠走出這深谷去通

知隣舍呢？我只是一個孤人，又沒有人家在隣近。

浮浪者（飲着）老板娘，你生了氣嗎？

諾 那 客人，我是決不生氣。像你這樣走黑路的人，你怎麼會知道我是這樣的孤單的，連隣家也沒有呢？

浮浪者（坐下）我是很曉得的。（燃火吸煙，在他瘦削的面孔燃着顯明的火光。）並且我想過，在我進你這房子來的時候，我想一個孤單的婦人在這樣的深夜看見我這樣的人，一定會害怕的，不要說你這兒還是這樣的偏僻，你這從玻璃窗裏照出的燈光，連同時有兩個人看見的都沒有呢。

諾 那（慢慢地）我想一定有許多人會怕的，不過我也不曉得怕甚麼，不怕就是叫花子，就是大牧師，就無論你是甚麼樣的人……（她看着玻璃窗把聲音漸漸放低）比你這樣的人，還有許多更使人可怕的東西呢。

浮浪者（微微戰抖着向周圍看了一下）啊，菩薩保佑我們，那是的確的呢！

諾 那（好奇地看了他一會）你好像很害怕的樣子呢。

浮浪者（淒涼地說着）老板娘，我不是在夜裏走長路的人嗎？在夜裏走路的時候，一根草梗子看來就和你的手一樣的粗，一隻兔子就像一匹驢馬一樣，一堆泥炭就像杜卜林城裏的一座高塔呢。假如我是膽小的人，那我一定早進了瘋人病院，再不然也會和那拔奇達爾西一樣——啊，菩薩保佑他——他前幾年不是只穿着一條舊了的汗衫，跑進那後山裏去死了，被老鴉啄着他的嗎？

諾 那（有趣的）你認得達爾西麼？

浮浪者 在這世間上聽着他最後的聲音的就是我呢。

諾 那時候我們聽見許多的謠傳，但是誰個肯相信他們在這山裏說的那些呢？

浮浪者 老板娘，那倒不是假話呢……那天晚上就像這樣的黑夜，我從山下走過，羊子是睡在土埂下的，因為落着大雨又起着大霧，每隻羊子都在嗆咳，就像老人一樣咳得轉不過氣來。那時候我聽見有甚麼在說話，說得很奇怪的，你假如不是在夢裏你是決不會相信的——「啊，慈悲的菩薩，我心裏這樣說着，『我從那密密的霧中聽見了那樣的聲

音，我是沒命活了。」我便跑起來，跑起來，一直跑到那拉特仿那。我那晚上是醉了酒的，第二天我也喝醉了，第三天我也喝醉了——我是從別處的賽馬回來的——就在第三天那天他們找着了達爾西……我纔曉得我那晚上聽見的聲音就是他的，我也就沒有再害怕了。

諾 那（說得很淒涼而且很慢）啊，上帝保佑他；他是在這兒常常見面的，他跑上跑下地，自從他一死，我淒涼了好久好久（她看到牀上去，把聲音更放低些，說得更慢）我隨後也好起來了——假如這可以說是好的時候呢，客人——因為我隨後便寂寞慣了。

稍微停止了一會；她站立起來。

諾 那 你從奧格林來的時候，客人，你在路上會見過甚麼人沒有？

浮浪者 我會見一位年青的人在趕着一羣山羊，我看見他跟着那一羣羊子東跑西跑的。

諾 那（微微振笑着）很遠的嗎，客人？

浮浪者 不很遠。

諸那把盞打滿，放在爐上。

諸那 你是不害怕的時候，我要請你暫時留在這兒守着他。

浮浪者 那是好極了。一個人已經死了不會害人。

諾那 (說得有幾分隔塞) 那就請你費心，我要朝西去一下，平時我的老板在夜裏有時是要到那兒去的，去吹着哨子，你纔會見過的那位年青的人——那是從外鄉渡海來的，住在不遠的一座小房子裏，在做莊稼——他便會到家裏來幫我們的忙，我今晚上就是要去叫他，到天見亮的時候，他可以走下山去通知隣舍說他是死了。

浮浪者 (看着白布下的死屍) 老板娘，我自己走去的好罷，那樣大的雨你去會把身子攪壞了。

諾那 你會找不到路的，客人，因為只有一條小路，並且兩邊都是泥濘，就是一條驢子一乘車子也會掉在裏面的。(她把轆肩蒙在頭上) 你自己請安睡罷，請你替他禱告一下，我停一回就會回來。

浮浪者 (不安地移動着) 老板娘，請你給我一點灰色的線和一顆尖的針罷，針是很能避邪的，

我要把我這件破衫子補好，一面替他禱告着，誠誠懇懇地禱告着可以直達天聽的一樣。

諾那（從衣襟前取出針線給他）這針我把給你，我想來你是不會寂寞的，你時常是在山裏向攪慣了的人，有死人陪着你總比一個人坐在這兒，聽着風叫，心裏向一點也不曉得想甚麼的好的，總要好一點罷？

浮浪者（慢慢地）是這樣的，的確是這樣的，上帝保佑我們！

諾那走出。浮浪者開手補起衣裳來，一面念着禱告文。不一會屍上的白布徐徐落下，丹白克現出。浮浪者不安地移動着，擡起頭來，大吃一驚地跳起來了。

丹白克（啞聲）不要害怕，客人；一個人已經死了是不會害人的。

浮浪者（發抖）大老板，我是出於無心呢；你，你不肯饒我一下，爲，爲你禱告麼？

外面發出一種長的哨聲。

丹白克（起身坐在牀上，嚴厲地說）啊，這災婆娘……夥計，你聽見沒有？你聽見過一個婆娘把

兩個指頭子能够吹得那樣好的哨子嗎？（他迫促地看着桌上）我渴得要命了，饒着那婆娘還沒有回來，你快些給我一點罷。

浮浪者（狐疑着）你是沒有死的嗎？

丹白克 我怎麼會死喇！夥計，啊，我乾得要成一塊枯骨了！

浮浪者（斟出威士忌）她一聞到你的酒氣的時候，又怎麼做呢？我想來你這樣裝死，一定不是沒有緣故的。

丹白克 夥計，那是不會的；那災婆娘她是決不肯走近我的身邊來的，我裝死也快要够了，我的背脊骨已經都睡麻了，腰幹也腫痛了，瘋不死的蒼蠅儘來擾我的鼻孔。我忍着不敢打噴嚏，苦得真是要死，你還在吹些甚麼雨啦，達爾西啦（很毒地）——那該死的忘八蛋——又是甚麼塔啦（不能忍耐地叫着）快把威士忌給我罷。你要等她回來一點也不給我喝嗎？

浮浪者遞酒杯給他。

丹白克 (飲後)好,你到那邊架子上去,替我把那根黑棒拿來,哪,就在那牆下的朝西的一個角上。

浮浪者 (從架上取出一根棒來)老板,是這根嗎?

丹白克 夥計,是的;我把那根棒子藏了好久了,因為我有一個不好的婆娘啦。

浮浪者 (現出奇怪的樣子)老板,你說的就是老板娘子嗎?她不是又大方,又會說話嗎?

丹白克 不錯,我說的正是她,她正是一位不好的婆娘——她是不該嫁給一位老頭兒的,我是老了,啊,但是天老爺保佑,我的力氣還有呢。(執棒在手)你請等一會兒罷,再隔兩三點鐘在這房子裏會鬧出一場好把戲給你看。(他止着話頭傾聽)外面有甚麼人來了嗎?

浮浪者 (傾聽)有人在路上說話

丹白克 好,快把棒來藏在這牀上,把白布照樣蓋好。(迅速地蓋上)你現刻也可以睡了,你不準說出甚麼來,不然我就要你的命。我假如口不乾得要死,我是不想和你說甚麼的。

浮浪者 (蓋好丹白克的頭)老板,你放心,我曉得你是這樣的人,我要洩漏你,要干涉你,究竟有

甚麼呢？

他走回爐邊，坐在一隻木機上，背着牀，又補起破衣來。

丹白克（睡在白布下，嘍唆地）夥計！

浮浪者（急切）嚇嚇沒作聲，沒作聲；他們已經走到門口了。

諾那同米海爾達拉走入。米海爾是一高長的本分的青年。

諾那 客人，我真沒一會呢，我在路上碰着他。

浮浪者 老板娘，你攪了好一陣了呢。

諾那 他沒有甚麼動靜嗎？

浮浪者 老板娘，一點也沒有甚麼動靜。

諾那（對米海爾說）你去把那白布拉開一下罷，米海爾，你看他，你可以曉得我對你說的是

真話呢。

米海爾 諾那，我不；我是害怕死人的。

他坐在桌旁的一隻木榻上，面着浮浪者。諾那把水壺掛在矮的一個灶鈎上，在下面加上炭火。

諾那（轉向浮浪者）你想同我和這年青人喝杯茶麼？客人，你或者（說得更懇望地）還是想

進那小房間去，在牀上睡一睡麼？我想你在大雨天走了這麼的長路，你一定是倦了的。浮浪者：老板娘，你在守夜，我好去你們走開嗎？我是決不肯的。（他把他旁邊的酒喝了一杯。）我也不想和你們一道喝茶。

他又繼續着補衣。諾那在沖茶。

米海爾（有些輕蔑的意思看了浮浪者一會）你那件衣裳真是可憐啦，我要叫三聲菩薩了，你做裁縫的手藝也像不大高明。

浮浪者：我的裁縫的手藝不大高明，你的趕羊子的工夫也好像不大對勁呢，小夥計，我今天是看見過你的，你從市口上回來，趕着那幾頭羊子簡直走頭無路的一樣。

諾那回到桌邊來。

諾 那 (對米海爾說，低聲地) 米海爾，你不要管他；他喝了些酒，不一會便會睡了。

米海爾 他說的真是不錯；我的確是弄得走頭無路了。我的一羣羊子真是不受約束，牠們有時又躡進這一家的麥田裏去，有時又跳進那一家的乾草堆裏，有時又滾到紅泥溝子裏去，簡直弄來不像綿羊倒像着一批老山羊了……山裏的綿羊真是怪東西呢，諾那，我簡直弄不慣。

諾 那 (準備茶盞) 我聽見人家說過，除非是生在格倫馬呂爾的人是不會看山裏的綿羊的，拉特芳那的人更會看，格倫依馬爾的人也好——像那死了的拔奇達爾西那樣的人，他在五百匹羊子中走過，就少了一匹他也曉得的，他又並不全盤數過。

米海爾 (不安地) 他就是前幾年那位成了瘋子的人嗎？

諾 那 是的，就是他。

浮浪者 (哀訴地) 小夥計，那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真的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呢。他的羊羣中就是纔生下一匹羔羊，那是甚麼記印也沒有的，他也認識，他並且會從這兒跑到

杜卜林去，連一口氣也不喘的。

諾那（急於掉過頭來）啊，客人，他真的是一位了不得的人啦；你聽着一位活着的人談着死人的好話，並且是狂死了的人，那不是奇事麼？

浮浪者 啊，菩薩保佑，我談的倒是真話。

他把針藏在衣領下，自己走到煙窗角上去睡着了。諾那到桌旁坐下；諾那和米海爾兩人都背着牀的。

米海爾（現出一個怪樣子來看她）我今天聽見人說呢，諾那，達爾西在生的時候，是常常從這兒走上走下的，我聽見他們說，他無論在晚上或許早晨，都沒有一次不招呼你的呢。

諾那（低聲）米海爾，是的，一點也不錯。

米海爾 不怕你就住在這樣偏僻的地方，我想來你一定是認識了不少的男子呢。

諾那（遞茶給他）惟其是在這偏僻地方，所以不得不找個人談句話呢，一到晚上來的時候，總想等個人來，我認識的不少的男子都算是好人呢，我從小時候便有點怪脾氣，大了

些的時候脾氣也怪，(稍稍嚴肅地看着米海爾)就是現在，我對你說句真話呀，米海爾，我也不是個不二不四的婦人呢。

米海爾 (伸頭去看望那浮浪者是否就睡，又指着那死屍)你嫁給那位家伙的時候，你是作鼓正金地看上了他的嗎？

諾 那 我年紀已經老了，不嫁個有點家財的人，我怎麼能够生活呢？他有點田地，有幾匹牛，也有些羊子在山背後。

米海爾 (思索着)唔，那是不錯呀，諾那，你到底不是蠢人，這兒雖是偏僻一點，但有上好的牧場，我想來他也丟了不少的產業給你呢。

諾 那 (從衣包中將裝着錢的襪袋取出，放在桌上)米海爾，在夜深長的時候，我也時常失悔過呢；不怕就有點田，有點耕牛，有點羊子在山裏，但又有甚麼好處呢？你坐在這兒從那門口，就像那樣的門口，所能看見的不是只是些水蕩裏向起的霧子，一層一層的霧子在水蕩上滾來滾去的嗎？所能聽見的也不是只是些被暴風吹斷了的樹林裏面哭着

的風聲，落雨的時候吼着的山溪水嗎？

米海爾

（不安地看着她）諾那，你今晚上怎麼攪起的了？我聽見人家說，像這樣的話是在後山裏住久了的人纔慣會說的。

諾那

（把錢取出來放在案上）今晚上天時真不好啦，米海爾，風雨是這麼大的，我不是住在這後山腳下也住了許久了嗎？每天坐在這兒替他做吃食，替他養小豬，夜裏向還要燒烘餅呢。（把錢隨意地在桌上堆積成小堆）無論是冬天，無論是夏天，還是在好過的春天，我不是都坐在這兒過了好久了嗎？我看見我的後輩長起來，我看見我的前輩死了去，我們就說瑪麗剝良罷，我是做姑娘的時候，她不過這樣高一點（以手比示），現在她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再隔三四個月又要生一個的呢。

她把話頭停止着了。

米海爾

（把三堆錢移動着）諾那，這已經有三磅了。

諾那

（與前同樣的聲調繼續着說）又譬如培幾科芳那罷，她從前是很有名的，她會擠不壞

善的母牛的奶，她會燒烘餅，但她現在呢，老得連牙齒也沒有了，耳是聾的，頭髮禿得來就給燒過了的山一樣，不是沿街乞討，便是坐在一家破爛的屋子裏。

米海爾

已經有五磅和十張鈔票了，錢不少呢……諾那，你是嫁給一位年青人的時候，你便不會這樣說了，他們都說我的羊子是頂上等的，我賣了頂好的價錢，因為我的羊子好，所以我也賣得好呢。

諾那

你賣了多少呢？

米海爾

共總賣了二十磅……我們當然要等他入了土之後，你又纔可以嫁我，我要把我的羊子帶來在你的後山上的山地裏放，不怕霧子就下來，我們也沒有甚麼擔心的呢。

諾那

（替他斟些威士忌）你說得真好，我為甚麼要嫁你呢？你也會老的，我也會老的，再停不好久的時候，你請聽我說呢，你會攤在你的牀上——就和他一樣——臉是要戰戰巍巍的，牙齒是落了，白頭髮會四處進出來，就給羊子跳跑過的一團茅草一樣呢。

丹白克悄悄地在白布下坐起，以手掩面。他的頭上四處都是白髮。諾那沒有注意到他，仍舊

慢慢地繼續着說。

諾 那人老了真是可憐的呢，不過也真是好笑的事情。你看一位年老的人坐在牀上，牙齒也沒有，口裏總說些不平的話，一副面孔就給你做門的時候剝了皮的一副柵板一樣，不是可笑的嗎？米海爾呀，上帝保佑我們，我們都是要老醜呢，不過也真個是可笑的事情。

米海爾 那是你太 and 老頭子住久了，住得太無聊，你纔這樣說的呢，你這說的話不是就和在深山裏看羊子的人下來說的話一樣的可嗎？（擁抱着她）但是你現刻是和一位年青人過活，日子要好過了，日子要好過了呢……

丹白克打了一個很大的噴嚏，米海爾想從門口逃走，但他還沒做到時，丹白克穿着很奇怪白衣跳出來了，手裏拿着黑棒，走去背抵着門道。

米海爾 啊，救命呀菩薩！救命呀菩薩！

畫着十字，退到房裏的壁上去。

丹白克（把手舉起來向着他）我就在地下爛了的時候，你也不準討她到手呢，隨大風的時候，

你在後山裏放羊，你看我會把你怎麼樣。

米海爾

(向着諾那)諾那，你救我罷，啊，我的菩薩。他是總愛聽你的話的，我想來他現在也一定會聽你的話的。

諾那

(看着浮浪者)他到底是死了的嗎？還是活着的呢？

丹白克

(轉向着她)你不用管我是死是活；總之你現在是把你好過的日子送掉了，年青的漢子是怎麼樣，老頭兒又怎麼樣，霧子又是怎麼樣地竄張，怎麼樣地散開，都給我滾蛋了。(他打開房門)你現在就給我滾蛋罷；不要說是明天，也不要說是後天，你就一輩子也不許再跨我這道門。

浮浪者

(立起來)老板，你年紀老的人要做這樣狠毒的事體嗎？你把老板娘子趕出去，她會怎麼樣呢？

丹白克

怎麼樣！等她去和培幾科芳那一樣在十字路口去討錢，或者向着男子漢們賣唱罷。(向着諾那)好，你給我滾蛋罷，諾那，我告訴你，你不久也會要老的了；你的牙齒不久也

會要落的，你的頭髮也會要像羊子跳跑過的一團茅草一樣呢。

他停止着了，諾那回顧米海爾。

米海爾（長縮地）在拉特突龍那邊有頂好的棲流所呢。

丹白克 像她這樣的人會到那兒去嗎？……像她這樣的人只好到偏僻地方去討討口，討到她死的時候倒在甚麼地方的土梗下，就像一條硬邦邦的死了的羊子，冰霜要結在她屍上，或者有大的蜘蛛在她的屍上結網，人纔得找着她呢。

諾那（憤怒地）你要曉得，那時候你又是怎麼樣的呢？那時候你在土裏怕已經睡了好久了罷？你在生不做好人，你死後也不會有甚麼好報。（她激烈地凝視了他一下，又稍稍把臉避開，又哀訴地說）到了那樣的時候，誰個又來否認你呢？你還是請上牀去睡罷，你穿得那樣單薄，不要受了風呢，雨是下着的，你的身子要緊。

丹白克 我在把你趕出去了這一天，就算把命丟了，我也是很高興的。（向她指着門道）好，你從這兒出去罷，不管你就想吃，不管你就想睡，你永遠不準再進我這門來。

浮浪者 (指着米海爾) 這位夥計總會收留她罷。

丹白克 哼，你把他當成了豬嗎，還是你生來就是豬呢？我請她快出去罷，不怕就在下雨，你也請跟着她一道去罷，你的話的確也怕談够了呢。

浮浪者 (走到諾那前) 老板娘，我們走罷；雨是在下着的，但是空氣很好，天老爺是有眼睛的，清早或許會晴起來呢。

諾那 天氣晴起來又怎麼樣呢？我是丟了命了，我是出去討口尋死的。

浮浪者 老板娘，有我你是不會死的，男子漢大丈夫找點糊口的事情我甚麼都可以辦到……好，我們走罷，以後不怕就天氣冷起來，就下霜，就落大爾，就再出太陽，就有南風吹到這山裏來，你用不着再坐在一個潮濕的陷坑裏了，你坐在這兒是只有看見你自己一天一天地老起來，你的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的。你以後平平安安地有時可以說『啊，今天晚上真好』，或者有時又可以說『今天晚上真不好』，但是託菩薩保佑，以後總會好起來的，『又或者……』

丹白克（走向他們，不能忍耐地叫出）喂，喂，滾出去罷，滾出去罷，有牛皮請到外邊去吹。

諾那收拾了些東西在她披肩裏。

浮浪者（站在門口）老板娘，好，你跟着我來罷，你以後可以聽見的不僅是我自己的牛皮，你要

聽見一羣鸞鷺鳥叫着從很深的湖水上飛過，你要聽見山雞和貓頭鷹，天氣暖和起來的時候你要聽見百靈和畫眉；像那些小雀子們談的故事，你可以曉得不是像培幾科芳那成了老媽子的話，也不是說你的頭髮會落，你的眼睛會瞎，太陽昇高的時候你聽牠們唱着好歌，那時候再沒有氣喘的老頭兒來糾纏，就像一條害了病的羊子一樣，在你耳朵旁邊囉囉呢。

諾那

那時候睡在寒天底下，怕我自己倒要氣喘呢；不過你的話真說得好，啊，客人，我便跟着你一道去罷。（她走到門口，又回頭向丹白克）你這回裝死你以為大得意了，但究竟又有甚麼呢？像這樣淒涼的地方，一位女人住在這兒，你要叫她不同些男子們講講閑談，她怎麼能夠過活呢？並且從今天起便沒有人來照拂你的，你又怎麼過活呢？你除掉了

過着悲哀的生活，還有甚麼；我告訴你，你再睡在白布下面，真的要死了去的，恐怕也不要多少日子了罷。

她隨着浮浪者。米海爾想跟着他們偷走，丹白克卻挽留着他。

丹白克 你坐下罷，我們喝點酒呢。我是渴得沒法，今天晚上也是纔遇着的。

米海爾（回到桌邊來）我也乾得沒法呢，你拿起棒子來好像要打死我的光景，我趕着羊子回來也走了半天呢。

丹白克（把棒丟開）哼，我實在是想打你的；不過你這人還老實，我可憐，也就不想打你了。（斟出兩杯威士忌，遞一杯與米海爾）米海爾，我祝你健康。

米海爾 丹白克，上帝保佑你，我祝你福壽康寧，長生不老。

兩人對飲。

幕